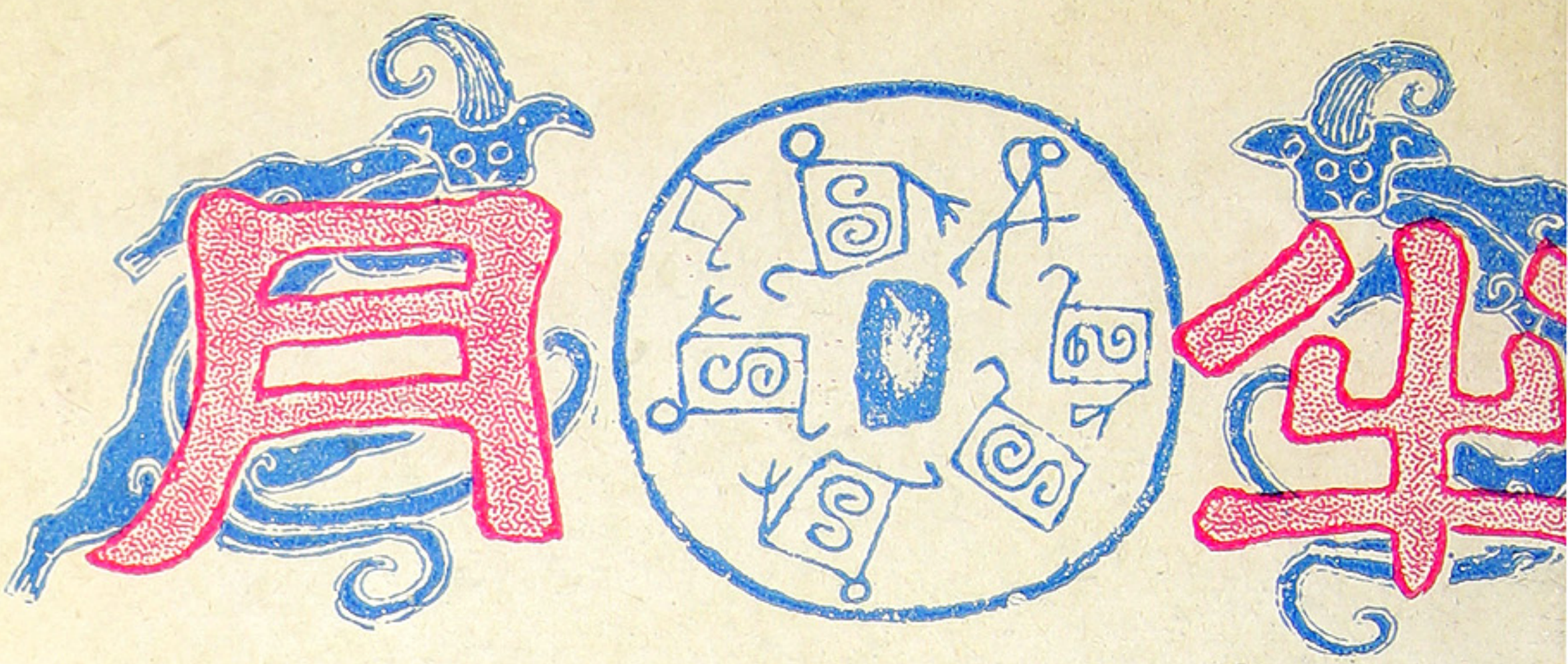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第三卷　第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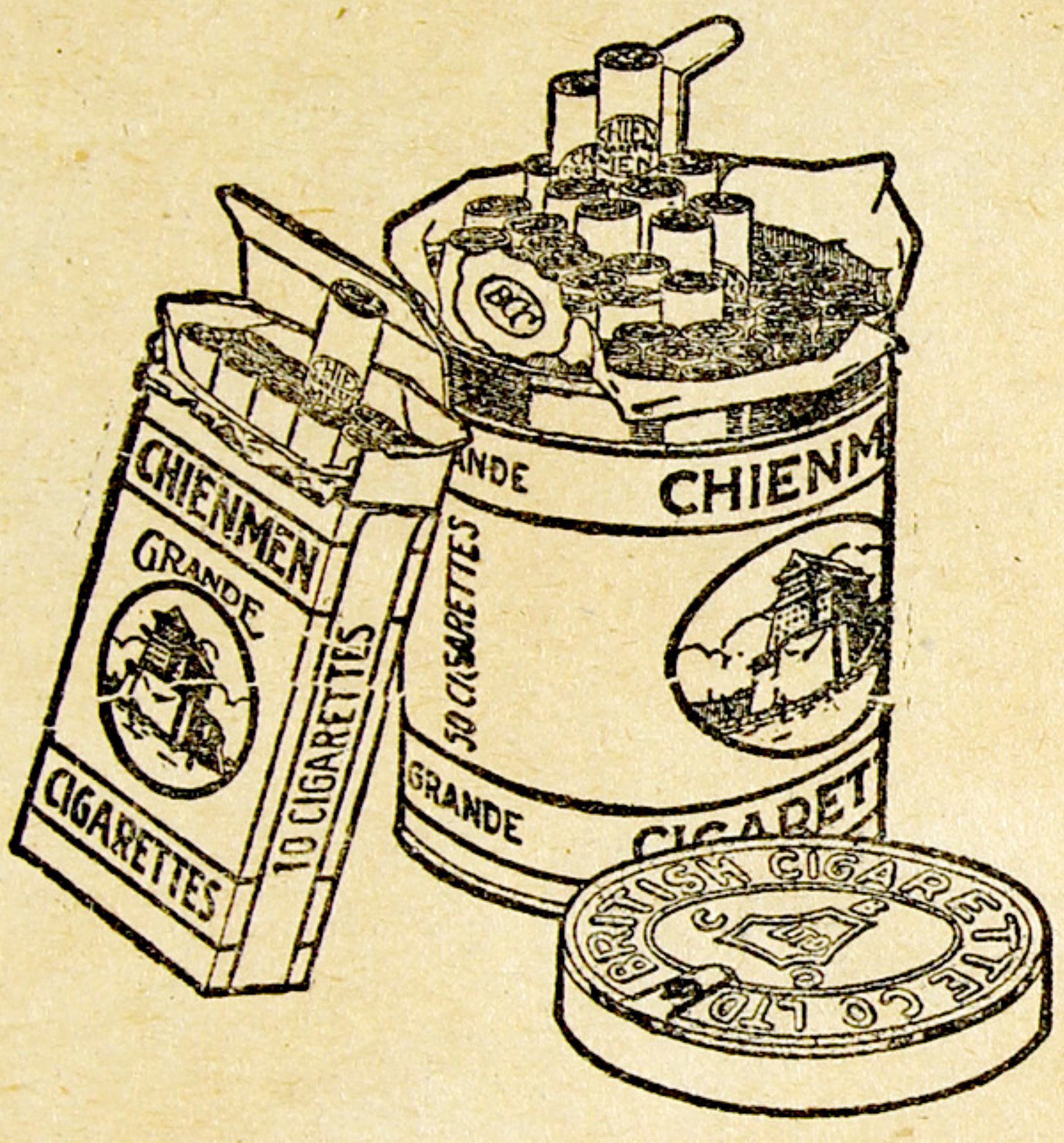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娼妓問題號

第三卷　第十六號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大前門香煙



駐華英美煙公司

有限英國公司

總理

請聲明由半月雜誌介紹

良晨箋

物美

良晨箋上精繪風景美人花卉鳥獸等圖畫。張枕綠君題字。六行八行俱有。格式雅致適用。剔選上等瑞典紙及毛邊紙精印。所印顏色。紅綠黃藍諸雜色全備。任憑選擇。

價廉

七百張實售一元。一千五百張實售二元。四千張實售五元。九千張實售十元。函購寄費不加。款請郵匯。或附上海通用鈔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 良晨好友社發行

▲▲張枕綠賣字不訂潤格

有愛鄙人書法者。請將需寫之件。預示明白。當任吾自由意志。而以應收潤數奉告。宣紙代備不取費。磨墨郵寄等費概免加。茲有現成寫就五尺屏。每四條取潤六元。五尺聯每副取潤三元。可加上款。費到即交件。通訊處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良晨好友社。

張枕綠啟

▽纏綿　每册實售大洋二角

此書專紀古今中外失於流傳之風流軼事。有哀情。有豔情。有不可思議之情。描寫到男女心坎深處。讀之血液旺流。骨骼舒暢。內容十八篇。最新出版。

▽枕綠小說集　每册實售大洋四角

枕綠所著小說。不下千種。此書集其最得意之小說廿六種而成。描寫之妙。令人啼笑不禁。如癡如醉。文筆得歐化之精髓。而流暢可愛。爲研究小說者所必讀。

（函購寄費概免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良晨好友社發行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分售

百代公司又出新唱片



程豔秋 罵殿 頭二段
郭仲衡 華容道 頭二段
譚富英 盜魚藏劍 頭二段
譚小培 失宗卷 頭二段
小達子 街亭 頭二段
張文豔 合唱頭本狸貓換太子 頭二段

小達子 三本狸貓換太子 頭二段
張文豔 姜子牙賣麵 頭二段
王連浦 玉堂春 頭二段
小楊月樓 合唱改良探陰山 頭二段
杜文林 合唱諸葛亮招親 頭二段
沈易書 三弦三娘教子 頭二段
拉戲蓮英夢驚 頭二段

總發行上海四川路百代公司

外埠各大商埠經理處均有出售

本埠經售處

上海 南京路勞合路口寶芳公司
南京路先施公司
南京路永安公司
四馬路本分公司

先施公司

◎春來了

春來了。美麗的春來了。花香鳥語。都在那裏點綴春光。我們做人的。也應當點綴這大好春光。不要辜負了春光纔是。

我們要點綴春光。又怎樣的點綴起呢。喏。做幾件春衣。多買些春季貨物。打扮得簇新全新。和美麗的春光一樣。諸君要做春衣。買春季貨物那就奉勸 諸君往先施公司走遭。因爲先施公司貨物最多。定價最廉。偌大的五層樓。林林總總。全是中外好貨物。儘能諸君自由選辦。并且樓上有東亞酒樓和先施樂園也是 諸君春天喫的頑的好地方。

萬國儲蓄會

安如泰山

我們中國不是有一句安如泰山的成語麼。因爲泰山是中國一座有名的大山。永遠不會壞的。所以凡是安全可靠的事。都說是安如泰山。

我們拏辛苦得來的錢。當然也要圖一箇安如泰山。目前儲蓄機關中最安全最可靠最當得上安如泰山四箇字的。自然要算上海愛多亞路七號的萬國儲蓄會了。萬國儲蓄會牌子最老。信用最大。利益最多。最難得的就是保障堅固。列位要儲蓄而安如泰山麼。請與上海愛多亞路七號萬國儲蓄會接洽。（章程函索即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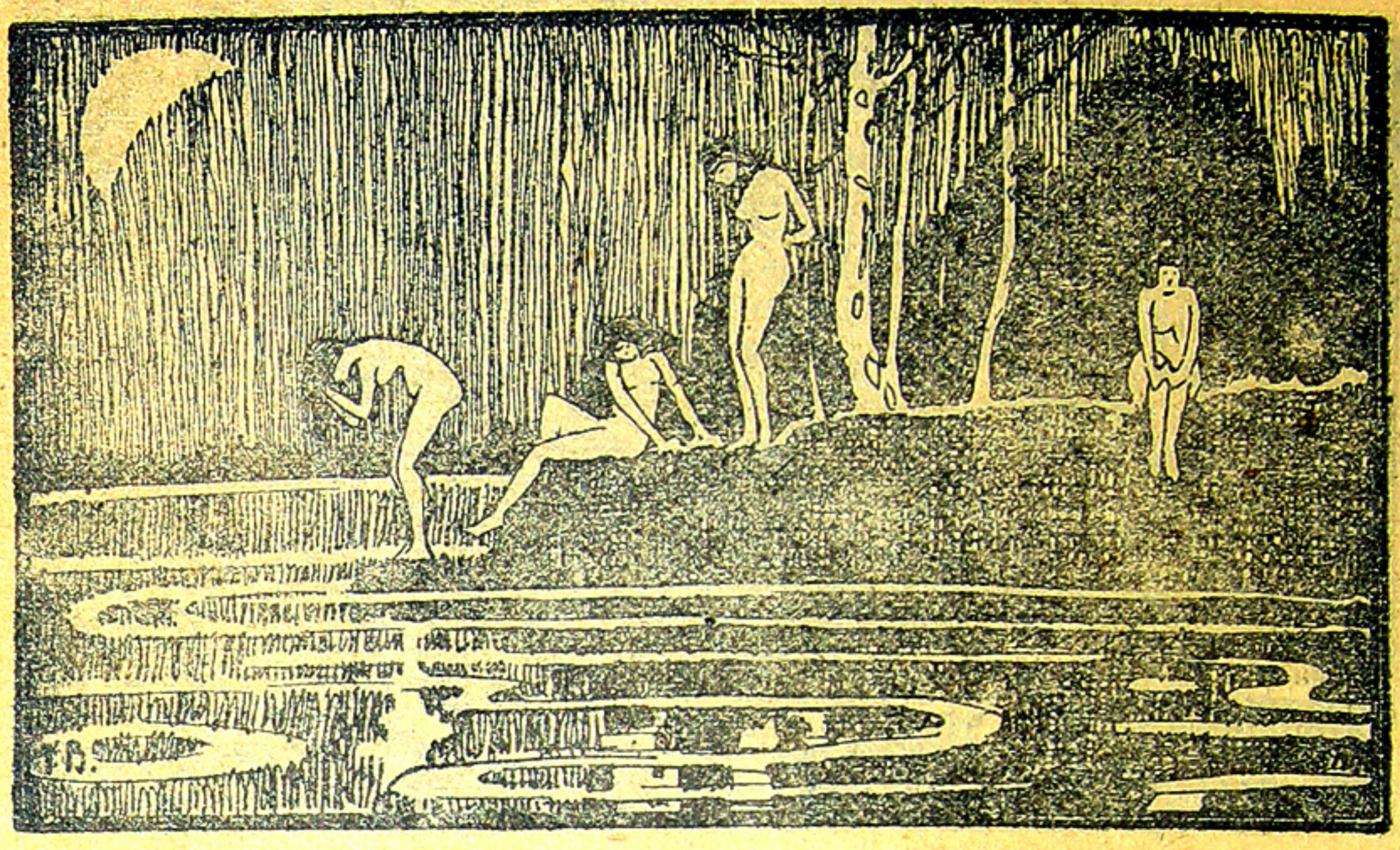
高等國貨

大長城香烟

用腦力者。不可不吸大長城香烟。以其功能清神思醒疲倦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半月 第三卷第十六號 娼妓問題號 目次

三色版封面畫龐亦鵬繪「顧影自憐」

三色版銅圖梁鼎銘繪「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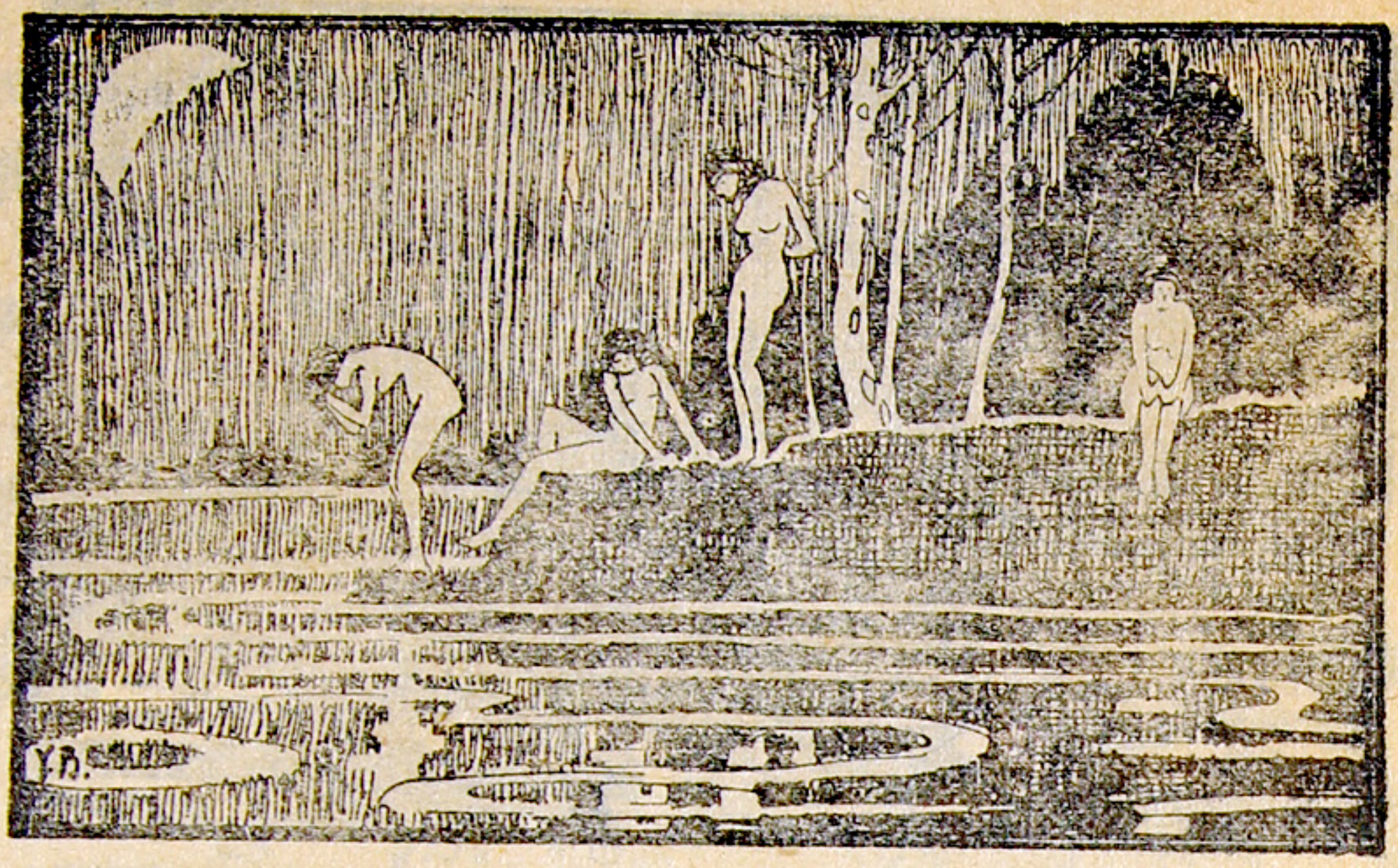
銅圖東方之花百助女史

銅圖明季三美人印

銅圖春明花影蘇臺春與香妃之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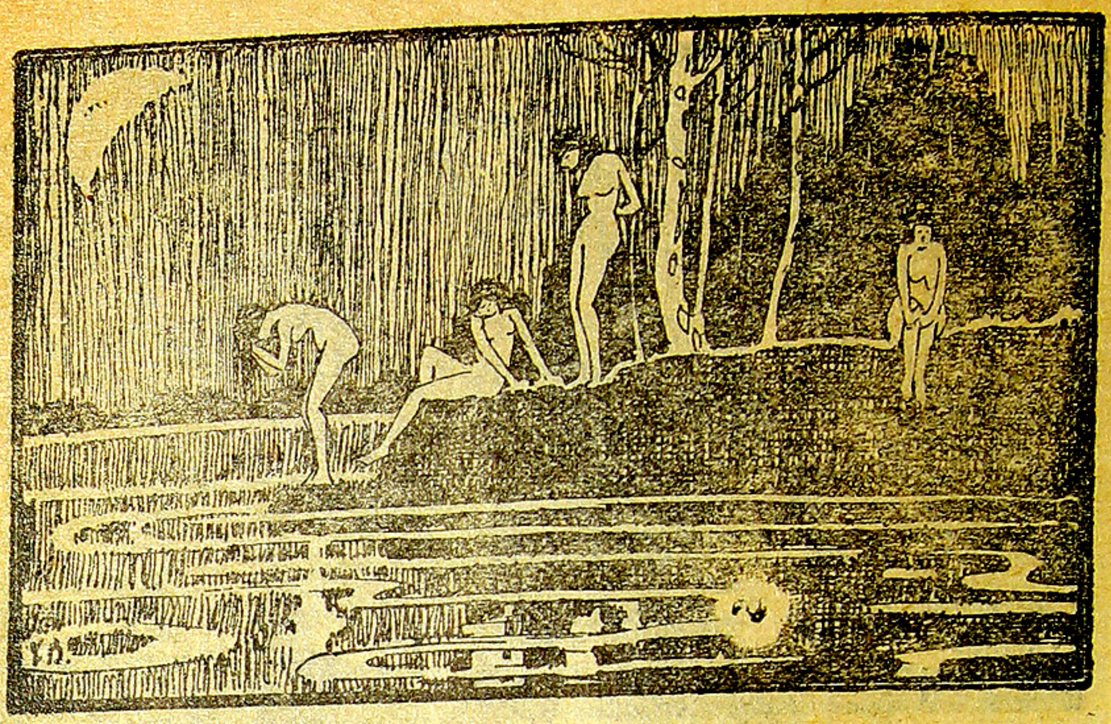
銅圖北京名妓綠珠及綠珠之愛貓

銅圖西子湖畔之花老湘君新湘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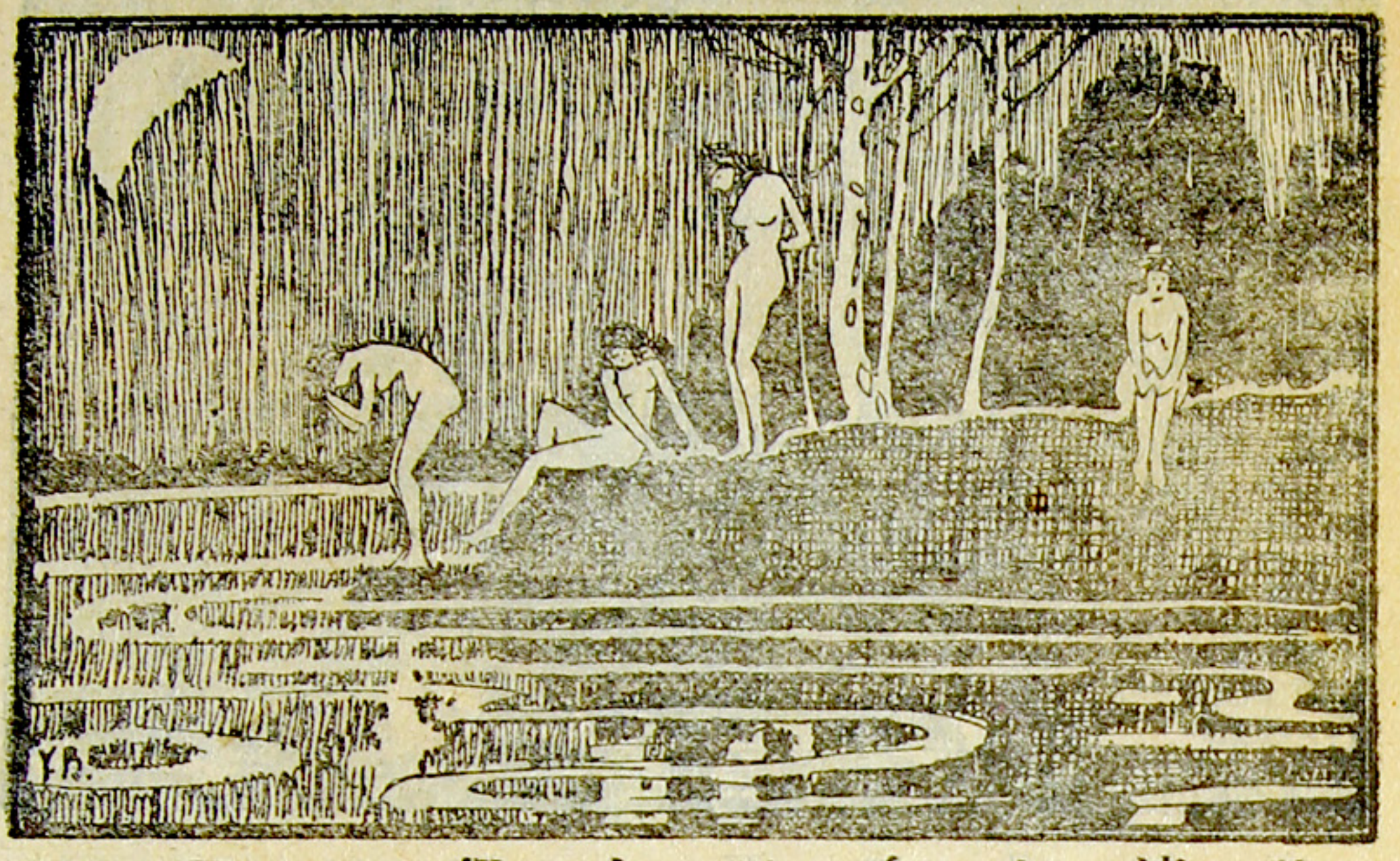


銅圖上海名妓落雁容與其冶葉貍貓換太子之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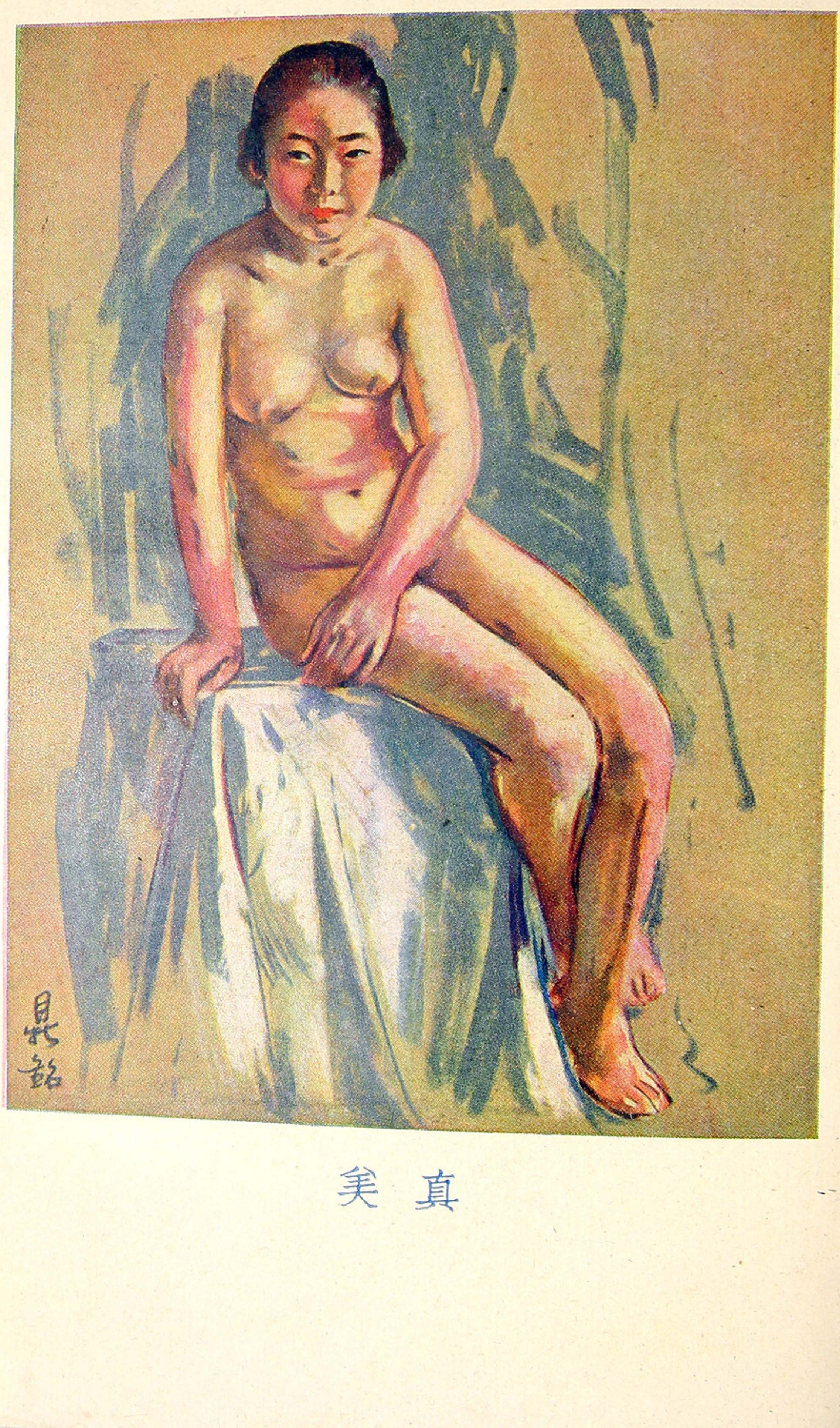
倡伎與國家……陳灝一
前塵血淚……依稀無恙人
從政與從良……包天笑
廢娼的我見……何海鳴
紅燭筵前……王西神
俠妓紅姑傳……吳調梅
倡門之衣……徐卓呆
章臺豔韻……鄭逸梅
一哭……范煙橋



女閻記珠……含涼
楊奶奶的女兒……嚴芙孫
金閶花絮錄……壺
視死如歸……張碧梧
古色古香錄……姚賡夔
兩兩比較……顧明道
都門娼妓一斑……沈研石
曲終……朱冰蝶
朝雲集句……俞嘯琴
半月滄桑……孫了紅



論廢娼問題……瞿道援
清夜悲聲……黃轉陶
書林愛仙事……朱覺悟
自甘墮落……王天恨
鳩江之娼妓……夢醒齋主
十年前後……張南冶
倡門中的戀愛……姚賡夔
天堂與地獄……周瘦鵑
風雨聲裏……沈家驤
溫文派的嫖客……求幸福齋主



美真

東方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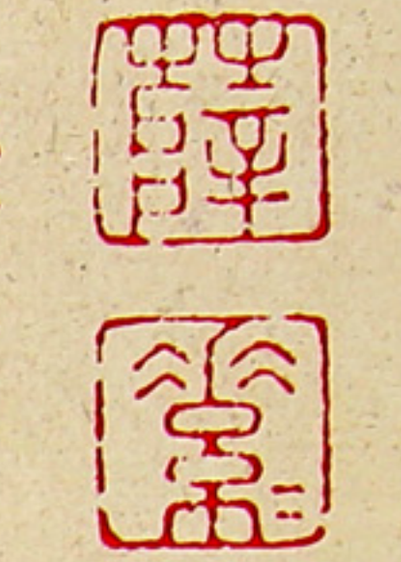
百助女史



曼殊上人題端

秋星閣藏

明三美人小印　[illegible]藏





薛素素
金印
雲文鈕



柳如是
銅印
瓦鈕

卞玉京
牙印
辟邪鈕

薛素素吳妓也能画蘭竹作簪花格
常挾彈走馬以女俠自命
柳是字如是號河東君初為吳江
妓後歸錢謹益工詩善画謹益死
殉焉
卞賽號玉京秦淮妓也善画蘭工小
楷且擅鼓琴　壬戌夏　[illegible]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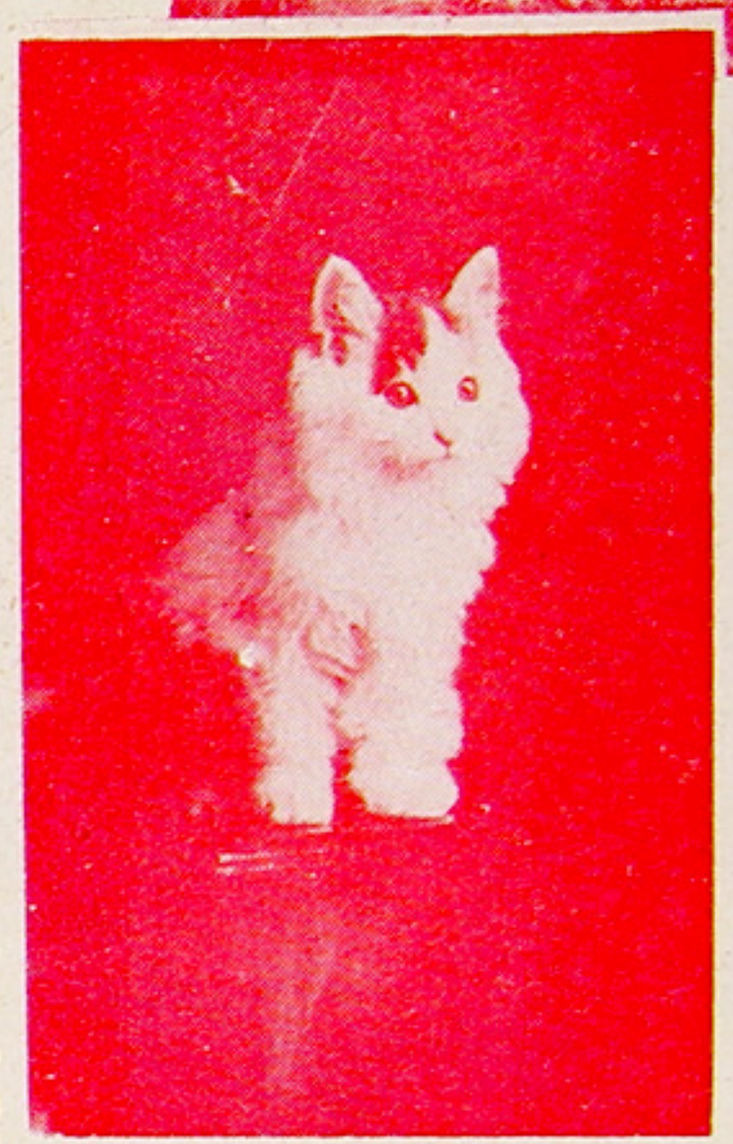
春明花影



名妓蘇台春與香妃之妹



北京名妓綠珠



綠珠之愛貓

綠珠小傳　函風

綠珠姓朱氏籍昆山丰格苗條姿致嫵媚愛貓與予有同癖也年來俗務倥偬車驅南北不覩面者行二稔矣今年冬仲重蒞京華行裝甫卸即買車往訪不意門巷依然面人已杳越日中途邂逅方知已調入艷鳳院逕造香閣則曩日菊第屋也索狸奴觀之又如哈叭狗昏昏欲睡無復昔時嬌小玲瓏跳擲好弄之態矣嗟乎年華逝水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不禁憮然久之猶憶寒雲主人贈菊第聯云祇以菊花同性命本來第宅是神僊今因菊第舊屋而思憶及菊第因菊第而憶及寒雲主人贈菊第之聯因寒雲主人贈菊第之聯亦擬一聯云綠意紅情留客住珠光寶氣撲人來學顰之誚所不免已

亦擬一聯句脫贈綠娘三字



西子湖畔之花

老湘君
新湘君

攝影 迪民

上海名妓落雁容與其冶葉



狸貓換太子之一幕

滑稽小說家徐卓呆先生新著

徐卓呆先生是小說界滑稽之雄不但他的小說處處含著談諧就是他的一舉一動也都很滑稽的近來出其緒餘編爲調笑錄新笑林二書讀者一見必定笑得飯也不要喫咧

讀此二書捧腹三日

調笑錄　一册　三角

新笑林　一册　三角

七折出售　郵票通用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治愈陳君者卽此藥丸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每年當此際貴有新血加增也

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使閣下之血液加增則身體強壯矣每有多人屆此時節則面黃肌瘦形容憔悴因而每覺乏力胃納不進往往精神不濟恍惚不安亟須調補血氣人皆知之也然而往往因消化無力不能得飲食之滋養則血液淡薄如水矣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經醫藥之研究採補血之聖藥無庸飲食滋養服用是丸立生新血卽覺逐漸有力胃納增進腦筋強健顏赤脣紅精神煥發卽如上海英美煙公司繙譯陳振圓先生之證書卽可爲確據矣其來書云鄙人在英美煙公司效力迄今已有二十年之譜矣因歷年操勞過度以致腦筋大虧時要疼痛去秋由京學校調湘各事較昔更忙因而復患失眠之症飲食亦減雖曾屢服補品毫無功效嗣與至友烏蘭亭君談及病苦情形遂勸進貴醫生紅色補丸一服之下食胃漸增復購一打腦痛竟止睡亦安寧雖事務之操勞猶昔而精力無疲乏之虞貴醫生之紅色補丸何其神效如此哉無以爲報特綴數行鳴謝凡經售西藥者均有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閣下需閱此小書乃是奉送也敝局印有精美男女及小孩衛生小書如欲索取卽需將姓名住址塾寫於明片信上寄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倡伎與國家

陳灨一

倡伎賤業也奚與於國自賽金花以身色爲西人所玩弄卒藉其力以斡旋和局若能繫國家安危者遐邇至今猶傳爲笑柄他如蘇寶寶王寶寶之於溥二竟開賣官鬻爵之門徑說者尤不禁齒冷共和以還納妾之風益熾凡伎之稍具姿首略能詞令者靡不爲巨公學士所羅致不可思議之事愈演愈奇茲篇之作正他人所已言而未盡者也

蘇佩秋貌不逾中人而狡黠善言彌爲時流所喜初嫁洪述祖述祖方任內務部祕書部長趙煙客心腹也寵信冠同儕毀

宋。一。舉。建。議。最。多。出力。最。厚。煙客。益。器。之。教仁。刺。斃。之。爾欲。去。速去。爲。佳。或曰。佩秋。日。不。在。戶。夕。不。居。室。恆以。偵。察。消。

傅。天。下。述。祖。笑。對。其。妾。佩。秋。曰。巨功。告。成。矣。佩秋。亦。笑。信。既。遍。

君。亦。共。同。犯。之。一。法網。莫。能。逃。恐。終。不。得。死。所。耳。述。祖。而。發。也。述。祖。懼。亟。挾。而。羅者。將。及。門。奈何。述。祖。曰。之。氣。沮。蓋。逃。

青。島。越。旬。日。佩秋。垂。涕。對。述。祖。曰。罹。災。租。借。地。政府。逮。捕之。權。所。不。及。勿恐。也。佩秋。曰。民黨。不。休。政府。亦。不。敢。忘。聞。政。青。

島。係。外。人。租。借。地。政府。逮。捕之。權。所。不。及。勿恐。也。佩秋。曰。民黨。不。休。政府。亦。不。敢。忘。聞。政。青。

府。已。得。德。提。督之。諾。匪獲。君。窮。治。之。民黨。不。休。政府。亦。不。敢。忘。聞。政。青。

君。雖。膽。壯。如。碧。眼。將。軍。何。此。時。固。不。能。越。雷。地。一。步。無。已。儂。去。忽。

京。津。一。探。消。息。爲。君。作。偵。探。兼。說。客。何。如。述。祖。曰。吾正。有。是。意。

爾欲。去。速去。爲。佳。或曰。佩秋。日。不。在。戶。夕。不。居。室。恆以。偵。察。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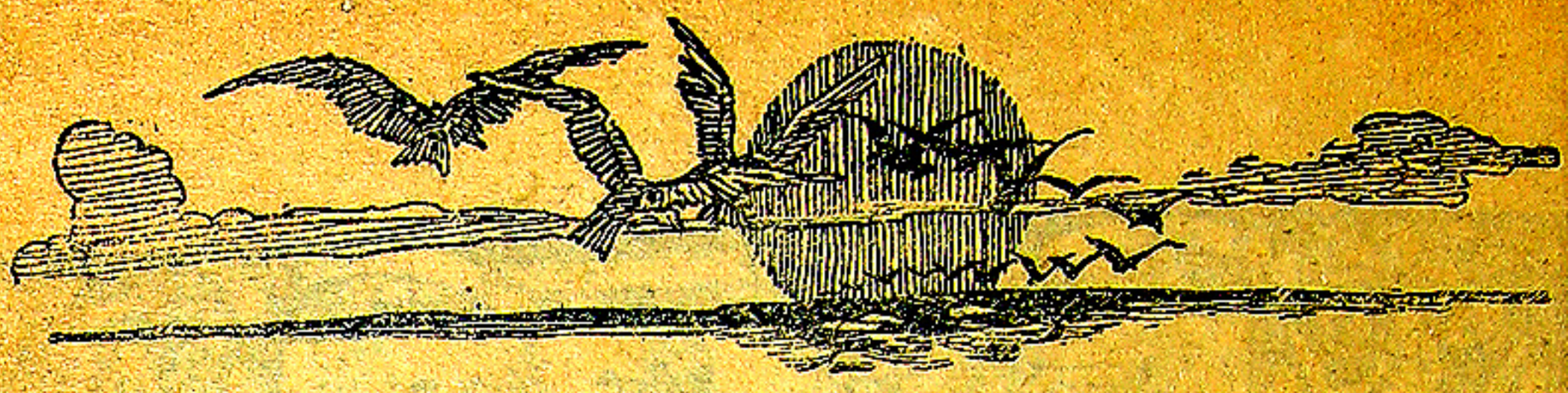
息爲名擇面首逞慾計給述祖攫巨金偕所歡雙棲析津述祖昏瞶不之疑也已而民黨對宋案態度益嚴厲詭佩秋爲洪媵竟有謀取之者謀之不遂且有欲暗殺之者佩秋驚失魄藏身某公所初不知某與桃源漁父夙有交誼某使其妾詢佩秋以述祖狀佩秋盡洩之宋案祕密益暴露民黨不能忍乃有逮趙秉鈞赴滬候質之電秉鈞別字煙客卽前文所指者也宋案漸平佩秋復樹豔幟於春明先後傾心者有三人秦西于將軍淞濱曹金剛皖北楊公子而卒歸金剛玉跡所至豔事滋多報章言之詳眩矣或曰述祖之被逮佩秋間接洩之也述祖既絞斃佩秋尙鼓掌稱快曰此獠應有今日之結果然則平康中人猶

有國家思想而嫉惡如仇初不以齧臂之情異其好惡似不無幾微可取然而內幕難言也

睇嚮齋主曰佩秋一淫伎奚足汚吾筆翰顧述祖之死不無有關係述祖爲宋案喪軀此案固有關國家大政不獨一二人之生死問題也他若陳蘭香於小葉蘇映雪於小徐王凌波於梁賢人雖嘗牽連及政事則俱不足論矣

瘦鵑社兄有倡伎特刊號之布徵文於不佞箋至已束裝乃於津浦車廂中構成一篇曰倡伎與國家翌日下車不知遺落何所過滬晤瘦兄竟無以報命歸後追憶重錄一過

瀟一附言



半月雜誌編輯先生

貴雜誌雖然是出了許久，但我卻於前月方得讀，我直是緣慳，但我已在本埠四處搜求舊本，看我自己的眼福深淺罷，我是一個曾經淪落過的女子，又是一個最卑賤的婦人，實在不敢和先生們相見，不過我是個一知半解的人，同常自己也寫過幾個字，身受的痛苦也最切，所以羞人答答，湊成幾句言語，若果合式，就登在貴雜誌上，也很願意，住址呢，我不敢告知，男女有別，況我在一个禽獸的家庭中麼，我的字有些男性，故此我方敢叩先生們此劣稿，我來生方叩先生們見面罷，若果先生們是不拒我的劣作，侍候之暇，是定當寄稿領教的，你們如此稿時，無論是合刊否，望你在（下期雜誌）書處等處通知聲罷。

十二、六月廿七号。

依稀無恙人 謹啓



前塵血淚

依稀無恙人憶述

余不幸生而爲女子更不幸而生於顛沛流離之家庭余父粵之西江人初商於英埠香港會某年商店倒閉乃攜家人遠赴美國三藩市時一家五口余之父母暨余二兄及姊也抵美之翌年乃生余又二年乃生余二弟於是家庭中生活日繁而余父朝夕奔波乃僅敷衣食余父雖商人然幼秉家訓曾涉獵詩書蓋先大父固前清茂才嗣以不能上進乃誡余父棄儒就賈由是書閣塵封就香港而設某綢緞肆什一之利固不患貧乏然又安知天地芻狗萬物人事變遷於瞬息耶會因肆中用人失當捲逃逾萬而一家數口之綢緞肆遂因之而停歇余父

經此創後乃決然有三藩市之行也

三藩市地最饒富商其地者多粵人彼輩類皆能耐勞樸儉故能權子母以商致富者大不乏人中國人貿易其間者既多而團體尤固余父初抵埠得友人介紹獲一職於某中國店入息亦佳既生余及二弟乃糾集餘資設洋貨肆焉蓋是時食指已繁若非如是衣食將無所賴也

余五齡時家計稍裕余父能置田莊及犬馬矣余幼便好嬉笑終日與兄弟輩憨跳無休時余母或呵禁之然余父故不之禁有時余受訶大哭余父更百般安慰必令余破涕爲笑而後已余父肆設城中每日微明便進城視事於斜陽掛樹炊煙四起時余必趨赴門外以盼余父歸蓋余不見余父恆鬱鬱不歡也苟值星期日余父時攜余躑躅於林木之間以領略美利堅之明山秀水余父恆撫余背

曰此將來中國之女華陀將輸貫歐美醫術於神明華胄之中土者也余父愛余固欲余執一藝以自食余聞余父言顧之而憨笑實不解余父作何語後稍長再聞諸余母者如是又二年余七齡矣余父開則教余讀牙牙學誦余父顧而樂之諸兄不能得余父愛如余也

余母亦粵之西江人家業商兄弟頗衆自歸余父夙興夜寐持家理事未嘗有間言兒女養育各事靡不躬自料理以一茬弱婦人如余母經幾許患難從余父遠出重累以兒女各事其艱辛當又如何然余母固樂之家庭內不聞勃谿聲也

天地不仁樂盡悲來越明年余父病矣余父雖只不惑之年然奔走衣食飽經劇創年來復僕僕風塵爲子女作牛馬又焉得不病初病本甚微故肆中事猶強自支持重以此累越月病乃大變輾轉牀褥羣醫束手余母求神念佛衣不解帶

而侍候余父者數閱月余猶記余父病篤時仍執余手囑余念唐詩也

陰雨寒風屋如鬼瞰余父乃捨余輩而長逝矣當彌留之際余與二兄二弟及姊咸繞牀而哭蓋時余母已成淚人而余父仍執余母手斷續不知作何語余輩睹余父狀已哭更睹余母狀乃大哭初不知世間乃有生離死別事然天性如此不期乃嗚嗚而哭余父母睹余輩狀必傷心極矣余失余父日夕乃索然寡歡與兄姊輩亦不似舊時嬉笑鎮日只繞余母膝前蓋余母寡矣子女成羣糧無隔宿遠適異鄉無親無戚後顧茫茫其何以堪即返國耶所費靡輕談何容易將仍處異域以謀升斗耶子女照料需人又難兼顧將坐以待斃耶少小之兒女又何辜處此萬難之間余母唯日夕以眼淚洗面祇得飛函返國求援於余之外祖母故在此了無生人氣之家庭中余兄弟姊妹輩亦只默然與余母相對晤綠陰叢下

青草溪邊已不復有余輩嘻笑聲矣

越月余父城中所設肆亦歇業尋余之外祖母覆函亦到一紙辛酸滿函涕淚余母先睹之而哭繼讀之而泣余姊妹兄弟雖幼固知余母必有難言之痛今日迴想及之爾時恨不能與余母分憂而反令余母茹苦含辛獨度此後之淒涼歲月也

會有粵人亦商於三藩市者本娶德婦婦因瘡病沒於醫院使人傳語余母以教養余兄弟姊妹及戴余父櫬返國爲己任作毛遂之自薦時余母適接外祖母覆函乃決然許之從此余母終日勞營盡爲余兄弟姊妹計纏綿風雨之天夜深人靜余母輒抱余兄弟姊妹而吻吻既便泣嗟嗟蓮心最苦余兄弟姊妹實重累余母矣

翌年某以倦鳥知還故鄉是念乃載余父櫬偕余輩返國衣錦回鄉在某固樂不可支輪抵香港某之親友把握者猶衆彼輩固不知余兄弟姊妹輩非某所出而某亦不肯爲外人道也舊地重來風景已非余母斯時其淒楚當又如何尋以余父櫬葬香港東隅之咖啡園而余二兄乃寄養西江余外祖母家余與二弟及姊乃隨某返鄉某待余母不惡視余輩尤善余輩少小無知徒隨人呼阿叔耳

抵鄉余旋入某女塾余母命也余姊助余母撫二弟從此春花秋月余讀書外無他事雖不敢云過目成誦然同儕輩固不敢與余爭衡焉塾師爲鄉之宿儒年可五十餘課余輩十數小女子皆嬌憨可愛余好讀塾師頗善視余居恆語人曰彼小妮子愛讀如命秀外慧中未知誰家少年郎將得此佳婦也於是求婚者接踵而至余母咸婉卻之蓋陰欲踐余父之言將使余負笈美利堅矣容知白雲蒼

狗復有種種變幻耶

某鄉固多盜殷富已時具戒心某夕盜衆破門入屋擄余五弟而去黎明以函至勒贖逾萬余母遭此哭不成聲阿叔亦倉皇失措向余母温慰蓋阿叔亦知余母勉強圖存雖衣暖食飽子女無恙實仍感無窮之痛也故爲余母計阿叔乃四出偵覓與盜衆議價而返五弟幾經奔走卒克脫險雁行之間得以依然無恙阿叔之賜亦云厚矣

越年余母舉一女家人咸愛護之余於課暇尤喜抱弄焉阿叔多兄弟然皆不肖挾資返鄉後覬覦者至衆旋余輩姊妹及二弟非阿叔親出事亦稍洩於是不肖之徒乃大放厥詞朝夕飛短流長以中傷余母會因收穀事余母爲強梁所毆余姊奔援余母杖中腰際傷及要害遂以不起時余姊十三齡矣嗟嗟余弟不死

於盜而姊卒死於不肖豈非天意時余雖九齡然及今思之痛乃無極余非敢怨阿叔蓋阿叔愛余輩彌篤所不能忘懷者余兄弟姊妹輩乃累余父累余母復累阿叔而雁行折翼尤傷余心余二兄返余外祖母家後此已不能相聚余姊又謝塵世而去余雖少顧曾讀書更易感觸對彼好鳥枝頭相對啁嘶何以爲情雖然人生如飄萍聚散至不定重晤會當有日又安足悲容知一別十年飽經患難大兄以疾故至死不能一晤而二兄又天涯飄泊寄食遠方興言及此余心碎矣

阿叔目睹當時情形知不可久居是鄉唯於生長之邦又不忍遽去用是躊躇不決而強梁之敲詐不肖之勒逼乃接踵而至產遂破其八九余母至此乃說阿叔移居香港之九龍焉

一燈如豆鄰舍皆入黑甜而阿叔與余母已起操作於爐火之旁蓋是時阿叔

已極感困難拮据萬狀設麪包肆以謀衣食矣時余年亦十四輟學已久助余母撫弟妹翌年更入某織造廠作工少女如花歸來結伴工餘助余母浣衣出汲雖不云苦然迴憶當年跳盪美利堅綠陰叢中時又不知揮幾許眼淚矣

阿叔以久經安樂之人養尊處優因衣食計乃胼手胝足作小經紀而天地不仁加以困厄麪包肆復停閉嗷嗷數口其何以堪余雖能覓蠅頭利以奉甘旨然亦慘矣翌年阿叔乃作收買販一肩兩筐緣路高呼朝出晚歸所得亦甚菲薄不幸誤得匪人贓遂入獄時余家已奇窮衣食不繼余母皇急弟妹飢寒於是余除日中所得外夜乃奔走於康莊大道中向途人強乞事本可鄙爲人齒冷然子胥猶吹簫吳市況余以一弱女子已至呼籲無門之境耶

越年阿叔未出獄而余弟妹病矣藥爐煙裏一室淒然余母至此益無生趣斯

時余心中更忐忑不安使余爲男子耶則衣食或可勉支蓋男子覓食較易也使余稍長數齡耶則助余母亦較易乃不幸生而爲茫弱之女子復多感觸縱使日夜奔波亦不足補救萬一歷年又飽經患難胸中已無書卷氣飢來據案坐一字不堪煮文字無靈古今一轍況一知半解如余欲藉以謀生活更復無望噫於是余一生之飄泊乃自此始時余二兄已娶正奔走天涯海角餬口四方實不知彼之弟妹乃罹此不幸之命運也

世態炎凉人情冷暖中落以來親友俱絕處此患難交迫誰能爲將伯之助深夜思維迴腸百轉阿叔以無款繳罰仍陷獄中弟妹又疾病乏醫此危急存亡非余設法張羅責又誰歸於是余乃泣訴余母前擬鬻余身以救此岌岌不可終日之家庭時鄰有婦人固蜂媒蝶使之流初睹余家顛沛頗爲扼腕知余肯鬻身乃

鼓其如簧之舌以助余向余母游說更說種種譬喻以堅余意平日彼以三寸不爛之舌不知已坑陷幾許好女子況值余家呼號求援之秋需用孔急之日耶渠卒獲成功余遂鬻於某勾欄中後此余弟妹乃得醫獲痊而阿叔亦出獄重作小本經紀阿叔固不知余係鬻身他人更不知余固飄泊於落花飛絮中蓋余堅囑余母詭言余寄養外祖母家矣

余母非忍心允余鬻身余亦非肯貽羞余父門楣自甘墮落在余母目睹年來厄運一蹶不振阿叔年老兒女教養在在需資且於阿叔在獄兒女抱病時捨此又有何法況又望於可憐生涯中余或能擇人而事勝於長處憂患中與窮措大爲偶更據鄰婦云人果購余去當被余以錦繡居余以繡閣一曲清歌纏頭無數幸福正復無量余曾讀書雖願鬻身亦安肯朝秦暮楚以色身示人只以乏術持

家甘冒大不韙否則後顧茫茫上不能安余母及阿叔下不能撫弟妹救飢寒長此以往雖上天果錫余母阿叔及弟妹安然無恙又安能望余弟妹能讀書有吐氣揚眉之日耶凡此種種余心遂決亦思於燈紅酒綠中得謀一絲幸福將來余家不至凍餒余弟妹或能一吐年來不平之氣矣又安知余計乃盡左後此生涯較墮落時猶慘淡可憐耶

余命薄余不敢怨人以多愁多病之身神智昏亂受人蹂躪本不足奇然自問陷身於花柳叢中垂三年兒盡許多輕薄兒皆不能屈葳蕤自守可表天日且爲阿鴛賺得資財亦不少蓋見招者盡大腹賈急色兒乘懈而擊彼輩更顚倒不置余自問能讀書勝彼腦滿腸肥者萬萬咄彼男子涉獵西國文字獻媚外人擁得巨資便學人買笑追歡石塘風月被此輩殺減不少余取彼輩媚外之財以飽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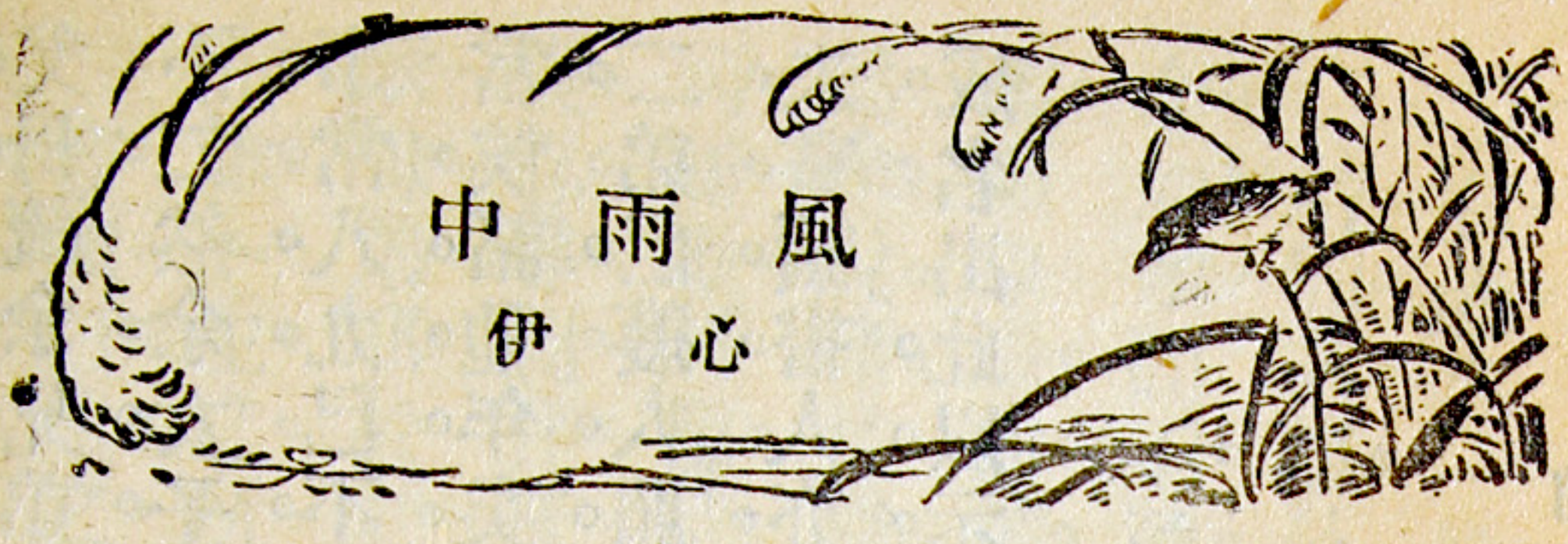
鴇貪囊亦一快事余亦未常狐媚外人更非眞心肯向此輩周旋也

若卽若離是眞是假五陵少年假以詞色如膺九錫然余咸落落處之自問薄命如余固不敢令走馬墮鞭爲余顚倒以長罪惡然譽乃鵲起石塘中余名乃大著顧象以齒焚麝以香死余於此苦海中又淪悲境有某富翁者以重利啖阿鴇爲余脫籍幷誘余以種種厚利阿鴇乃終日向余搖脣鼓舌余自問悲苦之身百病纏擾阿鴇待遇雖不薄而所得纏頭余母及自身仍依然故我私謂脫此火坑後忍辱圖存寄人籬下家庭中或可早得圓滿之日計亦大佳況富翁又肯贍養余母弟耶於是決然以一弱女子身隨人而去深望從此石塘中少余一薄命人而余一生之所以報余父余母者亦已至矣盡矣

容知白圭之玷恨乃無極富翁好色多姬食言而肥得余後乃大背其詞遠余

父母疏余兄弟侯門如海相晤之難乃類登天余深恨余計盡左更深恨天地之不仁然余女子安敢不逆來順受徒於夜深人靜時飲泣自傷綜十年來不如意事常八九已不知流盡幾許眼淚今而後始知天下傷心人不獨小青月圓花好當俟諸他年矣余記至此余有生來之遭遇乃盡在於此後此則亦不自知然余二弟已獲人照拂教養兼施後此或有吐氣揚眉之日余淪落以來久不把筆亦未嘗讀書人亦不知余能讀書今茲背人一寫身世自覺無謂然余二弟果有日成名出此以示余或可少灑一掬眼淚也民國十二年歲次癸亥六月初五日述





風雨中

伊心

細微的雨絲。
像點點的淚珠。
悽慘的風聲。
感動卽失伴的孤旅。
牆腳邊一箇可憐少年。
瘦削如許。
風啊雨啊。
引起了他的悲思。
親愛的妻妹。
我眞對你不住。
回想當初。
我和你一同攻書。
那時候你愛我我愛你。
原來是兩小無知。
對對的雙雙的。



果不娘是對好兒女。
又得了雙親的允許。
便成就了我們的好事。
我心裏快樂得什麼。
如醉似癡。
卻不料蒼天不情。
窮得我牀頭無資。
我沒奈何—忍心。
唉再也不願提起我罪惡史。
妻妹呀。
如今我懊悔已遲。
別無他說。
惟有一死。
風狂了雨大了。
這少年便與世長辭。



從政與從良

包天笑

趙春圃生平有兩位好友一位是政界中人一位是娼門中人都和他非常的投機沒事的時候常常約趙春圃好友中的那位娼門中人喚做張翠鸞也是嫁過一次人重墮風塵的女子然一身但他是箇名娼似乎還談得來的趙春圃好友中的那位政界中人姓陳名大任在前清時候正是陳大任退職家居的當兒林泉嘯傲飲酒賦詩常常約趙春圃去談話自政治上以及文學上幾於無所不談而且陳大任爲官做過從前也是一位是

的姿色是在上等性情也很和婉至於酬應功夫尤爲當行出色趙春圃自從認識了他頗有相見恨晚之感從來娼門中人對客都沒有誠意但是張翠筠對於趙春圃卻不同雖不能說他有怎樣的十分憐才之意可是矜他鰥獨憐他孤寒卻是格外的體恤他除照例應出的纏頭外從不要他多化分文而又比較的親暱勝於他客要是有三天不到他那裏張翠筠就得打電話去喚他因此趙春圃也把張翠筠當他是生平一箇知己

有一天趙春圃到陳大任公館裏去卻見陳大任的書室裏聚著許多人大家都在那裏切切私語似乎商量什麼大事一般幷且這一天陳大任似乎也很忙碌還有一種心神不定的樣子那天的客又格外的多除了幾位隨意談天的熟客之外會客室的客簡直沒有斷過門前的汽車也是絡繹不絕趙春圃想這或者陳大任今天有什麼要事嗎可是趙春圃最不喜干涉人家的事他見人家既不告訴他他也便不問

到了賓朋已散的時候陳大任便留住了趙春圃告訴他今天許多人來都勸我出山我也沒有答應他們大概想我出來辦事的人當然想利用我便是我的一部份舊屬前來勸駕也盼望我出來他們當然得著好處也有許多是反對我出來的今天的報紙上已經登載了那不必說是我的反對黨這都是

有作用的我和你是老朋友了而且你是箇超然物外的人我倒請教請教你你說我應該出去不應該出去

趙春圃道箇人的出處要自己做主或者對於近日的政治有一種眼光有一種策略也未嘗不可出去有人往往說以不做官爲高但我瞧不做官的人也未必高了許多但以時局而論卻是一箇惡濁的潮流沒的捲入他這箇漩渦之中也覺得沒有甚麼意味倒不如在家飲酒看花尋二三知己談談似乎有趣得多陳大任道我也這麼想但是他們逼迫得我太厲害有不容我不登臺之勢趙春圃道政治上的事我不大明白還是請公自己斟酌熟權利害罷

趙春圃從陳大任公館裏出來便去訪張翠筠只見張翠筠脈脈無言雙蛾微蹙好似有什麼心事似的房間裏的人也在那裏切切私語似乎在評論什麼事的一般張翠筠更有一種心神不定的樣子那時外房還有一箇客盤據不去累得張翠筠前房後房的奔波趙春圃說你有客不必來敷衍我我們是熟人又是常常來的還爭你這一點嗎況且我坐一坐也就要去咧張翠筠道你別去停一刻兒我還有很要緊的事和你商量咧趙春圃想這或者張翠筠今天有什麼心事嗎可是趙春圃向來也不大干涉張翠筠的事人家不說的事他也不問

到了外房那位客去以後張翠筠方始和趙春圃

說。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就是剛纔那位來的客是一位次長他要討我從上月就說到如今了論他的人品家資倒也過得去就是他的那位大太太卻是不好招惹所以我這兩天心中委決不下我的母親以及我那房間裏的人都勸我嫁他說這箇機會決不可以錯過我嫁人的時候他們當然得到好處這自然要勸我嫁人了我想你一向待我很好的你也屢次說不能討我告訴你決一決到底嫁他好呢還是不嫁他好

趙春圃道這是你箇人的事要你自己做主當姑娘的總是要嫁人的趁這年青時代急急要想一箇歸宿的地方那位客我不知道你們到什麼程度或者當眞和你有愛情的或者你也喜歡他覺得那人可以靠託得終身的這就應該嫁他了不過你是曾經嫁過一回人重墮風塵的了你當然有過經驗的了上一回也是爲大太太兇悍逼迫得你出來的這一回你也說他的大太太不好招惹我很望你喫了一回苦別再喫第二回苦張翠筠道這一回我已用了他不少的錢只怕有不能不嫁他之勢趙春圃道從良終是一件好事那末還是請你自己斟酌熟權利害罷

過了幾天陳大任果然出山了這幾天趙春圃因爲陳大任公館裏賓從甚多他也不大去只見那報紙上每天登著陳大任就職不就職的紀事也有恭

維他的也有譏諷他的也有宣傳他那就任以後的計畫的也有揭破他就任以後的種種秘密的但是陳大任的就職卻是決定無疑了就職的那一天各省區的紛紛賀電各同僚各屬員的到火車站歡迎還要發出就職的通電宣布施政的方略把箇陳大任忙得不亦樂乎

恰巧陳大任就職的那一天便是張翠筠遣嫁的那一日先幾天趙春圃也還到張翠筠那裏去走走知道張翠筠也自己已決定嫁人了允許他另外租著房子住張翠筠忙著做衣服置器物辦嫁裝也是忙得一箇不亦樂乎那位客當然也天天來了和張翠筠商量著租房子裝電燈除牌子辦賞封趙春圃來了雖然張翠筠一樣的招待可是趙春圃覺得有點不自安因想他雖沒有出這院子的門我還有到這裏來的權利卻是張翠筠身有所屬到底是客氣的了并且平時走熟了的地方此刻也可以慢慢疏遠了因此趙春圃也漸漸的不大來

過了兩星期趙春圃忽然想起有一件事要去託託陳大任便又去訪陳大任知道陳大任每天在九點鐘的時候便起身了怕他出門要碰不到他所以八點半鐘就去了陳大任的家人是認得趙春圃的說還沒有起身今天怕要起得遲一點咧因爲昨天回來已經兩點半鐘了趙春圃道候一候罷那家人引進會客室只見東邊也是客西邊也是客趙春圃

道別處坐一坐罷家人道這裏一共只有三箇會客廳通坐滿了還有七點鐘就到這裏來候著的呢趙春圃只得坐著到九點半鐘陳大任起身了只見一批一批的客都進去見了趙春圃從八點半來直候到十一點鐘還沒有見到趙春圃不耐久候便自走了想我託他的也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何必來坐這冷會客廳呢

一路上回去卻在車子裏想怎麼一箇人做了官好似換了一箇人就像陳大任還不能算是一箇俗吏怎麼一做了官便拏出這們的官腔出來從前隨意談笑朝夕相見如今便好像隔了一層障幕這是箇什麼因由呢一回兒他又想道這也難怪他啊他自從政以後不比得在家時的清閒他自然是案牘勞形他也覺得很苦咧我是箇閒人他那裏有這多大的閒工夫來對待你這閒人呢可是有一回在別處地方偶然碰到陳大任對於趙春圃也甚落落的趙春圃覺得那箇思想也有一半兒不對

就在那日往訪陳大任的下半天趙春圃獨自一人往公園裏散步兜了一箇圈子也沒甚意味正想找一箇地方坐坐卻有一羣年青的娘兒們走來趙春圃子細一看裏面的一位便是在趙春圃腦蒂裏不時迴旋的張翠筠見他梳了一箇愛司髻穿了一條短短的裙子登著高跟革履把一領玄色嗶嘰的斗篷挾在臂間可也出落的精神別樣的風流趙春

圃因此倒站住了以爲沒有他的男人在一起張翠筠或者招呼他可是張翠筠向趙春圃望了一望便迴轉頭去和他的女伴講話去了張翠筠既然不去招呼趙春圃趙春圃自然也不便招呼張翠筠坐了一坐也就出園門去了

一路上回去他又在車子裏想怎麼一箇妓女嫁了人也好似換了一箇人就像張翠筠我和他不能不算得親密銷魂眞箇更有甚於畫眉一人侯門便成陌路什麼叫做男女情愛都是靠不住的況且這種露水因緣也談不到這箇但是思量往事不堪回首宛然有咫尺河山之感了一回兒他又想道這怎能怪他他自從良以後還能像在院子裏這般自由嗎自然做出人家人樣子來了況且今天有一羣女伴在那裏保沒有他男人的姊妹諸姑他怎能還可以情深故劍呢這也該原諒他可知他是箇曾入勾欄中的女子咧可是有一回又偶然碰到了張翠筠卻是一箇人在那裏只點了點頭神情也很落寞趙春圃覺得從前的原諒也還不十分圓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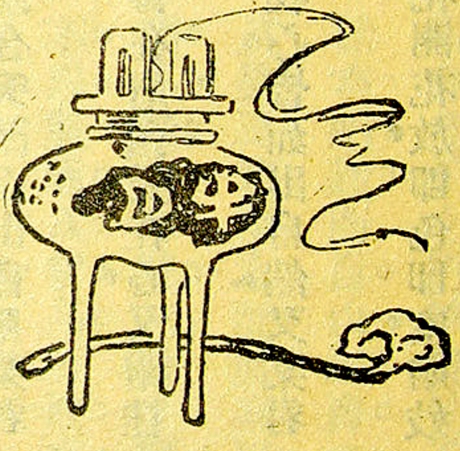
誰知過了三箇月政界裏起了一箇風潮另外一班人掌著政權生生的把箇陳大任擠下臺來了也幸虧陳大任見幾得早立刻上了辭呈和逃命一般逃了回來不曾喫得他大虧宦囊中也究竟充實一些以前拉下的虧空也彌補好了他卻還是林泉嘯傲飲酒賦詩常常的約趙春圃去談話所有從前的

官腔一毫也沒有依舊回復到老樣子好似轉換了
箇人身來了趙春圃總也想不出那所以然之故
又過了兩月忽然的有箇人打箇電話給趙春圃
是箇女人聲音一聽好熟可不是張翠筠嗎便問你
在那裏打的電話說我是在某某飯店我現在又恢
復自由已從那一家人家出來了趙春圃道到底爲
著什麼事張翠筠道你快來我告訴你電話裏是不
能說的趙春圃立刻便到飯店裏去那張翠筠含笑
承迎殷勤款待他說到底是不能容於大婦嫁了也
沒有到半年鬧了不知有多少回起初也仗著男人
的感情還好後來男人的感情也壞了其勢不能不
出來了又歎息道嫁了這五箇月只算是受了五箇
月的罪但是經濟上倒比前寬裕一點宿負也一清
了張翠筠的對待趙春圃和從前也沒有兩樣
但是趙春圃總抱著一箇神秘的疑念他想陳大
任從政以後和張翠筠從良以後爲甚的老不理人
及至一箇下臺一箇下堂卻又和我要好起來這是
一箇什麼講究有一天遇到了他一箇朋友縹緲生
談起這事縹緲生道這箇問題我可以解決趙春圃
道請教請教縹緲生道你要知道陳大任的從政他
是抱一箇淴浴主義張翠筠的從良也是抱一箇淴
浴主義一箇人在淴浴的時候無論怎樣尊敬的人
親密的人都只好暫時離開一離開便是要招待你
也要等淴好了浴再說他們的所以不理你因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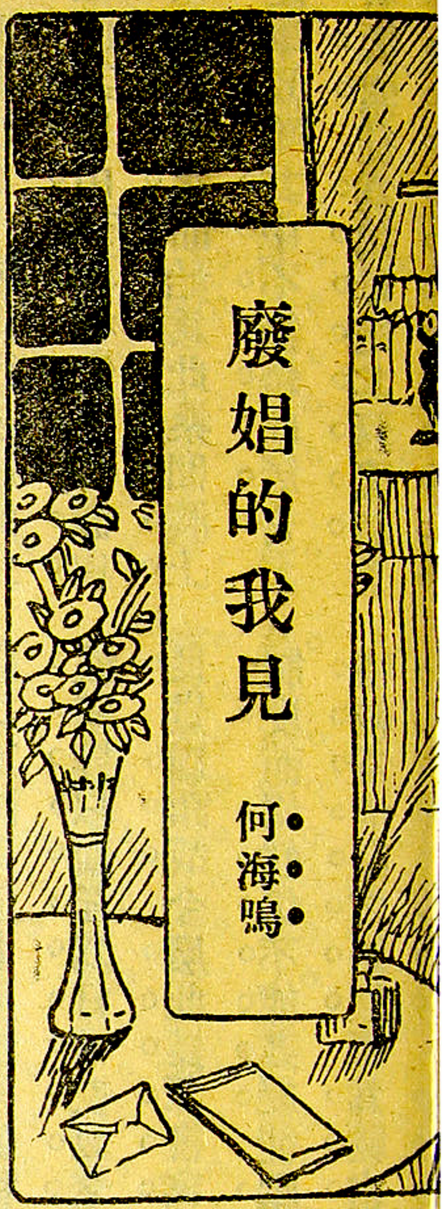
在澡浴時代中你知道這箇緣故嗎

趙春圃想了一想道也有些不對譬如像陳大任張翠筠別人也還有理的單單不大理我罷了縹緲生道你說所謂別人大概都是和他澡浴有關的譬如擦背的扦腳的也都是在他澡浴時所需要的獨有你是他們澡浴時所無需你的所以在澡浴時代中謝絕招待了趙春圃覺得縹緲生這箇見解未免太覺滑稽然而細細想來也不能說沒有一點意思想在沒有發明新見解以前姑且認他爲一種見解罷

米　米　米　米　米



贈妓聯多用嵌字格然泰半多強爲湊合笑話百出嘗見某君贈小喜校書聯云小於么鳳輕於燕喜在眉頭愛在心又贈桂香聯一云桂林有約同攜手香閣何人慰我心皆如出自然又某君贈桃花校書云桃葉桃根是緣是孽花開花放即色即空贈妓聯之脫盡脂粉氣者此爲僅見秉光



廢娼的我見

何海鳴

廢娼云者殆已爲現代全世界全人類之一種重大的運動而吾國之首先實行者厥惟上海公共租界其所采方法爲逐漸抽簽廢止惟吾國倡寮制度其最高級如長三書寓者實較任何一國之娼妓制度爲良遽廢此較良之一制度而仍未能收普徧禁絕之效果吾實不能認爲滿意也夫娼之所以當廢者要以無產階級之女子因金錢交易的條件出賣其女性上之貞操與其身體違犯人道蔑

準斯義而言凡女子以金錢的條件與男子爲性交上之結合者皆爲娼妓固非謂樹幟於長三幺二野雞堂子之門納稅於工部之局始爲娼妓而自由祕賣者皆非也且長三書寓之制度素以賣藝賣唱不賣身相號召雖事實上未必不以肌膚爲貨品而性交上卻幷無公開固定之價格決不如他種娼妓制度完全以性交爲前提訂有一種法定之交易價格在此價

格標準中不論任何時間任何人物均可納資交易而退者故長三書寓之娼妓實隱然有一種比較的尊貴清高之品格決不能純粹以金錢關係隨時隨地爲貨品之出賣及任何人爲女性上之侮辱每每與妓女一種自行遴選的主權使其自由擇取相當之時機與相當之遊客而始爲此桑間濮上之事焉雖其中不無藉此居奇多有要索徒爲鴇母飽其囊橐者然種較爲清高之娼妓使爲祕密賣淫夜夜入旅館之門當場論值且

一擲千金固無吝色而娼妓所深惡痛絕者或縱能大肆揮霍與夫結歡鴇婦一遇彼固執與多智之娼妓其能設計自免者固比比皆是也夫性交而必待夫娼妓本身之同意且不必受一定價格之束縛與支配則其制度總較他種娼妓純粹以賣淫爲日常交易者爲良豈虛語哉今廢此長三書寓之制度而娼妓仍不能盡絕徒驅此淫夜夜入旅館之門當場論值且

純粹以賣性爲營業毫不能得有他種之游移又完全就範於金錢之價格中不能得何種選擇之主權焉豈非使此輩娼妓反因禁娼德政之故而增加其身受之痛苦乎謂予言不信試覓一曾爲長三者詢其性交上之統計是否在長三妓院中時較今日旅館中出入時爲少竊敢斷言長三妓院中之滅燭留髡絕不如今日旅館祕賣之夜無虛夕而客人之變換尤增

多至不可勝數也蓋長三妓院中因此而得幸福從便一般嗜冶遊之風氣最重視熟客凡爲熟客者且因冶遊者增加之故所需要祕其資格非旦夕間所能養成故長三妓女熟客之戶頭恆不能多今無形中變更爲祕賣制人有一二十金卽可於夜間獲一新寵且人性皆喜新厭舊更利用此旅館交易法以少數金錢蹂躪多數女子爲快是則不惟使娼妓增加苦痛且更以助梅毒之推行以影響於公衆之衞生耳吾嘗慨嘆如是廢娼殊無補於娼妓且不能便娼妓之人反因此而得滿足私慾之便利再進而爲過甚之辭從前長三書寓制度存在時稍顧體面之人如學生紳士等不敢公然獵雉者又因富力有限之故未能遽然進身爲長三妓院入幕之賓遂甚少宿娼之機會而得自保其有用之身不致爲花柳病之犧牲今則只須囊有一二十金便能入旅館一逞其獸慾焉如此便利如此簡易誠恐冶遊之人將因此而日增矣賣之女性亦因而增加其額量是又因此而反使私娼增多廢云乎哉禁云乎哉以吾之意廢娼之首著宜先禁幺二野雞之純粹賣淫者不妨暫留此長三之制度而一面速行籌謀女子生計使女子生計均得安全後然後始能爲普徧之廢止庶不致因公娼之減少而釀成私娼之增多也如謂長三制度亦尚不盡善則廢除領家制度不許妓院中有龜鴇純粹使妓女



顰卿情書

范鳳源

海上歌院有老林黛玉者。爲五十年來花界翹楚。其生平豔事。著有專册。無庸贅言。茲覓得伊人致南匯某公一書。雖捉刀有人。然情致纏綿。自是顰卿口吻。雒誦之餘。齒頰俱芬矣。

廢娼的我見

以自由之意志營業而以娼門妓院爲男女自由交際之場合則娼妓又何害哉。

自君之去。益復無聊。承雨露之栽培。切樹雲之憶念。記六么之曲。拈來紅豆離離。當三五之年。弄去青梅個個。釵剔銀光之燄。如此良宵。香濃寶鼎之紋。何當永晝。倚闌遲月。欹枕聽蟲。遙望鐵沙。時焚金盒。白頭之約。赤臂之砂。未知君子踐約在於何年。阿儂退砂卻於何日。九迴腸耿耿折作十八疊矣。秋雁西翔。還祈付之尺素。帶到妝樓。顰鄉當捲簾而看也。



紅燭筵前

王西神

伊秀潤而明慧的目光常常在我的面前伊清脆而柔婉的語音常常在我的耳鼓之內伊的性情不是很輕蒨而靈動的麼伊的行動舉止不是端莊流麗很有些像大家風範麼天地生才只有此數難得生成這般一箇粉雕玉琢的美人兒似乎應當加倍的憐惜譬如一樹名花應該好好兒的煦以和風培以溫日沃以甘露澤以肥土使他亭茗玉立擢秀生香將天然稟賦的美質盡量發展供給人們要是不然單單使他生在幽谷之中風日所不到之處嫩生生的同牆角秋海棠一般花成薄命草號斷腸恩恩一世不過賺得騷人墨客思婦深閨幾滴同情之淚已覺造物位置太不平等再不然而風淒雨苦恣意摧殘墮溷今朝上枝何日金鈴無十萬之恩碧血有千年之怨到了這步地位直惟有付諸長歎託諸天道無知而已花猶如此人何以堪自甘墮落者固不足責其或碧玉蓬於小家綠珠移於內第值家庭之

多故遭大婦之不容開閣放鸚下樓辭燕萬冶一爐的斑點在上任你拂拭也拂拭他不去任你磨滅也

悉驅之至於枇杷巷底萬里橋邊以爲快比侯門之磨滅他不去咳伊已經是墮落的伊了可憐的伊

如海同地獄之長埋一入此中沈淪終古此種情景之前我住在蘇州那時的蘇州眞和現在

正與春光老去萬紫千紅悉受虐於妬花風雨一般有天上人間之別因著省會的關係許多的

無二進一步說花落無知人心不死今年春去明歲都住在蘇州聽鼓候差脚靴手版忙箇不了人家說

仍有春來人則失足以後終身永無振拔之望因著南京城裏有三多是候補道多妓女多驢子多寧蘇

墮落的容易越覺著墮落的可憐想不到聰明靈動同是省會撫分駐兩地這種情形寧蘇眞也相去

的伊竟也墮落到此中來了伊秀潤而明慧的目光無幾我住的地方是在閶門中市相近離著住的地

的耳鼓之內然而現在的伊和以前的伊比較起來方不遠有一箇花園喚做七襄公所是綢業中的一箇

依舊在我的面前伊清脆而柔婉的語音依舊在我

雖然玉質猶存玉光還皎然而多少總留有一些兒

以前的伊和一塊純粹無瑕的白玉相似現在的伊

規模自然不及從前的闊大然而林泉幽迥亭榭深

沈徘徊其中自令人有故家喬木之思園中有一箇

大荷池池中的荷花喚做金鑲玉是很有名的甚麼喚做金鑲玉呢就是白荷花瓣上有一條紅邊鑲著實在是把紅白二種的花合種成功的大可以替他取一箇風雅的名兒單把金啊玉啊來唐突名花這也可見人們惟知注重聲色貨利的一班了因著這荷花的關係春冬二季幾於門設常關一到夏秋之交便有許多的人來賞荷花水天閒話小坐荷亭半日浮生消磨忘倦眞是一箇追涼逭暑的好所在那時我還喜歡著圍棋每當日長如歲疎簾清簟大半光陰都消耗於一局楸枰之內有一天我正和叔兄對局西北角上一道受圍正在危急的當兒忽然聽著嚦嚦鶯聲在桌子旁邊說道幾路第幾子不是可解西北的圍麼我驀聽一驚擡起頭來一看便看見聰明而活潑的伊含羞帶笑的立在棋桌旁邊伊秀潤而明慧的目光伊清脆而柔婉的語音從此便深深地佔據在我靈府之中有時我很想努力的把伊忘卻然而敗軍之將不可言勇我的靈府似乎已受了伊的約束指揮有著長時間的歷史再也不能自拔惟有高高的豎下一片降幡罷了伊在那時芳年嬌小正和依人小鳥一般但是伊的命運很是可憐當我初見伊的時候伊已在不幸的命運之中暗暗地注上了名籍原來伊的父親還是一位候補老爺可憐戴紅頂子的候補道叫起來一疊連聲大人的尚且和妓女驢子相提並論不如候補道那般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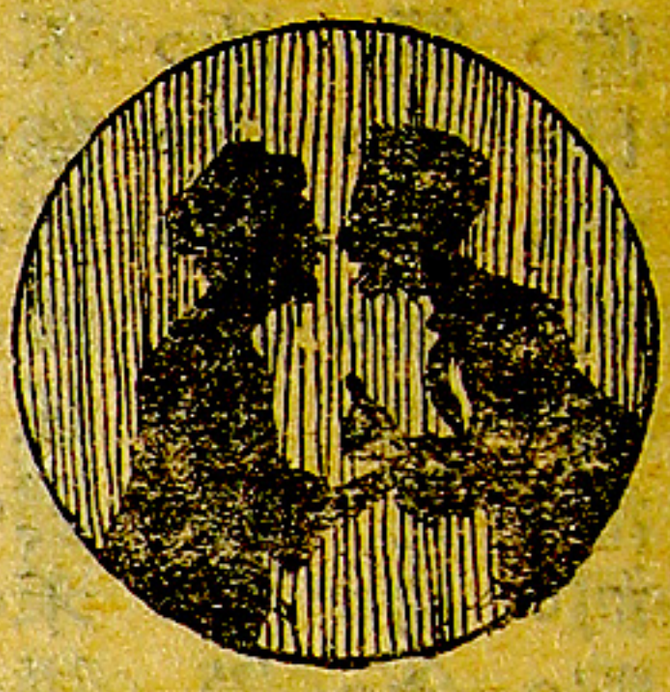
的官兒恐怕還比不上過江名士王夕如鯽只好算是景略所捫的蝨罷咧伊的父親候補了好幾年不要說實缺沒有補過連差使滿天飛也輪不到他的頭上我們讀趙擒叔仰祝千七百二鶴記再讀王陽明那篇瘞旅文眞覺浮沈宦海中的苦況今古一轍之內是非常的危險不幸的伊父親赤裸裸地一箇漢子自然不能和命運之神宣戰結果便和五濁世界宣告脫離膳下了一位姨太太和一顆曙後孤星便是聰明而靈動的伊了

伊雖然涵濡家學沒有受著伊父親多年的教訓仗著天姿穎發居然吹竹品絲彈棋讀畫般般都會件件皆能這其中更有一樁事情彷彿是雪上加霜便是伊不幸的早年失了父親更不幸的卻是常常和那位姨娘斷守那位姨娘原是伊的父親在平康巷中娶來的化了幾千幾百塊錢在堂子中討一兩箇姨太太算不了甚麼一回了卻是此中很有研究要是目光不放遠些隨意的把牛溲馬勃收拾到藥籠之內他的結果正是非常的危險不幸的伊便深受之伊父親之賜當我和伊由初見而訂交的時節伊了伊父親之賜當我和伊由初見而訂交的時節伊談到家事常常欲言又止秋水明邊斷霞一片兩顆晶瑩燦爛的明珠早候在那眼眶之內有時伊使勁的把他捺住有時竟無可奈何撲簌簌一箇圓暈我知伊傷心極了趕著把好言撫慰但是我在那時確已是潦倒青衫伊卻尚沒有到飄零紅

粉的地位塵海風萍偶然相值也說不到旁的問題
便很鄭重而懇切的把握手一別了事但在那時有
一件事不可不鄭重申明的便是伊自述志願無論
如何決不肯做堂子中的生意我也因著這點很看
重他並不是說堂子中沒有好人現在共和時代更
不當以資格門地限人實在是下流所歸一入此中
便有白沙在泥與之俱黑的慨歎所以只有我佛可
以親入地獄既不是佛總以不入地獄爲妙伊的家
中離我寓所不遠因此我和伊相見的時節很多約
摸離了七襄水榭初遇之後將及一年的時候我和
伊又在那荷亭中啜茗我帶著一本玉谿生詩集在
身無采鳳雙飛翼那首無題詩中我夾著一瓣荷花
在內這瓣荷花是伊在荷池內親自采到送我的上
面還寫著翠秋折贈四箇字我無意中發見了這瓣
花瓣順手向伊一撩道匪是之爲美美人之遺伊嫣
然一笑道花色已褪藏著做什麼用呢我道不是愛
花愛折花之人罷了伊道花卽是人人卽是花現在
滿池中都是荷花采不勝采一到西風送冷濃露零
愁那時房褪殘紅蓋擎斷綠打鴨驚鴛相思誰寄花
既不存人亦安在那時君又將怎樣用愛呢我道鈍
根人未參向上一著只好到那時再說便了伊露著
慘然不歡的容色獨自走到紫藤架下把頭上金釵
很很的在地上劃著我隔著花陰隱隱約約聽著唱
道呸原來是銀樣蠟槍頭我在那時覺著有無限回

腸盪氣但又說不出什麼只得呆呆的立在一株大梧桐樹下把小刀削去了樹皮原想題上一首詩但是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想了半天單單刻著十四箇字道落葉滿天聲似雨關卿何事不成眠從此一別我和伊便有七箇月沒有見面隔了一年蘇州閶門外的馬路完工了城內倉橋浜的花國一齊搬至馬路上去鳳窠羣女共卜鶯遷我是花外閒人原也不關興廢一天忽然來了一箇同鄉硬拉著我到馬路上去這位同鄉是某宮保的貴婿豪興淋漓立即開筵命酒醉月飛觴花箋四出玉笛傳歌刹那之間一屋子都坐滿了觥錄事停了一會有一箇人姍姍來遲眉黛間隱隱有恨色一跨進房間便問誰是太原公子那位同鄉便指著我道就是這位我冷眼一看咦奇了伊不是七箇月前荷亭款語的人麼伊一看見我也似受了電氣吸力似的呆了半晌纔沒精打采的坐下咳伊秀潤而明慧的目光伊清脆而柔婉的聲音常常盤旋於我靈府之中但是伊從前是一塊無瑕的白玉現在伊總有一些兒斑點留在這塊玉上了咳不幸的伊可憐的伊





俠妓紅姑傳

吳調梅

一

江南韋孤雲累遭顛沛落拓京邸秋窗夜讀往往聞冰絃滴歷高唱伊涼彷彿隔舍囀愁鉤動不能成寐輒一探詢知名倡紅姑新徙於此孤雲驚疑投以小柬謂槃塘江上馬纓花底事移向紅塵深處伶俜弱質又胡似韋生飄泊耶既而紅姑再至孤雲驚起凝眸睇視宛然舊日紅姑尤相顧錯愕促曰果韋公子孤雲曰我亦估量是紅姑那便至此姥姥起居如何紅姑嘆曰江南烽火漸漫遍阿母驟棄世草草卜窀穸避亂至此爭公子又一去無音問流離之中令人心死孤雲不勝太息曰莫愁送別幾何時小小滄桑遂如隔世李十一有事漢皋約略聞之然非負人者有間當以書致之至此紅姑曰令知我苦心足矣又小語曰韋公子果知十一在漢皋耶莫愁湖舟中又何言來此求官孤雲笑曰大是詭祕明慧者當能默會無多言也紅姑似悟既而別去越日日亭午孤雲方捉書遺書且念十一暮秋未涼蓐悶殊甚忽大風起自東北隱隱挾人聲喧沸飄忽遞至孤雲惶惑拋

書急起蒼頭已坌息而入孤雲急問所以蒼頭曰黨人謀火養和別殿倉卒中轟毀一角禁軍倏集逮獲七人方今大搜索民心已皇皇思亂相謂都中匿黨人千餘旦晚且舉事孤雲遽止之曰已知無多言蒼頭遂出孤雲乃過紅姑紅姑方理舊絃索見孤雲至起逆莞爾曰正苦岑寂得公子來大佳又曰流離中心緒惡劣箏板塵封矣冥想往事不禁悲感孤雲未語一黜緋婢搴帷入雙杯銜綠沈盤中貯茗清碧置棐几上紅姑以讓孤雲孤雲雙眸落盤中見冷金箋媚香兩字心頭一瞥宛然舊日酣飲秦淮河畔小樓中十一郎秉燭索書紅姑拂紙醉塗紅姑素手相與噱笑今雙箋猶在人事已非又彷彿漢皋陣雲中十一郎擎刃肉薄煙硝錯變心血乃大跳動嘆曰過此以往更何可知一拳憤然抵几上几動雙杯墮座前鏘然水淋磁碎孤雲急起不禁失笑紅姑亦笑爲孤雲移坐黜緋婢既檢拾而去紅姑乃笑曰公子蘊何衷曲憤憤至此可見告否孤雲曰前塵如夢來日大難末世亂離不知所止乃語以黨人轟毀養和殿事卻不及漢皋一字紅姑驚曰然則此處亦非安樂土十一公子又未必卽至曷勿更南行得一面十一亦佳公子當不以紅姑伶俜爲嫌孤雲止之曰且

少待紅姑忽驚曰皇城近畿且擾攘如此十一於
濮梁不更危耶我決往南業以身相許死生共之
亦免罥念孤雲不能答意殊踧踖久之叮嚀稍遲
消息而別出門惘然蹀躞至菜市街頭市羣悉鵠
立張望倉皇瞻顧如臨大敵夕陽沈沈落屋角猩
紅如浴血中景象淒惶無倫喧聲忽起自遠漸近
一市盡驚相與翹望遠遠見百十成羣蜂擁而至
孤雲立避道旁既近荷戈者四五十一望燦然雜
以黑索郎當者七輩卽所逮謀亂養和殿七黨人
也孤雲忽大駭失聲復細細睇視七人中殿者一
慘澹少年宛然李十一也急排衆更前端詳果是
十一似亦見孤雲頻頻瞻顧顏色悽憤孤雲惶急
欲絕雜衆中尾之緩緩聞市衆囂突已遠至於不
聞遂抵一衙署之前審爲刑部衆皆卻立目送荷
戈者擁七人以入漸鳥獸散孤雲不知所可信步
思歸黃昏鐙上矣天忽驟涼北風颯颯挾細雨而
至頃刻漬衣袖遍潤薄羅透寒不禁肌栗廛民已
相戒閉戶街車斷輪路人絕跡驚鯉鶻起野犬爭
吠孤雲辨道路所居迢迢約四五里外皇遽急奔
頗苦萬狀忽憶夙識清涼寺僧舍利距此非遠急
覓徑斜出阜筱林外霧雨蒼茫中寺門依稀可見
疾趨寺前則牆檻森然雙扉已鋼剝啄之隱隱聞

沙彌問阿誰孤雲應曰韋孤雲至此索舍利師方
便小避風雨遲之良久乃聞足音既而閧然扉啓
沙彌秉燭卻立速孤雲入孤雲問舍利師睡未沙
彌未答忽聞殿前狂笑且喚孤雲詳審道所以且恨恨無援手策言已長嘆舍
勿懼干官中禁邪則見舍利竚立東側戶燭光中惜若寧非孤雲友耶舍利更掀髯狂笑既而笑歇
孤雲立前相與握手亦笑曰來視舍利孤寂干禁心李十一於汝爲陌路於我爲莫逆卽不爲十一
所勿惜舍利一笑偕孤雲入東側戶循廊進舍利耶我語汝聊破岑寂乃娓娓道其
私室檐溜已滴瀝作淸響琉璃隱隱檀麝沈沈景
象淸幽砧煩滌慮日閒驚惶稍稍除卻但詢舍利
方外亦知外間事否舍利見孤雲衫袖遍濕爲除
其袷喚沙彌取去乃笑曰略知非養和殿之變耶

鉤明滅雲外莊嚴之刑　衙署沈沈如睡長夜中　譙樓隱隱起四鼓夜雨初霽忽起涼颸冷月一

屋脊黑影忽一閃淸涼寺僧舍利玄衣勁裝背負言已引眸微睇福明嬌惻欲絕福明撫紅姑額髮短劍如神龍天矯竄躍而去頃刻至一樓頭而止笑慰曰蔬汝耳但得紅姑徹屣富貴所不惜寬一伏屋簷間窺室內室內燈火燦然尙書福明據胡罪人何所不可紅姑乃歡曰感謝尙書再造之恩牀擁豔姬相與笑語福明曰以汝美慧乃有此愚當世世婢妾爲報曰然七囚強橫甚堅鞫不肯吐蠢之兄冥頑不畏死敢與官家作對姬曰阿兄素一語但願死且斥我爲滿奴韃子我當時恨不手無賴與下流習爲人所愚耳舍利大駭異蓋所謂刃以洩憤更不能訊得誰爲阿誰紅姑忽笑徐曰豔姬者宛然紅姑也殊不能解所以把劍屛氣更乞爲妾恕之七人中阿兄年最少爲李十一福明聽之福明復曰鼠子輩直不畏法非殺一不足警領之又緩緩誦李十一三字檐頭舍利始恍然出百紅姑急曰妾罪死從尙書爲阿兄耳父母早世不意一手釋劍把撚髯微喟短劍突然離劍鞘墮遺妾兄妹一綫血脈兄死妾何能獨生況以堂堂地鏘然舍利大驚亟起翛然竄去隱隱聞人聲喧尙書之愛姬乃不能蔽一階下囚敎妾亦無顏面突破冷寂之空氣而起

翌日。七黨。人駢。首。受。戮。都中。稍。謐。福明。置。短。劍。
去。志。一日。福明。朝。罷。歸途。車。帘。忽。微。動。冷風。撲。面。
不。問。日擁。紅。姑。飲。酒。紅。姑。雖。強。作。歡。笑。然。隱。隱。有。
一。小。裹。落。襟。袖。間。驚而。啓。視。赫然。一。綠。鯊。魚。皮。短。
劍。鞘。也。心。知。有。異。細細。諦。視。鞘中。隱。約。露。紙。角。亟。
展。之。爲。一。短。柬。書曰。福明。爲。十。一。易以。贗。犯。罪在。不。赦。乃大。震。不敢。作。聲。歸索。
短。劍。與。鞘。吻。合。惶懼。欲。死。比午。緹騎。在門。矣。福明。乃。嘆。曰。紅。姑。誤。我。紅。姑。誤。我。遂縲紲而去。田園籍。沒。姬妾。星。散。紅。姑。密。挾。短。劍。倉卒出都。伶。僊。風。塵。蹤迹。十。一。此時。孤。雲。離。京。十。日矣。清涼。寺。一。夜。躊。躇。未。曾。入。寐。天方。破曉。舍利。即。趣。令。裹。裝。遠。去。且。
雖。惶。惑。然不。可。詰。惘惘而行。念風。塵。骯。髒。或。能。於。孤。雲。
堅。囑。十。一。必。無。事。更莫。問。紅。姑。否。則。大。不。利。孤。雲。
雖。惶。惑。然不。可。詰。惘惘而行。念風。塵。骯。髒。或。能。於。孤。雲。
西。南。山。水。中。覓。一。淨。境。乃涉。汾。水。取。道。長。安。古。渡。
載。愁。輕。車。碾。悶。內。怵。於。遭。逢之。詭。變。外。傷。於。國。事。
之。蜩。螗。南。望。蒼。黃。驚心。烽。火。西。行。躑。躅。舉。足。荊。榛。
不。勝。禾。黍。滄。桑之。感。忽。道。途。相。值。傳。福明。以。通。黨。人。李。

朝草創建立金陵故帝飄搖退居閒散曩時所謂黨人者已一一作開國功臣相握新政孤雲大喜念此時走覓十一當可相見乃急拼擋東行臘盡春回山河如繡輾轉至於石頭城畔王氣銷沈中聽刁斗往日榮傭酒保占得六朝煙水氣都付與健兒膏前皇皇紀勳之章矣孤雲於低回憑弔之中日日偵問李十一迄無音耗心灰氣斷鬱絕無聊一夕信步入天聲舊館買坐聽歌排遣愁懣紅靦貼地華炬無聲聽者如蜂屯蟻集強能插足孤雲厭苦思去忽箏琶鉤動四坐屏息中起激楚之歌節拍宛然夙聞乃竚立聽之爲國變記避亂一折至莫問當年何處頹垣敗瓦落葉堆宮井征塵入暮寒大地幾時整衹見那亂煙殘樹斜陽古道入破家山寄我飄零影轉折悽惋不能卒聽孤雲失聲訝曰紅姑更至此耶乃於萬頭攢動間遠遠望之燈光蕩漾處眉黛彎蛾蓮鉤蹴鳳藍帛帕玄布裳掛綠漪魚皮鞘短劍絃索瑣屑作尾聲緩緩送入錦帘繡幕

一日垂暮夕照籠白楊深處紅姑指點孤雲於荒煙錯楚中尋亡母遺骨兵燹之餘墳隴湮沒衹彷彿辨認而已紅姑悽然展拜孤雲感喟紅姑曰母死十一又亡去塵劫餘生何以憑藉不如一死

然念十一未必從此絕音耗孤雲曰然願紅姑勿深悲惻留待十一好相見也紅姑嘆曰但奢想耳或亡母冥冥中呵護有此一日然我已塵心冷絕願皈依如來座下長齋拜佛懺我罪過祝十一永永平安但得一見死亦瞑目癡心未了事託韋公子矣言已懷中抽短劍寒光動處雲髮齊斷乃理斷髮匣劍一一授孤雲孤雲木立無語癡望紅姑悲極蹶坐地上流涕

記者曰雲間輾紅殘客告我以此爰點綴爲之記所謂紅姑者至今猶在金陵城外白衣菴中李十一後遂無聞蓋不知所終矣綠鯊魚皮鞘短劍





倡門之衣

徐卓呆

▲一▼

從那時節起已經有十年了只因同學H君的父親生日有幾箇熟人送了禮我也是其中的一人H君當日並沒舉動後來就定七月六日晚上在一天春館子中答席了一共主客只有七人H君與我之外還有小說家醫生畫家律師軍人各一位大家坐定後便談談學生時代的舊話一回兒主人去叫了七箇妓女來都選定年齡一齊在十七八沒有過大過小的他除了自己一箇外其餘是代替各人叫的大家輪流著唱了一齣戲忽然有人要聽崑曲便問有沒有人會唱於是其中一箇最美麗最年輕名叫小香的說會唱便唱了一曲思凡伊唱完後那半醉的律師連聲讚好幷且與伊相戲拏一隻草帽戴在小香頭上其時就有人笑道像了一箇癡子了小香一聽得此話便把草帽取下來坐了一刻妓女們也各自回去我們直到十點半鐘纔散的

這第二年（即民國三年）的十一月裏我有一箇友人要赴法國去衆人在宴華樓開送別會妓女都穿著皮衣服了只有一箇還是穿棉的此夜席末席這一夜人來商量祕密的香雯便斜瞧了王君一眼搖頭答出去了王君背後一箇穿紫色旗袍的妓女說道不用你們二人了……伊一說這句話我便任意與伊亂談了好久不見了小香好很多但是伊往往要向客人要長要短金錢咧衣服咧首飾咧樣樣要的所以客人就此少了到底爲什麼只是要錢呢伊自己說是貼給一箇唱戲的因此

我對面的王君便取笑我們道原來今天是你們二人的事常八九所以精神身體都受得多了實在不如意事常八九所以精神身體都受得多了實在不如意事常八九所以精神身體都受得多了實在不如意

大家都瞧伊不起然而本人仍舊糊糊塗塗只是要用錢弄得冬天身上皮衣服都沒有了所以今天連駱駝絨的也不穿一件啊到香雯回進來時伊對紫旗袍的瞧了一眼再坐下來我又與伊重談到去年的事把伊頭上戴草帽形狀像癡子的話也談起來了香雯熱心問道癡子是醫也醫不好的麼我一聽因著自己對於癡子略爲有些知識所以講給伊聽說現代的醫學是還沒有醫得好的把握咧我們談的時候其他妓女已陸續回去後來客人也有人要先走我當了幹事不能不照料一切從此就不見香雯了其後竟在不可思議的地方會遇見伊原來民國四年六月十五日在檢察廳中立著的一箇年輕貌美的被告乃是那唱思凡的小香叫我怎能不驚伊怎麼會到這種地方來呢其中卻有一段小史

▲三▼

伊本來姓趙叫做招弟父親叫善生人家雖當他們是自己養的女兒其實是螟蛉的招弟實在另有眞的父母但是此話除善生夫婦外很沒有人曉得伊自己也不曉得自己的父母是何人西隔壁一箇走梳頭楊二姐常到我友人秦君夫人那邊去梳頭的因此我有了打聽招弟出身的綫路了楊二姐的母親楊媽媽很曉得招弟的來歷趙善生領招弟來的時候善生還在小橋頭開一爿小米店大約爲了夫婦二人沒有孩子不知從那裏去弄來一箇嬰兒

的。兒。一。這　位、這。老。有。箇。長。子。是
女。陷。入。戀。愛。之。境。熱。烈。愛。情。的。結。晶。便
兒。二。少。爺。與。袁。寶。珠。因。家。庭。關。係。
箇。青。年。咧。與。姪。女。們。的。家。庭。教。師。袁。
貴。公。子。乃。是。某。公。館。的。二。少。爺。正。從。
孩。子。的。父。親。是　一。位。貴。公。子。家。中。姪。
女。教。師。來。教。讀。他。與。女。教。師。生。的。據。伊
孩。子。的。話。來。也。不。知。是。眞。是。假。說。
婆。趁　此。便。說。出。奇。怪。的。話。來。也。不。知。
人。說。竟　是。公。館。牆。門。裏。一。位。小。姐。啊。於
小。戶。人。家。的。孩。子。皮。色。甚。白。相。貌。也。像。
大。起。來。能。殼。說。話。能。殼。步。行。時。大。家。都。
時。他。們。單。說。是。鄉。下。來。的。不。說。明。地。方。到　伊。漸。漸。
婚。二。少。爺。便。重。赴。美。國。寶。珠。回。
出。來。的。嬰。兒。無。從。處。置。要。給。什。麼。人。纔。好。啊。趙。善。生。
對。門。一。位。富。
此。由。傅。女。士。充。小。學。教。師。的。傅。女。士。是　寶。珠。的。朋。友。因
的。女。兒。了。其　時。趙。家。景。況。還。好。招　弟。在　平。和。的。歲。月。
中。成。長。隔　壁。有。一。箇。李。先。生。善　唱。崑　曲。招　弟。每。天。從。
學。堂。裏。回。來。總。到。李。先。生。那。邊。去。玩。聽　他。唱。請　他。教。
的。到　十。四。歲。招　弟。很。能。唱。幾。齣。崑。戲。了。不　過。伊。在。藝。
術。方。面。雖　很。發。展。那　趙。氏。家。中。只　是。連。一。接。二。的。交。
著。惡。運。善　生。的。伯。父。發　明。了。從。一　種。植。物。中。可。以。提。
出。靛。青。來。資　本。是。向。人。借。的。印。子。錢。由　善。生。作。保。那
知。到。動。手。製。造。時。竟　提。不。出。靛。青。伯　父。的。事。業。完　全。

失敗所負的債自然非由善生償還不可當時的三千元在善生的景況看來已是很大了再加還有種種的損害結果趙善生便受破產之宣告店鋪財產一齊入債權人之手這一鬧善生的老婆就此發癡善生一面失去財產一面得了一箇癡的老婆差不多自己如失神一般了年纔十五歲的招弟安慰著父親在附近租了一所小屋子搬進去暫住此後如何生活竟沒有預算再要做生意時又沒有資本要去謀事情做呢也沒有什麼能力再加老婆發了癡一切無人商量善生竟一無法子可想招弟年紀雖小到底對於母親的發癡父親的憂慮不能袖手旁觀想起去年在大舞臺看見的那齣「賣身救父」的新劇來了伊以爲在這種時候犧牲了自己的身體去救父母便是大孝便是人類最善之道招弟一下這箇決心就向父親商量要賣了身體把這金錢去治療母親之病幷且復興父親的事業善生聽了女兒這種良心上的話不禁哭了竟不聽伊的主意當時領招弟來的時候談定將來與本生父母永不往來幷且有若干金錢附來的現住已把這金錢用完了還要將招弟陷入地獄這好好先生的善生到底做不成喝一聲胡說卽斥退招弟的要求然而人類不可不喫喫飯問題將所有的情實否定著窮的苦痛一步步向趙氏一家逼來善生也曾採過種種手段但是一齊不成功現在除了從招弟的意見外

沒有別法了從前忤退招弟良心上的希望此刻只得垂淚對著女兒求伊爲一家犧牲了招弟對於妓院是箇什麼東西妓女是何等樣的生活竟沒有明確的意識不過宛如演劇那種心理醉心在孝的一箇字上以爲這就是做了極大的善事暗暗在那裏歡喜這麼招弟身入妓院還在宣統三年九月裏當時是箇雛妓

▲四▼

我第一次遇見小香正是變成一箇妓界中所謂大先生了從此一年之間伊由雛妓地位脫離身上發生事件極多伊身入苦海這賣身得來的錢父母卻是一時遇救了不過瘋人的治療是極費錢也會大起衝突的善生與招弟與本家三方面之間焦急實在弄不到錢雖是父女之間遇到金錢問題一時因金錢傷了感情結果便在民國三年端節招弟由本家大肚皮阿寶那邊掉往高老二家裏去了借了五百五十元將三百元還了大肚皮

阿寶其餘只賸二百五十元了這一點錢不久也用完咧善生的心中以爲只消向女兒搾取總可得到些的於是便不能有堅決的意志去自己立身了這些精神很使善生漸漸墮落下去善生就拏出妓女之父的名義來只是向伊要錢所以招弟的苦處決非尋常再加發瘋的母親當時已送入醫院中調養這一方面招弟每月也不可不送些錢去招弟自朝至暮一味的這麼擔心不知不覺便成了一箇陰沈的女子了但是高老二那邊幾箇妓女箇箇是嘴極刻毒的有人當面說香雯阿姐你怎麼只是如此低頭呆想招弟聽了怕人家曉得了伊的緣故會弄得更難受便很努力的自己想裝得興奮些強要空裝高興結果只得把不會喝的酒也喝了招弟的面貌很像伶人七盞燈舞臺上的女裝因此伊出堂差時常有人私語著道香雯做什麼天天換不出行頭的周圍的人都看是最有興味的談話資料的所以傳得很快凡伊一踏進後確是更像伊常對人說世上的東西只有喝酒最好喝過酒外表面的神氣當眞做得熱鬧了些不過伊身上的衣服卻漸漸見黯淡凡伊出堂差一到人多的地方去伊的服裝一定最不行因此伊實在怕出堂差伊但是這些事情在妓女們算是最有興味的談話資料的所以傳得很快凡伊一踏進來

服裝到了此時香雙已忍無可忍生了反抗之心要的人我也沒有看見你房間裏做過多少花頭還不顯倒周圍的冷笑了暗想大肚皮阿寶那邊要算是要臉的自己說姘了戲子咧凡是深知伊立在困難妓院中第一家我十五歲就在那邊地位的出身的人此刻在第二第三還輪不到的高老二這裏會被人笑罵這是那裏說起呢因此生了敵愾之心常常對人大發議論說道我們喫也可以姘得又不是什麼千金小姐那單單會開開玩心常常對人大發議論說道我們喫堂子飯的戲子箱子點點衣裳之數的決不是妓女的能事伊便自己吹牛說姘了某舞臺一箇伶人爲著貼錢給他用把衣服也一齊弄掉了伊一味這麼亂說著不很深知招弟的妓女就當伊是眞話其中也有罵伊的說常常提著大肚皮阿寶那邊的話只是看不起這裏的人招弟見朋友們的好意自然感激不過自己父親的何用說什麼姘戲子這種話要被人家瞧不起的啊要臉的自己說姘了戲子咧凡是深知伊立在困難地位的也有人向伊忠告道既是父親要你的錢你給他們笑罵反來得好受些啊若是說自己的母親是箇癡子父親又常來要錢的不是要被人好笑的麼總之我在第一位的妓院中人瞧不起我眞比死還難受我情願說姘了戲子把錢用去貧窮和母親發癡的事很不願人家曉得這在大肚皮阿寶那邊倒還好此刻在敵國似的高老二這裏

招弟一掉到高老二那邊去後善生的要錢還是不斷的繼續著起初伊還勉強設法答應他的要求過新年伊也曉得嫉妬自己美貌暗地裏說壞我的不過一來是自己年紀只有十八歲咧二來這裏熟人很多所以總想做一身不致被人笑的新衣服裝是父親一面有一瘋妻一面客不多父親無限的要求那裏可以只管答應呢但金已完一家人家自然也難以支持在招弟卻極想搭救父親伊掉到了高老二處後這一年年底是招弟最苦的日子了高老二家裏幾箇妓女都是極考究行頭而且常常會翻花樣的招弟自然不肯丟臉再加平日自己反瞧不起一屋中的人的那裏肯爲著衣服只是受伊們的氣呢所以天天擔心著不料一箇衣服大競爭的日子到了這裏又是第一次不斷的繼續著起初伊還勉強設法答應他的要求過新年伊也曉得嫉妬自己美貌暗地裏說壞我的客不多父親無限的要求那裏可以只管答應呢但些場面種種的設法無奈有了發瘋的母親沒志氣人很多所以總想做一身不致被人笑的新衣服裝的父親那裏還弄得到錢呢伊氣喘喘的四面運動用盡種種方法纔籌畫到一身新衣服了如此到將要過年的當兒忽然發生出難的問題咧只因善生母親的醫藥費在年底也須結算一下了招弟已經再加平日自己反瞧不起一屋中的人的那裏肯爲勉強做了一身新衣自然不容易再弄到錢了但是沒有錢事情竟不會過去招弟只好忍痛把新衣去

賣當了伊看了當票哭道叫我喫這種苦頭倒不如死的好啊然而招弟忍痛得來的錢還是不能湊滿搭救父親母親的總數於是談定餘款准定在正月十八日交給父親問題纔算解決招弟一到新年裏當眞比死還難受新衣服都沒有一身很難走到人前常常被別的妓女嘲弄苦得哭也哭不出眼淚來這樣苦痛之中新年過了約定的正月十八已經到來在此時招弟早已一塊錢都難以設法了然而既是約定的那裏就可以了事十九二十兩天這問題只是將伊攻擊著二十夜裏眞睡也睡不著

▲六▼

一夜不睡的招弟廿一日起了牀見送來一封信便走到後房去看著箱子招弟臉上發青了其時下甚多招弟也曉得伊箱子中很有幾件好衣服藏著面小房間內菊芳的箱子來菊芳與招弟不同衣服想到此刻若是菊芳在此我就好了啊便又想起後

面有人喚伊伊便下樓高老二因爲招弟近來心思很亂舉動不安便大大的埋怨了一番招弟自己口中對人說姘著戲子此刻大受訓斥也只得覺悟著默然靜聽別的妓女在外面很熱鬧的玩著獨有招弟差不多聽了高老二一天的教訓到晚上大家沒有什麼事便一齊到某舞臺去看新排的什麼新戲了只留著招弟與一箇粗做的阿金姐看家連高老二也去的招弟再回到樓上立在菊芳的箱子前面默想聽得隔壁的一家妓院中正在擺酒唱一曲斬黃袍的宗是花蕊英啊招弟糊糊塗塗突然用手去開箱子自己也一驚又停著手對箱子呆看但是一回兒到底打開來了其中滿滿的盡是衣服便拏了上面的一件又取了旁邊一方包袱將他包好把箱子依舊蓋了暗暗挾了小包走下樓去阿金姐在廚下洗什麼東西招弟默然由後門出去外面下雪了伊也沒帶傘走到大昌押店內去這一件衣服菊芳去年秋天花三十七元製的以爲總可以押二十元罷那知只肯十元儘管的要求還是不肯加無法可想只得拏了十圓出來在燈光下很明亮的一照伊瞧著自己的影兒也覺得戰慄了一想到此刻自己的行爲實在是可怕的罪惡便全身如冷水澆著兩足抖得不能行路暫時靠在電綫桿上等心裏略爲平靜些忽而眼前映出菊芳的面影來了但是菊芳臉上沒有怒容招弟曉得菊芳是對我有同情的我

現在所做的事菊芳決不責我好像菊芳在那裏說道這打什麼緊我和你是好朋友這一點事總可以通融的啊招弟到心頭清醒些纔回去阿金姐還在那裏洗什麼也沒留心招弟進去招弟暗暗上樓這一件事竟無人知道然而招弟若無其事的在這一年的四月初五日晚上有一箇客人在高老二處叫夜到底睡不著眼前只是瞧見菊芳的臉和那一件衣服那裏會入睡呢從此歇了半月那菊芳與高老二的交涉已經辦妥所以菊芳的箱子由伊母親來取去一點箱內東西缺了一件衣服於是大鬧起來報了警察包探來了合家的人一一查過招弟不像伊是犯了可怕之罪把十元交與父親還不能了

招弟犯了可怕之罪把十元交與父親還不能了一點事又嘗了種種苦味二元三元的陸陸續續送去到年的四月初五日晚上有一箇客人在高老二處叫招弟的本堂堂差招弟踏進了房間方知這客人是桃紅柳綠之際招弟身上又罩了一重黑雲了這一箇棉紗商人向來是做蓉花的也做過明珠此刻蓉花與明珠已經坐在旁邊招弟踏進去時被電燈光照已把蓉花明珠的衣服與自己的衣服比較著覺得自己的衣服相差太遠便顏色大變了但是竟沒有發見犯人一覺得自己的衣服相差太遠便顏色大變了但是竭力裝得很快活蓉花明珠二人故意話中含刺譏諷招弟招弟只得假做不懂這客人要約伊

等三箇妓女同赴杭州去遊西湖談定四月廿一日
帶三箇人同去這客人本來是蓉花的客人招弟和
蓉花向來意見不合的此刻客人發起似乎很難拒
絕便裝得高興去玩的樣子於是蓉花在旁邊說道
香雯阿姐出去遊玩你有新衣服麼快些預備起來
啊這一句話分明是說你這麼打扮竟會老著面皮
跟客人出去玩麼招弟平日也眞是被人欺侮得彀
了無奈有了一箇瘋的母親的招弟往往總不能與
人爭勝今天蓉花在客人面前丟伊的臉伊到底不
能默然忍受了便瞧了蓉花一眼答道多謝你恰巧
我正在那裏製新衣服咧衣服一好本來打算到那
裏去玩玩西湖是再好也沒有我一定去的招弟這

麼回答了一句然而跟著蓉花的客人出去心裏好
不難受啊若說不去伊定要說我沒有衣服了這一
夜招弟上了牀又是睡不著受蓉花的氣卻是很憤
憤所以當時吹了一句其實那裏做著什麼新衣服
連現在身上穿的也快剝下來運入當鋪裏去了想
著目下的境遇到底這西湖問題怎麼解決呢想到
天明還是沒有好法子初六日早晨只是擔心著此
事飯也不能下咽晚上叫堂差來了招弟雖不高興
然而不能不去勉強去時客人是一箇曾經叫過四
五次的湖北人招弟自從姘戲子的消息一傳出來
客人少得多了要敲一件衣服的竹槓的客人更是
沒有在這種時候遇到曾經叫過四五次的湖北客

人。那是雖沒有深關係在招弟也很覺可喜這一天。伊招弟用了種種的說話要叫這客人替伊製一身衣自然一起包給裁縫但是招弟很沒有熟的裁縫並服居然這客人答應了伊前天既在蓉花面前這麼非不認得裁縫實在近來的招弟很沒有信用自己吹過倘使到那時沒有衣服還能做人麼所以此刻無論用什麼手段一定要說得這客人動心但是客人雖答應了替招弟做衣服並不是立刻拏出錢來就是一箇裁縫了想了許多念頭在肚皮阿寶那邊一箇粗做的阿鳳姐罷招弟便去訪阿鳳姐說明有一箇客人肯替伊製衣服這客人要小月底纔有錢我打算先把衣服定做起來叫那客人付帳罷衣料也曉得不先付錢一定不肯做的只好託熟人介紹一箇替伊設法的還是去託大妓女們裏頭竟沒有合式的阿鳳姐罷招弟便去訪阿鳳姐說明有一箇客人肯替伊製衣服這客人要你介紹一家將來決不會累你的掛著眼淚向伊懇求阿鳳姐見一位好好的妓女來託自己介紹裁縫不免有些奇怪不過既是來找到我似乎不能說不靠不住的話深信不疑了。

招弟與湖北人約定的第二天（五月初七日）

拒絕便回答道可以的我這裏卻有熟識的裁縫你儘管做好了待我今天打電話去你明天上午來罷阿鳳姐一答應招弟纔得放心明天初八日上午十一點鐘阿鳳姐打電話來招弟趕去時見阿鳳那邊有一位裁縫潘司務等候著二人商量了一回衣料便談定三十八元明天就可以製成這種專做堂子幫生意的卻是很快招弟便謝了阿鳳姐回去第二天晚上果然新衣服送來了招弟一接到衣服時不禁一陣戰慄伊疑著湖北客人小月底不知會不會來付錢啊又想萬一到那時他不來付錢叫我怎樣呢心裏不免膽寒起來但是事到如今也無法可施此時也只有求湖北客人外沒有他法他是箇堂堂男子既說過肯替我做無論怎樣他總要付的招弟自己安慰著自己強把心鎮定那知約定兩三天後會來的湖北人過了四天五天也不來要去找他時又不曉得住處招弟著急得不得了一想倘使他小月底再不來眞是叫我坐立不安了這麼過了幾天小月底已到湖北客人還是不見但是裁縫來催了不能付他只得說且緩一二天暫避目前之急阿鳳姐也每天打電話來說你再不付錢要連累我了說得很凶一面那遊西湖的客人家裏死了母親要延期到不知什麼時候咧招弟懊悔得不得了爲什麼要喫了這種苦去製什麼新衣服呢被蓉花當著人取笑確是可恨不過爲著此事鬧意氣要去走險路

弄得製成了衣服一時無用怎麼不氣呢招弟又是哭了一夜

▲九▼

裁縫當眞等了二三天但是過了三天五天招弟還是不能付錢裁縫天天來催阿鳳姐的電話每天有六七次招弟回答的話也窮了那知招弟正在十二分困苦之際那警署中的刑事課只是留心著招弟的行動最初失去菊芳衣服之際曉得犯人決不是外面進來的是自己人所盜所以很注意著家中的人一回兒在押店內查出菊芳的衣服來了并且押店內記得是箇何等樣人來當的因此署中就把招弟拘去這麼一來阿鳳姐也不能默然卽告伊詐欺取財說騙我有客人肯替伊製衣服要我擔保招弟既犯了竊盜罪那詐欺取財也成立於是招弟便到檢察廳了我是新聞記者的資格坐在記者席上瞧見那頭髮亂蓬蓬的招弟側形也不忍正視審完後堂上就說被告的竊盜與詐欺取財證據很充足當然認爲犯罪應照刑法第幾條及第幾條處斷不過被告的心事也要略加斟酌所以監禁三箇月執行可以延期這一位官長總算很有同情了律師也說堂上對被告很表同情似乎我已不必辯護但被告的苦衷不能不說一說被告不獨做了父母的犧牲身沈苦海并且爲了扶養貧父病母常常勞碌身心一箇弱女子負此重任結果便誤了走的道路

觸及法網了所以這做了刑事被告立在法庭上的人其罪固可恨其人又可憐堂上的執行延期確是大大恩典再要希望同情的判決其時旁聽的人也很贊成官長的好意以爲一定可以執行延期不料過了幾天判決了那當時堂上的同情和律師的心都歸無效招弟監禁三箇月不能受執行延期的恩典這種判決不但招弟連律師也大爲失望卽行辦控訴手續受再審的裁判這一次犯罪的事實卻與上次堂上的觀察毫無變動不過在招弟犯罪的動機上發見了可以斟酌之處刑期雖與當時相同還是三箇月居然可以執行延期了招弟一聽這判決感激得哭將出來不必立刻入獄的招弟雖回到高老二處已不能重做妓女做了父母的犧牲孝女的義務是完了犯法的人竟不容於社會招弟不但不能留在高老二處別家妓院中也不行了跟著貧父癡母暫時往鄉下去咧





北里談屑

周瘦鵑

何海鳴君之老琴師。害人精。及倚虹君之北里嬰兒。皆血淚文字也。

令人所重視乎。

物極必反。定理也。今之倡妓。爲人所賤視。吾意數十百年後。或爲人所重視乎。

人或曰。美妓如玉石。僅供人之玩弄而已。以吾觀之。則玉石勝似美妓。蓋玉石愈古愈貴。而美妓則至年華老去時。人且棄之如遺矣。

妓者多多。

倡門中事。實皆足供小說資料。但非久涉足其間者。決不能描寫生色。亦非能藉理想而虛構也。

章臺豔韻

鄭逸梅



姚鵷雛曩與素珍眉史有繾綣情曾爲詩以贈之云明珠珍重向誰投我代風花一代愁只有辨才天女在天花落座拜樓頭亦狂亦俠亦溫文管領羣才獨讓君愁絕蒓園芳草色祇應不及藕絲裙玉人舊夢倩誰招莫問江南廿四橋我欲絕裾歸割忍此生無分比文簫匳鏡當窗理鬢遲兔毫銀管界烏絲逢卿別有傷心在是我溫柔欲老時婉妙溫雅的是佳什



明末秦淮名妓若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卞玉京輩洵爲一代尤物豔史流傳膩人迴想不知當年綺袖掩啼歌衫涴酒顛倒幾許王孫公子也廣陵經韻麋有詩以詠之李香君云南渡鶯花絕可憐君王夢不醒歌筵傷心一

曲。桃。扇。反。惜。侯。生。傳。不。全。董。小。宛。云。

情。絲。一。縷。似。春。蠶。嫁。得。才。人。死。亦。甘。夢。

緣。華。歸。何。處。所。不。堪。重。問。影。梅。庵。柳。如。

是。云。白。門。楊。柳。曉。啼。烏。好。把。風。流。盡。懺。

除。何。事。芳。心。偏。鑄。錯。鏡。臺。相。伴。老。尚。書。

卞。玉。京。云。道。家。裝。束。稱。飛。瓊。畫。出。猗。蘭。

倍。有。情。兒。女。肝。腸。名。士。淚。自。應。心。折。鹿。

蕉。生。詩。亦。蘊。藉。雅。稱。



倚。虹。有。贈。春。鏡。樓。云。

調。馬。揮。鞭。一。俊。人。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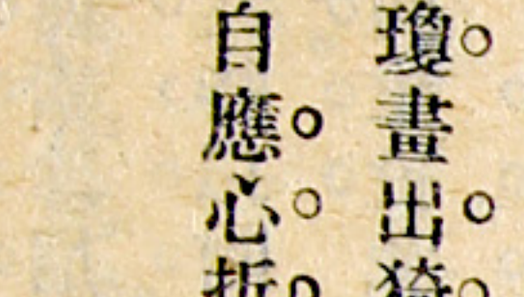
多。少。淚。成。塵。彩。雲。曲。罷。秋。孃。老。騰。看。江。

南。鏡。裏。春。又。贈。樂。琴。阿。姊。云。青。衣。蕉。萃。

舊。朝。雲。掩。淚。尊。前。感。不。禁。縞。素。芒。鞋。銀。

燭。底。紅。顏。終。不。忍。將。軍。詩。中。當。有。一。段。

影。事。惜。未。詳。知。



蔣。紅。英。房。侍。老。五。殉。

情。哀。寒。雲。挽。之。云。老。眼。

無。花。早。說。愛。蓮。能。自。潔。

嵌。愛。

五。雲。長。渺。空。懸。寶。劍。寄。餘。哀。聯。中。

寶。老。五。四。字。天。衣。無。縫。



前年許丈指嚴來吳門眠雲導之看花於金昌亭畔指嚴卽席揮毫贈愛天香聯云愛好天然人入畫香盟月底譜修簫又小香云小於幺鳳輕於燕香勝綺羅豔勝花青香云青鳳固疑無我相香菱原是可人兒皆熨貼可調



素娥校書送歡至江干有詩云揚子江頭送玉郎離絲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幾行是刻骨深情語又紅蘭校書贈孫赤厓句云情淚好隨流水去送君雙槳到姑蘇亦足使英雄氣短



某名士卽席云嬝嬝婷婷玉一梭雙丫小髻戴花多笑障香口羞障面忙煞懷中小帕羅一串珠喉度曲輕衣香鬢影可憐生流鶯聲小東風嫩深

恐檀郎聽未明又有寄贈二絕云髻挽雛鴉黛掃螺含情解唱石城歌可憐羞澀銀鐙畔人比琵琶大不多豔色曾修福未修倚風無力苦嬌柔那堪生小江南柳未到春深已著愁旖旎風流銷人魂魄



貞元中張尚書納徐州妓關盼盼爲妾築燕子樓以居之尚書卒樓居十五年不嫁爲千古佳話婁縣張西銘有燕子樓詩云紅粉芳名何處留至今猶憶古徐州尚書好色尋常事腸斷春風燕子樓



亡友雲間鴛雛有冶游詞云數數肝腸變苦辛歸來又閱幾番春花間情話閒徵遍盡是離鸞背鳳因不似閒愁不似歡尊前忍淚一相看避卿無計且低首門外微風柳浪寒何須詗我到山中豔骨生春比酒濃卻替玉兒深

惋惜被人呼作可憐蟲豈好醇酒婦人耳湧起恩仇萬疊潮重以冶遊增我罪雙鬢按曲是今朝又有贈杏兒一絕云豈是邯鄲大道倡鞭鸞逐鳳恨茫茫龍潭一片聰明水贈與紅兒洗曉妝纏綿馨逸爲予所愛誦



承海鳴何君贈詩存一册多贈妓之作題畹芳小影云弱影纖條怯路歧低徊何忍當花枝料應拾得相思草怨我清狂采擷遲欲贈畹芳煙合擬二十八字倩良工製之云歷劫阿羅有妄因煙花集子日清新本無比附綑縕意鈿合投君歎不倫雪五贈我倩影作天女裝病容宛然云華嚴佛髻似青螺慘淡妝成影欲娑即此散花人亦病初禪孰與慰維摩餘詩尚多錄數首以見一斑



曩有某校書致客書用曲牌名云自昔蕉葉

落。後送郎。往小梁。州今芍藥。花已開矣。

妾見粉蝶兒繞繞。黃鶯兒關關。安得不罵。玉郎不作。思歸引也。妾近來繡帶兒。寬褪。傍粧臺更嫵畫。眉剔銀燈夜坐。不覺哭相思。安得我郎趁一江風棹夜行。船歸來作調笑。令而同賞錦堂月乎。不然恐憔悴一枝花冷落三學士矣。妾貼細胠錄之。以殿我章臺豔韻。



一哭



范煙橋

龍不忍在前天去世了身後蕭條是文人的通例不消說得不過有一件事更使我們感慨不已不忍在病重的時候天天有一箇女子到醫院裏探望醫生爲著不忍病的是精神衰弱經不得激刺所以除掉家屬以外無論什麼人不許與不忍相見那女子不說是家屬所以只是在醫生的應接室裏問些最近的病狀醫生也曾問過姓氏里居那女子從來沒有說過單單說和病人是朋友罷了因此醫生也不去向不忍說起直到不忍已經無可救藥了醫生纔把這回事告訴不忍然而不忍只有聽的能力沒有回答的能力了忽然在蓋棺的時候那女子又來撫棺一慟很引起許多觀衆的注意後來仔細偵查知道是南陽里妓女可可爲什麼可可對於不忍這般關切不是大家要疑問的不忍是箇章臺走馬的慣家和妓女有情感的何止可可一人可可既然和不忍相好爲什麼這般鬼鬼祟祟不肯大張曉諭呢這一箇疑問是作者必須說明的橫豎不忍有一部詩稿中間儘多蛛絲馬跡可尋也不用替他代守祕密所以作者就直言無隱了

不忍在少年時代就有文名爲了衣食所驅不能享家庭之樂早就風塵奔走仗著一枝筆溫飽了一身不過作客他鄉未免有些落寞到了花辰月夕格外有情難遣便漸漸在花叢厮混起初一箇月到這麼一兩回後來興致好三天有兩天去了到了中年以後索性把妓院當作第二家庭因爲他的賦性剛直朋友們都和他合不來結交了一年半載總要鬧上幾回更兼喜歡喝酒酒量不佳一喝就醉醉了便發狂似的罵座誰肯甘受他的沒趣惟有妓院裏上上下下的人只要有錢使總肯低首下心的說也奇怪不忍踏進了妓院氣質也會變化反而聽著姑娘們驚嘖燕叱一點不反響朋友們都取笑他說生成是妝臺奴隸不忍說這也是我的怪脾氣我覺得世界雖大總是沒有我容身之地獨是這花天酒地之場掉臂遊行非常合我的胃口因此他在這十年以內除掉在報館裏做事以外沒有一刻不在妓院中的每每到了夜闌人靜纔踽踽獨行還他的寓所

不忍主編的報紙前後總不止二三十家時間最長的也不到兩年不是他自己不願意便是人家不要他然而他的才華是人人愛重的所以這家辭掉了便有那家聘去他在先前的幾十天卻是很認眞的到了後來老脾氣發作不要說敷衍有時連例行公事也要脫期失約了幸虧他總是編輯文藝小品的所以還沒有鬧過大笑話不過每天報館裏的電

話。催發稿至少要七八次。其實不忍到了妓院除掉打牌喝酒以外也沒有什麼事做儘可以早些從容些把稿子做去也不至臨時倉皇可是不忍的文思也給他的脾氣改造成了特殊的怪物了在平常空閒的時候端正了紙墨筆硯請他動手他枯坐了幾分鐘就不耐煩起來了簡直一箇字也寫不出的到了催得火急的當兒抽著一張請客票一壁磨墨一壁構思那文思便會像流泉一般汩汩而來不消一刻兒洋洋灑灑成了一篇很好的作品了有時連磨墨也來不及把一段斷墨執在左手右手握著筆沒有水蘸就蘸著唾沫在斷墨上擦幾擦濃濃淡淡寫積到手輒盡的人見了不忍的稿子都

不忍的家裏有妻子的可是不忍和伊雖然沒有什麼戀愛的痕迹但是兩下很相熟的可可爲了家庭變故相識幾箇普通字看得小說時常向不忍借書看七年以前是寓所的芳鄰粗識幾箇普通字看得小說時常向不忍借書看七年以前是寓所的芳鄰不忍和可可相識還是在妓院的時候

可。是箇。聰明。絕頂的人。到了。妓院自然八面玲瓏那鴇兒怎麼不居爲奇貨呢因此不忍也只得愛莫能助。說聲慚愧了。起初他抱著博愛主義凡是話得投機的。一視同仁沒有什麼傾向所以幾家有名的妓院都有他的足跡自從可可入了妓院他就把此外的一概謝絕鎭日在可可的妝臺邊了可可也很願意嫁他不忍說使不得一來我家裏已有妻子我很不忍屈你做妾二來恆產無多將來何以贍養不可可說等著罷倘然能彀在這幾年我也積下幾箇錢那時可以布衣暖菜飯飽也就不妨事了

可可的豔名得著不忍的揄揚更見得藉藉人口

自有許多公子哥兒想據爲己有視同禁臠鴇兒因不忍旁的人任你揮金如土伊不過當做魚兒看待把香餌去釣從來在妓院裏生活總離不掉金錢澆裏不忍究竟是箇貧士那裏敵得過人家的闊綽鴇兒的心上自然有些異樣有一回不忍在可可的妓院裏喝酒那天正是下雪鵝毛似的六出飛花不住的從天而降時候已在夜深可可說這般怪冷的天氣走出去怎禁得住今天就住在這裏罷不忍正想回答那鴇兒已經接著說坐著我們的包車去覺得好一點不忍聽了心上一楞加著有些酒興格外難受

噴車夫點燈從此他再也不踏進可可的妓院了過了幾天可可見不忍倏的不去走動自然有些明白便親自到不忍的寓所談了半天不忍說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我也不去怪別人你既然當我知己看待我有一句忠告便是蘇東坡的老話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切莫錯過機會把錦繡前程自己拋棄我呢自分天地棄人也不作什麼想況且我和你也不過是意氣相投並沒有不可捨分的所在我於箇中情形看得箇箇窟窿也無所謂迷惘也無所謂澈悟以後你想起了我請過來談談我想起你也來約你好去了人家一雙眼中釘可可那時也不理睬難道你不想喫著了麼可可只氣憤憤地說這一點自由還不許我麼以後要是可可不是應堂差出去總有娘姨監督著不忍也很知趣並沒有約過可可有時在別的地方相見了絮絮的談了一陣罷了所以不忍病倒的起初幾天可可完全沒有知道等到知道卻巧有一箇客人正在做花頭和可可打得火熱不易脫身心上實在過不去纔推託買東西做衣裳每天溜走了一兩箇鐘頭他也有些不好意思和不忍見面因爲蹉跎了又是兩年依舊桃花

流水沒有著落因此醫生不許他見不忍他就不再要求了

可是這一回可可爲了不忍灑一掬身世同情之淚金閶亭畔的花叢裏喧傳這消息無處不到那一箇不說可可可是箇多情種子說也奇怪不多時可可就嫁給了那人或者也是可可受了人生朝露的大教訓因此就懸崖勒馬啊

但是不忍二十多年在花叢斷混所趁的錢除掉喫喝穿著以外那一箇錢不化在脂粉隊裏在全盛的時候紙醉金迷那龍不忍三箇字在櫻脣檀口之間很是熱鬧很是甜蜜到了指頭告乏便大不如前爲了幾箇擅有盛名的妓女做過幾千萬言的鼓吹他一身的成績了

文字宋豔斑香比做報紙上的評論還要起勁到後來嫁的嫁死的死誰還記得龍不忍這一箇人呢如今不忍一瞑不視了有些人爲了他的才藻深致惋惜以爲要是歸正怕不是人才麼有些人爲了他的末路又大事奚落以爲自暴自棄自作自受因此除掉落寞已久如同遺棄的妻子以外只有可可的一哭爲他靈魂的安慰了連他一部自己手寫的詩稿也換不到幾箇錢還是他的朋友在所編的雜誌裏登了幾首標著龍不忍遺詩五字至於花叢裏有幾家還掛著他興到筆隨的時候所寫的對聯這就是他一身的成績了

★ ★ ★



文士多情而嗇遇伎人身世相同故一見便垂憐惜從來詩集中達官貴人亦必有贈伎之作輓近則更多

爲花叢錄事者余澹心之板橋雜記悱惻纏綿最擅勝場其後吳門畫舫揚州畫舫兩錄文過於事事不勝文便覺減色

葉小鳳有吳下停驂錄爲花史中之班馬龐獨笑偶作小記亦能楚楚動人

紅拂爲巨識之伎桃花扇中李香君亦復不弱薄屯艮紅薇感舊記中娟娟之豸爲革命史上添一異采英雄末路美人遲暮更覺此情難遣

何海鳴撰倡門小說頗多悲天憫人之懷事復詭奇別成風格



長篇小說往時僅描取一角略助笑吷而已新撰諸集幾乎爲倡門史臣謂爲鼓吹彼必弗承謂爲燃犀似乎欺人

抱人道主義者恣談廢倡倡不難廢難在死灰不復然或且掩耳盜鈴如海上之不居倡名而行倡實者且數倍於倡也

許指嚴曩遊吳門一夕酒微醺興頓豪贈伎聯一揮成十餘對且撰且書不稍頓止若有神助

海上花列傳爲專寫花事之說部最饒別致者全書俱爲吳儂輭語雖不能遽謂絕後卻可說是空前

倡門衣飾往往爲好時者所模仿惟女學生裝束亦爲倡門所襲取一則愛其新一則愛



其奇也

蘇小小一妓耳袁子才認爲鄉親以標榜風雅今日遊明聖湖者過西泠橋登蘇小墓幾與謁岳林同爲必不可少之一事妓而得此何害於妓

杭有異俗於清明冬至諸節以磚擲蘇小墓亭之頂若著其梁木而弗墮所事可成否則必敗而於幽期密約之卜爲尤多妓而神矣可發一噱

虎邱眞孃墓雖不逮蘇小然與闔廬分占山林不相上下以視山塘七里崇祠櫛比遊者不能舉其名朽不朽幸不幸也

小小說

妓之成因

祖賢



伊的命運眞惡劣極了出世還沒三天就被棄在垃圾桶裏原來伊是箇私生的女孩子

幸得有位仁慈的老婆婆把伊拾了回家好容易養大了十多歲但伊須替這老婆婆做一切的事

後來老婆婆死了忽然來了箇遠房姪子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賣伊在一家妓院裏他卻得了不少的錢

伊現在竟做了箇可憐的妓女了





楊奶奶的女兒

嚴芙孫

（一）

自從山額夫人宣傳限制生育的政策以後就引起楊家夫婦的一段談話楊先生說山額夫人的一派議論眞是仁者之言啊如今社會的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組織一箇家庭開門七件事都是非錢不行中等階級的人們一箇人顧著自己的衣食已是很覺喫力倘是再要生男育女豈不是擔負愈重謀食愈難嗎而且婦女的體幹本是強健每每因爲生產而致孱弱可見生產這一件事確是婦女的大敵可是婦女們蠢然罔覺一箇箇都是求子心切未來的小國民接二連三的墮下地來以致造成遊民日衆經濟日迫今日的社會難得有一箇慈祥愷悌的山額夫人不惜苦口婆心忠言勸世我們有家

庭的夫婦都當把他的言論奉做金科玉律卻不可辜負他一片美意啊

楊先生說到這裏瞧著自己身旁的兩箇小女兒不禁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楊奶奶聽了有些不服道你今天敢是多喝了幾杯酒了你說的什麼三角夫人四角夫人我完全不懂你要曉得天下的功名富貴都可以事在人爲惟有膝前兒女都是命中註定一些都不能強求的你瞧富貴人家事事稱心惟有子息這層不論怎樣虔求也是無濟於事可見子息這層一定是前生註定無疑的了既是前生註定該應一箇是一箇該應兩箇是兩箇既不能使人多養也不能使人不養三角夫人也好四角夫人也好難道他就能彀塗改送子觀音娘娘手頭的一本簿籍嗎我勸你莫再相信邪說致干天譴你不要如此糊塗我卻老實和你說罷張瞎子前天和我算過命他說我命中有三子送終我如今單養了兩箇女兒還有三箇兒子沒有出世像我心地慈祥從來沒有做過一件惡事我一世養不出一箇兒子豈不是一件笑話給人家談論起來面子上也很下不去我現在望子的心比什麼還厲害做婦女的一生不養兒子眞枉做一世的人你別聽了外國人的邪說以致斬宗絕嗣你要叫我節制生育我那命中註定的三位好兒子叫他如何出世呢

楊先生默然無語。

（二）

楊奶奶腹部隆然楊奶奶一天歡喜一天可是楊先生卻一天憂悶一天楊奶奶想我連養了兩胎女兒這一胎一定可望兒子將來我百年以後不怕沒有人穿麻衣了楊先生想像我這靠人掙錢的窮漢如今養著一箇妻子兩箇女兒已覺精力交疲倘再添出人口豈不是又添了幾多擔負豈非度日更難一言難盡那一天他忍無可忍纔斬釘截鐵對著楊奶奶發言道我到了今天的處境非但不能養活兒女連得我自己也要餓死了已經養出來的三箇女兒卻不能將他們撇走大門可是你再要生養下來果然養了一箇男孩子那麼兒子也有女兒也有老實和你說便是上街討喫帶領著這一羣小嘍囉也覺十分麻煩啊事到如今休要怪我殘忍說著便

（三）

楊奶奶臨盆了只聽穩婆口中說道恭喜府上又添了一位千金了

楊奶奶十月懷胎辛苦一場至此當然失望楊先生又添了一箇女兒當然又增多了不少的用度入不敷出左支右絀被著經濟的壓迫困苦情形眞是一言難盡那一天他忍無可忍纔斬釘截鐵對著楊奶奶發言道我到了今天的處境非但不能養活兒女連得我自己也要餓死了已經養出來的三箇女兒卻不能將他們撇走大門可是你再要生養下來

在身畔摸出一盒止孕丹一定強逼楊奶奶吞服下肚楊奶奶因爲命中註定的三箇兒子還沒出世那裏便肯止孕可是被楊先生逼得沒法纔磋商出來一箇條件一准下胎養出是箇兒子那麼再肯喫止孕丹咧在楊奶奶的意思以爲接連養了三箇女兒到了第四胎決計不會再養女兒了果眞養了一箇兒子還有命中註定的兩箇兒子便不出世也不要緊了

（四）

天下事的希望往往變做失望楊奶奶的第四胎又養了一箇女孩楊先生的心理養男也好養女也好無所謂希望無所謂失望可是那箇楊奶奶眞難堪極了

楊奶奶對著那盒止孕丹呆呆的發怔最後與楊先生說情總算楊先生念著結髮之情答應楊奶奶再養一胎男胎然後再服丹止孕

楊奶奶養出一箇女兒完全不算如今又有養兒子的希望了可是楊先生雙肩所挑的擔負又格外沈重了

（五）

楊奶奶一年養一箇女兒他所希望的兒子從來不肯惠顧楊奶奶有些不信暗自想道這眞奇怪啊兒子與女兒不過各占二分之一怎麼我養來養去從來沒有養過一箇兒子呢我預備養了一箇兒子

以後從此便休息片刻怎麼司命之神一定不讓我休息呢兒子與女兒不過相差一著大凡生產的不是兒子便是女兒譬如是擲骰子不是單點便是雙點養兒子譬如是擲單點養女兒譬如是擲雙點呢我倒有些不信我一定要擲出一箇單點纔肯歇手

（六）

楊奶奶擲骰子的手色眞眞不靈擲到如今單點粉髮纔覆額可憐他們爲著環境的逼迫竟墮入脂獄中操那皮肉的生涯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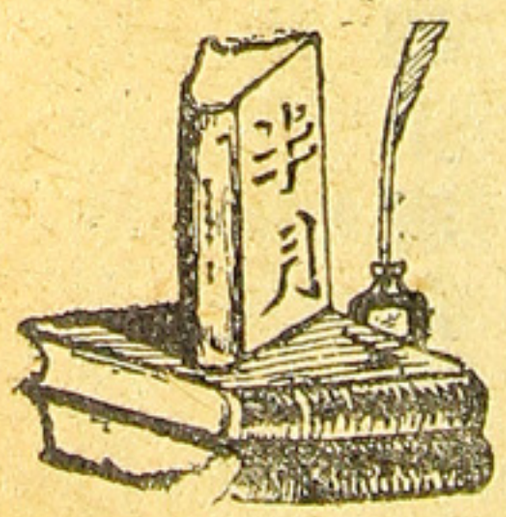
楊先生一死可憐的楊奶奶養兒子的雄心終成絕望了

楊奶奶的女兒

（八）

萬想不到這十八位娼門中的姑娘都是楊奶奶

楊奶奶擲骰子依然擲不出來楊奶奶今年有五十多歲了一共養了十八箇女兒說到那位楊先生呢眞眞可憐就在楊奶奶養了十八箇女兒以後就被經濟的彈力所壓死安安穩穩做著土饅頭中的肉餡了









父與子

㈠ 書房裏

父。嫖是一件最不好的事。你千萬別學上呀。記著。

子。是。一定遵守爹爹的話。

㈡ 妓院內

父。怎麼你也到這裏來啊。我是來找一箇朋友的。

子。不差。我也和你一樣。

金閶花絮錄

金閶十里自古稱豔藪焉馬龍車水紙醉金迷可謂極繁華之盛妝閣所在大都會集於阿黛橋一帶其最著者爲同春坊同樂坊望楹對字舉足皆是比年以來又有同安坊富春坊民慶里共和里等相繼而起並有南同樂北同樂之分東民慶西民慶之別笙歌達旦粉黛如雲洵歡娛之地銷金之窟也猶憶昔年余以客中寂寞恆喜涉足其間別尋煩惱自惹纏綿浪傳薄倖之名常作荒唐之夢今則閒情俱掃綺念都捐然而回首前塵猶歷歷如昨日事涉筆及此不勝黃花明日之感焉

筱雙珠年僅二八娟秀動人眉纖而長隱隱露俠氣余與席間初見之稍坐起去旁若無人意頗不懌既而相見益頻知其周旋座客未嘗不然心始歎服所謂豔如桃李冷若冰霜者雙珠足以當之矣其本家頗鍾愛之居爲奇貨不知誰家白面郎消受此豔福也

吟香色藝俱佳而舉止大方無抹脂障袖習氣略通文義能講解國文教科書裘馬公子多



樂。就之而吟。香落落少許。可余之遊金閶以識吟香爲最先往來雖稔然一言一動從未敢稍涉狎褻。余蓋不以妓視吟香而吟香亦非終於妓者也近聞有顧某爲之梳櫳情好彌篤顧固饒於財而人亦不俗他日得諧好事誠佳偶也

自雙珠吟香而外亦足稱箇中翹楚者則靜姝是已靜姝身長苗條而秀麗無比尤工弦索曲終人去江上峯青令人作天上人間之想喜飲酒量窄易醉醉後一顰一笑更覺姿態橫生至其隨機應變尤不可及嘗聞有二軍人皆李姓人以大李小李別之二李固亦交好而皆視靜姝爲禁臠所費纏頭已屬不貲一夕大李微醉直吐其隱欲親芳澤靜姝躊躇曰君情固可感但妾身已許小李恐傷君等友誼奈何大李信之一笑而去明日小李知其事喜出望外意實皆僞也方爲入幕之迎忽作閉門之拒其機變多如此可謂玩人於掌股之上矣

花香初不知名爲某公子所眷芳譽頓噪亦善歌曲京調崑腔無不絲絲入扣近年不知何故嗓音忽敗不復能歌渭城矣其本家曰四阿姊與花香實爲姊妹行年逾四十餘老氣橫秋



不可嚮邇與某無賴賃屋以居一切用度惟四阿姊是賴花香恆不直其所爲願與脫雕是以房闥之內時聞勃谿之聲也

可卿貌亦不惡身材嬌小輕如飛燕工辯給應對如流客之受其侮者每不能覆一語顧與余獨雅好逾恆某日之夕余以爛醉嘔吐狼藉侍者皆退避三舍獨可卿出素帕爲余拂拭帕上奇香偶觸鼻觀令人酒意爲之醒此情此景宛在目前今則事過境遷可卿已不知流落何所重來崔謹不勝桃花人面之感矣

以上所述皆爲箇中有數人物餘如林媛媛眉目清秀亦解語花也金簪雲貌藝又獨絕皆一時俊俊者至花麗春名雖藉甚然門前冷落花事闌珊矣他如碧玉珍汪小紅亦豐滿可愛

長三中之色藝較遜者則必以冶葉副之俗所謂阿姐是也身價雖低而人才輩出如花之隊桃香

家之老四亦足稱尤物矣老四初本良家婦因處境清苦不安於室遂下堂而入煙花之隊桃香

顯月貌風致天然吳下少年莫不趨之若驚聞有某商人欲納爲側室有成約矣惟老四貿

金閶花絮錄



城。府。爲奸人。所惑事遂中輟。未幾。老四以省親爲詞。子然歸去。久久不復來。或謂已往天津後有人在上海見之。色頗莊重。蓋已入侯門無從問津矣。

蔣紅仙家之小妹。貌固平庸而心地柔弱。絕無機械某藏書家一見傾心。愛護備至。嘗贈以屏條四幅手書長歌一章。鐵畫銀鉤一筆不懈。末鈐一印云。恨相見晚足以知其顛倒矣。

又林月娥家二。媛湘妃閣家老七。金如蘭家阿娥。皆卓卓者。二媛淡妝素服。別饒丰致。喜衣鉤鮮有不爲之魂消意蕩者。聞今已嫁大腹賈。出此火坑矣。阿娥本蕩口人。工愁善病。眉睫間常隱隱有淚痕。每於酒闌燈炧時。與姊妹輩絮絮話家常。恆達拂曉。殆傷心人別具懷抱者歟。

又王熙鳳家老三。貌亦俊。好交友。甚多人。皆以紙吹稱之。余初不解其意。詢之知者。始悟紙吹云者。謂其情熱如火。一觸即發也。取意新穎。堪發一噱。

按金閶妓院。計八十餘家。而興替靡常。滄桑易換。上述云云。不過具體而微耳。非敢附月旦之評。聊以存風流之數。至筆墨之工。拙則不暇計及矣。

視死如歸



張碧梧

王俠公得到當地名妓卿雲在東方旅社三十二號房間裏被人戳死的消息後不禁好奇心大動當即披上大衣出門乘坐黃包車趕到東方旅社問明白三十二號房間是在三層樓上忙乘電梯升到三層樓尋到了三十二號房間站在房門口朝裏面瞧只見擠滿了一房間的人原來檢察官正在檢驗屍身呢俠公瞧見這位檢察官是姓陸先前也是爲著一樁命案曾和他見過一面所以認識便跨進門去向這檢察官點了點頭卻並不說甚麼很靜默的站在旁邊望著檢察吏把屍身一一箇中年婦人分付了幾句官話等他們把照例的公事辦完呼喝著去了之後這纔走到鐵牀前細細的察看屍身這屍身是仰睡在牀上四肢伸得挺直頭端端正正枕在枕頭上頭髮也整齊不亂分明生前未曾有鬥毆或掙扎等事好像是正睡在牀上毫不覺察的被人戳死的再看傷痕剛正在前頸的中央不偏不斜雖祇有一寸光景長戳得卻很深一面平整一面卻不整齊大約凶器是一柄鋒利的尖刀用力猛戳進去接著又把刀向一面轉了一轉纔拔了出來的俠公因爲方纔望著

檢察吏檢驗時曾瞧見死者的臂膀和背上都有許多青紫色的瘢痕好似被人擋打出來的心中很覺奇怪暗想莫非凶手在戳死伊之前曾擋打了伊一頓麼此刻把這許多瘢痕仔細一瞧纔看清楚雖然是擋打出來的但擋打的時候決不是在三四小時之前大概總經過了一兩天再有幾塊瘢痕顏色已漸消退可見已經過了好幾天那末諒必不是凶手擋打的或許另有擋打伊的人罷在俠公察看屍身的這當兒那箇中年婦人撫屍痛哭非常悲切口口聲聲喊著我的親女兒伊自然是死者的母親了俠公察看之後便對伊道死的已經死了你儘著哭仇要緊伊仍哭著道這箇自然總要你官太爺想法子緝行俠公道我不是官太爺你莫認錯了我是私家偵探專門替人家探案的伊聽了這話忙站起身忍住了哭道這就好極了就請你替我探探罷你看我女兒死得多麼可憐而且我是靠我這女兒過活的伊如今死了往後我怎麼過得下去呢你譬如做好事替我查明白了凶手把他捉來償我女兒的命我也可出出恨氣死了也情願了說到這裏又放聲哭出來俠公見伊這副模樣眞是可憐又覺得凶手過於殘忍不能容他逃脫便決意要查問一番當下便安慰伊道你不必哭了我定替你捉拏凶手替你女兒報仇但是我有幾句話先要問箇明白死者是

你的親生女兒麼伊道是的我是天生的苦命沒生過一箇兒子祇生了兩箇女兒四年前我丈夫又去世了家裏又沒有一些產業我們母女三人窮苦到萬分差不多要餓死了那時候有人對我說說我兩箇女兒到都有幾分姿色不如去喫堂子飯罷免得活活的餓死但我丈夫本是箇讀書人我原不肯叫做這種事怎奈除掉這樣竟沒有別的生路萬不得已也顧不得甚麼面子便替兩箇女兒起了名字大的叫做卿雲小的叫做秀雲當起妓女來了俠公道這是閒話暫且丟開我且問你卿雲是甚麼時候到這裏來的是客人叫伊道是的在今天午後一點鐘這旅館裏的茶房送去一張局票上寫姓甚麼名字住在甚麼地方有些甚麼朋友俠曉得麼伊道我祇曉得上面寫的是姓李叫卿雲的堂差卿雲本有一位姓李的熟客再則客人在旅館裏叫堂差也是常事當時雖曾想到這位姓李的客人怎麼老早的在旅館裏叫堂差卻也並不疑心甚麼當卽分咐一箇小大姐名叫阿桃的陪著卿雲同來誰知伊們來到了這裏纔曉得叫堂差的客人並不是姓李卻是一位姓吳的這話是方纔阿桃告訴我的俠公忙問道這姓吳的是不是熟客呢伊道也是熟客和卿雲且很要好俠公道他向來叫局局票上寫姓甚麼呢伊道他向來難得叫局有時叫一兩箇局都是寫姓吳祇有這一次卻寫的是李俠公道他叫做甚麼名字住在甚麼地方有些甚麼朋友俠曉得麼伊道我祇曉得

他。朋。客。我。他。曉。裏。大。在。魂。道。概。
名。友。喫。們。說。得。來。約。三。飛。那。他。
叫。因。酒。見。他。的。的。是。十。天。姓。看。
澄。爲。碰。他。在。了。俠。在。二。外。吳。見。
宇。他。和。這。僅。你。公。三。號。急。的。卿。
住。到。過。樣。子。在。道。點。房。忙。客。雲。
在。我。一。原。裏。甚。這。鐘。間。趕。人。被。
那。們。些。很。走。麼。樣。我。裏。來。呢。人。
裏。僅。時。奇。動。時。說。接。被。一。伊。戮。
卻。子。給。怪。是。候。來。到。人。看。道。死。
不。裏。我。也。瞞。得。卿。這。戮。我。不。了。
曉。去。們。曾。著。到。雲。裏。死。一。曉。已。
得。都。幾。問。人。伊。是。打。了。聽。得。死。
他。是。十。過。的。道。在。去。我。這。他。了。
好。一。塊。他。不。這。一。的。一。話。往。俠。
像。箇。錢。這。能。裏。點。電。聽。那。公。
沒。人。作。樣。給。走。多。話。這。裏。微。
有。向。爲。甚。一。動。鐘。說。話。去。微。
一。不。和。麼。箇。是。到。卿。嚇。了。
箇。請。酒。這。人。瞞。這。雲。得。大。

搖。情。必。桃。請。歲。姑。相。害。推。我。
了。形。已。雖。你。面。娘。上。怕。門。姐。
搖。阿。告。曾。直。貌。來。的。你。一。便。
頭。桃。訴。告。接。到。又。死。把。望。笑。
道。既。過。訴。問。也。道。信。來。見。著。
卿。陪。你。過。阿。端。伊。的。到。房。問。
雲。著。了。我。桃。正。便。呢。旅。裏。他。
來。卿。一。但。罷。不。是。伊。館。坐。爲。
到。雲。楞。當。說。過。阿。道。後。著。甚。
這。來。道。時。著。臉。桃。你。的。一。麼。
裏。的。好。我。伸。色。俠。莫。情。人。要。
之。當。一。已。手。灰。公。對。形。不。寫。
後。然。會。急。向。白。見。伊。慢。是。做。
和。在。兒。告。旁。和。阿。道。慢。姓。姓。
吳。旁。聽。訴。邊。牀。桃。我。的。李。李。
澄。邊。伊。過。拉。上。年。陪。說。卻。的。
宇。看。楞。你。過。的。約。著。出。是。他。
是。見。了。了。一。死。十。卿。來。吳。祇。
甚。的。一。你。箇。人。六。雲。阿。澄。笑。
麼。諒。楞。可。小。不。七。來。桃。宇。

了一笑並未回答甚麼後來他和我姐姐並排坐在那邊沙發上嘰嘰咕咕講了好一會話因爲聲音很低我又坐在這一邊一句也聽不出祇瞧見我姐姐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有時候眼眶也紅了好像要哭出來吳澄宇卻仍和平時一樣不過常常的呆望著我姐姐這樣過了好一會吳澄宇忽的站了起來叫我去打電話給我媽媽請我媽媽快來有要緊話說我便走出房門吳澄宇跟我走到房門口隨手把門關上我打了一會電話不知怎的再也打不通我不高興再打了便回身轉來見房門關得緊緊的推了兩推也推不開喊了幾聲也不聽見裏面有人答應我急了便去喊來一箇茶房叫他開了門上的彈簧鎖我纔能推門進來不料跨進房門來一瞧已看不見吳澄宇只見我姐姐睡在牀上身上鮮血淋漓十分可怕我嚇得狂喊了一聲反身便朝外跑出去後來旅館裏的人曉得我姐姐在這房裏被人戳死便忙著打電話喊我媽媽來了俠公很詫異的道你當眞不曾看見吳澄宇麼阿桃道當眞不曾瞧見俠公道也許他躲在門旁等你反身跑出去時便隨著溜了出去俠公正說到這裏旁邊有一箇茶房道這是一定不會的因爲我開了房門掉轉身剛走了不多幾步路忽聽見房裏有人狂喊便趕忙回身瞧看看見這小姑娘正從房裏奔出來卻沒有第二箇人這是清清楚楚的事而且小姑娘這一聲喊又驚動

了別的茶房立刻都趕攏來後來聽見小姑娘說曉得房裏鬧出了命案給帳房先生送信去的是別的茶房我卻未曾離開這房門一步也未曾瞧見有人從房裏溜出去俠公聽到這裏暗自想道照這番情形看來戳死卿雲的凶手好像正是吳澄宇他有意把阿桃差開去鎖上房門動手戳死卿雲不過卿雲怎會這樣端端正正睡在牀上給他戳呢他戳死卿雲之後又從那裏逃走的呢俠公一壁想一壁向四下裏瞧見這房間祇有一道房門左方有兩扇窗戶都緊緊的關著右方也有兩扇窗戶卻是虛掩著忙走到這窗戶前拉開來朝外面一瞧見外面有一道狹窄的鐵扶梯從上面灣灣曲曲一直通下去離開這窗戶約有二尺光景遠正是這鐵扶梯的轉灣處倘有人爬上這窗沿祇須朝外跨一大步便可跨上這鐵扶梯了俠公看到這裏心中著實一動忙掉頭問那箇茶房道這窗外的鐵扶梯可是太平扶梯麼茶房道正是這太平扶梯是從五層樓起直通到下面俠公道通到下面甚麼所在茶房道這鐵扶梯的盡頭是一箇小園俠公道待我下去查看一下說著便躍身跳上窗沿再輕輕的朝外一蹤已蹤上了鐵扶梯隨即一層層的走了下去扶梯的盡頭果然是一箇小園地面不大一方是旅社的正屋那三方都有一道短牆圍著俠公再蹤上牆頭瞧看牆外是一片荒場不由得連連點頭道是了凶手戳死卿雲後

必是從鐵扶梯上下去再越牆逃出去的想著再跳到園裏仍從鐵扶梯回到房中並不對大衆講甚麼祇問那茶房道住在這房間裏的客人他說姓甚麼是幾時住進來的茶房道他說姓季是今天中飯前來的來了不多一會便寫了一張局票分叫我們去叫局俠公又問這姓李的客人有多大年歲面貌怎樣穿的甚麼衣服茶房說他約有二十多歲中等身材長方面孔並無甚麼特異的模樣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呢大衣裏面的衣服卻未看見俠公問罷又把屍身望了一望再問那婦人道卿雲出局來時難道不曾帶首飾麼伊道帶的後來官太爺來驗屍時一齊都除了下來俠公道可曾缺少甚麼伊道一些也不缺少俠公聽了暗想道首飾既不缺少凶手的目的當然不是謀財那末爲著甚麼呢和卿雲有仇麼但姓吳的和卿雲向來很是要好萬無忍心下這毒手之理假謂凶手不是姓吳的可是這房間裏並無第二箇人姓吳的叫局又爲何冒寫姓李現在又爲甚麼逃得無影無蹤呢據我的推測凶手必是吳澄宇他必是從窗外的太平扶梯上逃走的不過他爲甚麼要戮死卿雲卿雲又怎肯伏伏貼貼睡在牀上給他戮死這都是絕大的疑問應該趕快查明的俠公想了一回再向那婦人道現在天已將晚你趕速預備收殮罷我既已答應過你總替你竭力偵查是了那婦人又哭著拜託了一番俠公這纔走出了東

方旅社

在東方旅社發生妓女被殺案件的第二天午後王俠公坐在自家的辦事室中很鄭重的對他的助手劉筱波道爛泥浜附近戳死的男屍你是和我一同去查看的你可有甚麼意見發表麼筱波不加思索脫口便應道據我看來那死者必是路過爛泥浜附近不幸遇著了攔路打劫的強盜要打劫他的財物他抵抗不住便被強盜戳死了因爲我們查看屍身的情形不是在昨天傍晚時候遇害的爛泥浜一帶本很冷僻傍晚時候格外危險死者在那時候走過那裏自然要遇著意外了俠公冷冷的道你能再說出甚麼證據證明他果是因財被人害死的麼筱波道要說證據眞箇多著呢他身上穿的皮袍子的衣角已經撕破在他屍身旁邊的地上又散著好些大小銀幣這自然是從他袋中落出來的這兩層都能證明他在臨死前必曾和人扭打過祇是他和誰扭打呢諒必是走過那裏遇著了強盜和強盜抵抗的了俠公微微一笑道你這話似乎有理實在卻無理之極你要記得我們趕到爛泥浜瞧見屍身時他身上穿的大衣的鈕扣一齊都鈕著我們替他解開來纔曉得他皮袍子的衣角已經撕破那末倘如你所說他是因爲在臨死前和強盜抗拒以致把皮袍的衣角撕破但皮袍的外面有大衣遮護著怎會大

衣無恙反撕破了裏面的皮袍呢再如你說銀錢落地便是他生前和人扭打的證據這話也不對因爲這些銀錢他自必放在裏面的衣袋中那末縱然和人扭打也不會散落出來再則和他扭打的人倘果要奪他的銀錢銀錢既已落地爲何又不拾去呢再有一層既經扭打起來腳下自必亂踏屍身旁邊的枯草敗葉便該踏得一塌糊塗纔對怎麼並不見有踏亂的痕跡呢因此你說死者是遇著了強盜無力抵拒被強盜戳死的我實在不敢贊同筱波楞了一下道也許他們在別處扭打強盜把他戳死後移屍到那裏的俠公道這話更是強詞奪理了屍身的頸下不是有一大攤血麼這可見屍身倒在那裏之後頸際傷痕中的血仍流箇不住那末倘是移屍來的經過的地方地上應該遺有血點但是我在那左右一帶察看再三並不見有一點血啊移屍之說我以爲更不足信了筱波聽了俠公這番話覺得很有理由一時再說不出甚麼頓了一下纔道然則你以爲怎樣呢俠公不答祇道你可記得死者的右手旁邊的地上有一柄尖刀麼看死者頸際傷痕的大小和尖刀差仿不多尖刀上又沾著血漬可見戳死那人的凶器自然便是這尖刀了但若死者是被人戳死的凶器未必會留在那裏更不會剛巧留在死者的右手旁好似從死者手中落下來的筱波聽到這裏忙問道難道你以爲那人是自殺麼俠公冷冷的道

或者。正是自殺也說不定。不過當中定有一段隱情。不是怪事麼。筱波點頭稱是。俠公又道。後來我拾起死者不願給別人曉得他是自殺所以有那種種的做作有意把銀錢散在地上把衣角撕破好叫別人雲被人戮死的事了。筱波道。大概因爲卿雲也是被相信他是被人戮死的。筱波道甚麼隱情呢。俠公道現在尚未曉得預料不久便可明白了。停頓了一會。忽又放大了聲音道。這眞箇奇怪死者的右手和大衣的右首袖口上都有血漬。這是應該的。因爲他把刀拔了出來。血隨刀出所以冒了上去。但是我查驗再把那人戮死。俠公搖頭道。你又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以爲戮死卿雲的凶手戮死卿雲之後逃到爛泥浜自殺的那人。筱波很詫異的道。你怎麼說。俠公道。戮死卿雲的凶手。我們不是以爲正是在爛泥浜自殺的那人。我以爲正是吳澄宇筱波道。

像。面。面。屍。刀。衣。忽。現。相。做。死。或。
微。去。既。身。拔。的。又。在。信。作。者。者。
有。呢。有。時。了。右。放。尚。他。有。不。正。
不。再。大。見。出。首。大。未。是。意。願。是。
同。細。衣。他。來。袖。了。曉。被。把。給。自。
試。看。遮。皮。血。口。聲。得。人。銀。別。殺。
問。那。著。袍。隨。上。音。預。戮。錢。人。也。
那。血。他。的。刀。都。道。料。死。散。曉。說。
許。色。傷。右。出。有。這。不。的。在。得。不。
多。和。痕。首。所。血。眞。久。筱。地。他。定。
血。沾。中。袖。以。漬。箇。便。波。上。是。有。
漬。在。冒。管。冒。這。奇。可。道。把。自。一。
打。手。出。上。了。是。怪。明。甚。衣。殺。段。
從。上。的。也。上。應。死。白。麼。角。所。隱。
那。或。血。有。去。我。該。者。了。筱。撕。以。情。
裏。大。怎。許。但。查。的。的。一。波。破。有。
來。衣。會。多。是。驗。因。右。會。道。好。那。
的。上。射。血。我。再。爲。手。停。大。叫。種。
呢。的。到。漬。查。把。他。和。頓。概。別。的。
這。好。裏。外。驗。那。把。大。了。因。人。那。
在。死。殺。思。泥。道。戮。聲。一。爲。曉。柄。
爛。卿。的。了。浜。也。死。音。會。卿。得。尖。
泥。雲。那。我。再。難。卿。道。兒。雲。他。刀。
浜。的。箇。是。把。說。雲。這。筱。也。是。仔。
自。凶。人。以。那。也。之。眞。公。是。被。細。
殺。手。筱。爲。人。許。凶。後。箇。道。這。人。一。
的。我。波。戮。戮。那。手。逃。奇。不。一。戮。瞧。
那。們。很。死。死。人。戮。到。怪。是。柄。死。不。
人。不。詫。卿。卿。筱。死。爛。死。這。因。的。由。
我。是。異。雲。雲。公。卿。泥。卿。柄。爲。尖。得。
以。以。的。的。搖。雲。浜。雲。尖。卿。刀。心。
爲。爲。道。凶。頭。的。自。之。刀。雲。正。中。
正。正。你。手。道。尺。殺。後。正。也。是。大。
是。是。怎。正。你。寸。的。逃。是。被。這。動。
吳。那。麼。是。又。和。那。到。在。人。一。想。
澄。箇。說。在。誤。這。箇。爛。爛。戮。柄。起。
宇。吳。俠。爛。會。柄。人。泥。泥。死。因。昨。
筱。澄。公。泥。我。尖。筱。浜。浜。卿。爲。天。
波。宇。道。浜。的。刀。波。自。自。雲。卿。卿。
道。麼。戮。自。意。正。啊。殺。殺。也。雲。雲。

何以見得呢祇因爲卿雲的傷口和這柄尖刀大小相同麼俠公道不祇是這一層因爲我曾向東方旅社的茶房問明白那姓吳的客人的面貌和衣服恰巧和爛泥浜自殺的那人相同再有那人皮袍的袖管上何以會有血漬因此我以爲吳澄宇把卿雲戳死後隨即披上大衣從那太平扶梯逃了出來逃到了爛泥浜便又自家戳死了本來東方旅社距離爛泥浜不很遠時間上儘管來得及呀筱波道卿雲是在三點鐘被人戳死的那人大概是在五點鐘死的……俠公接著道是的有了這兩點鐘的工夫他儘可從東方旅社走到爛泥浜儘可再佈置一切了左右爛泥浜自殺的那人我已拍下了一張照片祇須拏去給卿雲的娘一瞧他是不是吳澄宇便可立刻曉得了倘果然是他他爲何戳死卿雲又爲何自己戳死那時候再慢慢的偵查罷

俠公的預料果然不錯把拍下的照片給卿雲的娘一瞧伊說果然正是那箇吳澄宇俠公聽了道那末戳死卿雲的凶手自然正是他了否則他爲何在卿雲遇害的兩小時後在荒地上自殺呢凶手既然是他如今他已自殺死了這一樁案不是已結束了麼不過俠公又想吳澄宇既向來和卿雲要好怎麼又忍心戳死伊他自己年歲尚輕又怎麼忍心自殺呢這當中顯有隱情據俠公的推測這隱情不外乎愛或恨兩箇字也許他們因愛到極點很想結合起

來終身團聚在一起不幸阻力橫生不能如願因而的舉動諒必都聽伊娘的分付那末不論吳澄宇是萬分憤怨他們倆便約定了脫離這箇世界去尋那死後的樂趣像這種事社會上也曾有過並不能算做希罕的又或許他們倆本來要好但近來卿雲忽然別有所歡吳澄宇因酸素的作用懷恨萬狀便把卿雲騙到旅社把伊戳死又怕人命關天決不會含糊了事與其去受法律的制裁不如自殺了的爽快於是他便去到爛泥浜冷僻之區動手自殺了俠公雖不能斷定是那一種但以爲總不出乎這兩種以外俠公又想他們倆究竟爲著那一種原因纔做出這種事來不得而知了不過他們倆的舉動諒必都聽伊娘的分付那末不論吳澄宇是否該別有所歡還是因爲不能達到愛伊的願望自然和伊的娘多少總有幾分關係既然如此縱然去問伊的娘怎肯說出實話給旁人曉得了怪伊不

兒仍不露一些聲色等又過了好幾天俠公瞧見秀雲和自己十分親熱好似小鳥依人一般知道機會已到這一天預先和劉筱波約定叫他約了老四出外去遊玩俠公趁這空當兒悄悄的向秀雲盤問卿雲的身世秀雲起初不肯說後來俠公答應伊決不洩露一箇字秀雲這纔哭喪著臉說道卿雲和我實在都不是姆媽親生的都是拏錢買來的買卿雲的時候是在買我之後因爲伊比我大一歲所以我喊伊姐姐那時候伊纔十二歲姆媽拏九十塊錢買來的買來之後便命伊學唱戲曲因此不知挨了多少頓打罰去了多少頓飯罵更是尋常事了後來戲曲學會便出去應局了雖能替姆媽掙錢但姆媽仍是那樣厲害動不動就是打罵不過打的地方不像從前那樣隨便了頭臉和兩隻小膀都不打丁怕打破了給外人瞧見其餘的地方卻隨伊的高興要打就打要擋就擋所以我姐姐和我的身上不知有多少傷痕一處傷痕尚未全好早又添上好幾處了總而言之我們身上決沒有一天沒有傷痕的但姆媽在外人面前還做出疼愛我們的模樣外人不知底細見姆媽這樣疼愛我們又見我們穿綢著緞以爲我們日子很舒服的那裏曉得我們有說不出的苦楚不必看別的祇看我們身上的傷痕便可料到我們的苦楚了說到這裏把衣袖往上一捲露出膀臂上面果有好幾塊青紫色的傷痕秀雲並低低的哭出

來了。俠公見了心中暗想道。怪不得卿雲的身上有那許多瘢痕呢。原來是伊的假母擒打出來的這樣看來老四眞是很毒眞是厲害所以卿雲的屍身時伊雖是萬分的悲傷痛恨還能箇落大方對我說那一篇假話了秀雲忍住了哭又道姆媽打我們幾下擒我們幾把那不過是一時的痛楚還容易忍受最可恨的便是逼迫我們接待客人伊偏不許接待我們看了往往我們有中意的客人伊偏不許接待我們看不眼的伊卻定叫我們加意奉承因爲伊祇要錢有了錢管他是何等樣人都要我們去接待我們固本有箇要好的客人姓吳名叫澄字兩下裏十分要好姓吳的尚未曾娶親想娶我姐姐去做妻子我姐姐也很願意嫁他怎奈我姆媽定要八千元的身價姐姐是眞心和他要好可憐背著姆媽因此便瞧不起他分付我姐姐和他冷落了多少次說是今生倘不能嫁給吳澄宇情願早些死免得活著受罪不料伊說死便死如今竟然死了但我姐姐是眞心和他要好可憐背著姆媽因此便瞧不起他分付我姐姐和他冷落元我姆媽不知哭少一文不行姓吳的本不是富戶祇拏得出三四千姐也很願意嫁他怎奈我姆媽定要八千元的身價不過這樣死法未免太慘了說著又哭了出來俠公心中暗念道戳死卿雲的凶手正是吳澄宇大概老四未曾對秀雲說起所以伊不曉得我也不必告訴李的熟客麼秀雲忽恨恨的道是呀姓李的到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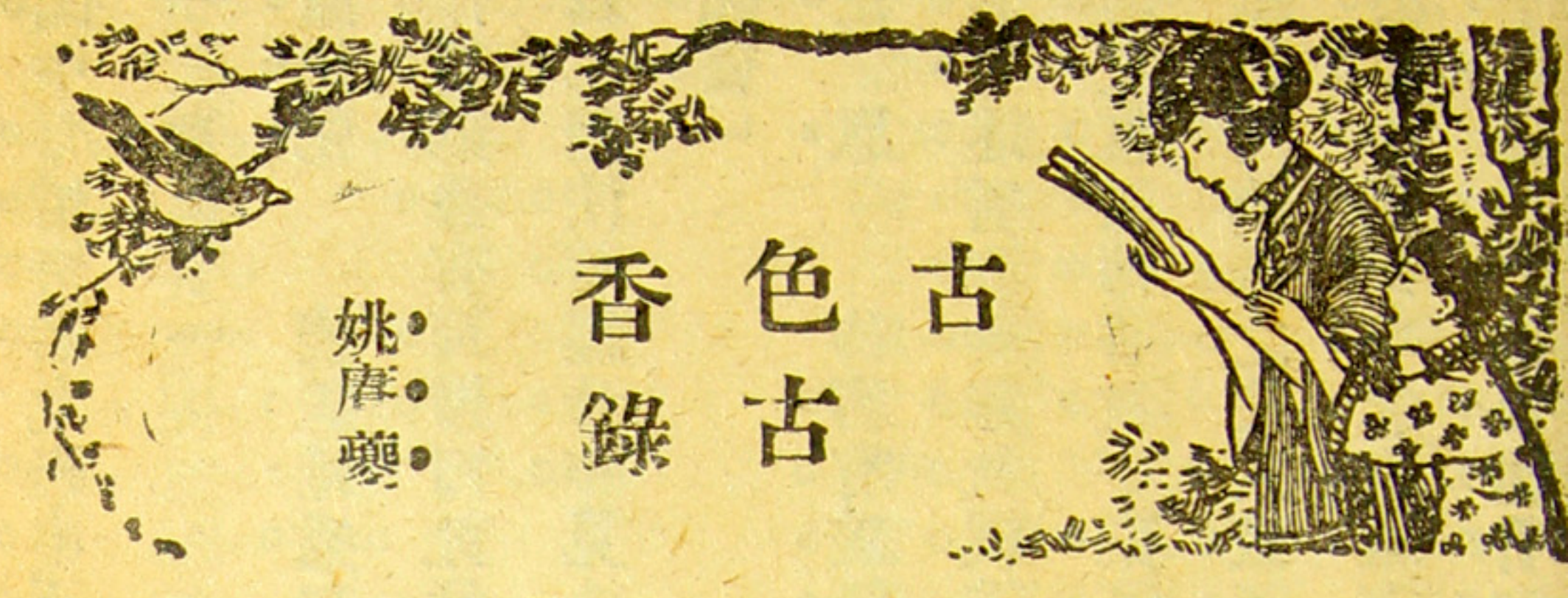
拭然不敢違拗心中卻萬分寃苦就拏我姐姐說罷伊給伊了當下又問秀雲道你姐姐不是再有一位姓

這裏來走動是在吳澄宇要娶我姐姐不成之後這
姓李的已有五十多歲生得十分醜陋偏偏有錢便
惑動了我姆媽叫我姐姐十二分的巴結他好多騙
他幾箇錢其實我姐姐一百二十分不情願不過沒
法罷了伊曾幾次三番對我說不能嫁給吳澄宇心
中已萬分難受如今又遇著了這惡鬼難保將來不
要討去做妾他既拳得出錢我姆媽自必答應因此
我姐姐非常發急說是不如自己尋死罷祇是自己
不能下這很手最好有這麼一箇人一刀把伊刺死
伊定死而無怨萬不料如今果然有人把伊戳死伊
死得雖慘但比較活著受罪到覺合宜得多我也很
巴望有這麼一箇人來把我戳死呢俠公聽到這裏
心中已經明白便不再問甚麼祇安慰了秀雲一頓

俠公回到家中等筱波也回來了便把秀雲說的
那番話一一的對他講了接著又道從秀雲的這番
話看起來足見吳澄宇和卿雲兩下裏是眞心要好
卿雲因假母作梗不能嫁吳澄宇已久存必死之心
澄宇諒必也非常怨恨便也生出生既不能如願以
償不如一同死了去尋死後的歡樂於是他便在東
方旅社開了房間去叫卿雲又怕局票上寫明姓吳
老四或竟不放卿雲來所以便冒做姓李曉得老四
很巴結姓李的一定放卿雲來的他等卿雲來了之
後兩人祕密的一商量卿雲本有此心自然贊同他
便叫阿桃出去打電話趁這當兒便下手戳死了卿

雲。戳死。伊。之。後。他又。立。刻。逃。出。去。自。殺。了。筱波有些狐疑。道。這話雖很有理。祇是吳澄宇。因何要逃到爛泥濱去自殺呢。俠公道這也很怪他。我看他的容貌。原是箇讀書之人。他自己雖以爲這是爲著愛情而死。但怕外人要罵他因妓女而犧牲。未免太無價值。因此他特地逃得遠遠地又布置下那幾箇疑點。好叫人相信他不是自殺也是被人戳死的。其實他那種布置。或能欺瞞外行。倘用偵探的眼光一瞧。立刻便能看破了。不過他那時候神經已。必要然而他們因一時憤激。竟出此下策。未免太愚。卻也很可憐憫至於罪魁禍首要算卿雲的假母老四。伊花了九十元買來的一箇人已替伊做了幾年生意。諒已掙下了許多錢。如今吳澄宇肯拏出三四千元來。樂得成全了他們的好事。但卿伊定要敲一下竹槓。以致鬧出這兩條人命。於此可見老鴇心術的狠毒。妓女處境的困苦了。我們有甚麼根本的方法去懲罰那班老鴇。搭救那班妓女呢。唉。





古色古香錄

姚唐瓌

半月有妓女號之刊。一時不能得材料。因東抄西襲而成此古色古香之錄。讀者倘以抄襲家目余。余亦謹受之弗敢辭。

寵姐　寧王有樂妓寵姐善歌色美客莫能見李白醉戲曰王何惜此女示於衆乃設七寶花障召寵姐歌於障後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聲亦幸矣見「天寶遺事」

崔徽　裴敬中與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愁抑乃寫眞奉書託白知退寄與敬中曰爲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爲郎死矣元稹爲作歌

瑩娘　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率衆同志爲修眉史矣見「潛確類書」

惜惜　申王每至冬月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座側呼爲妓

園。中有。惜。惜者。尤得。申王。寵見「天。寶。遺事。」

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蕖。香。有蜀。僧。曰。此妓。前生。爲。尼。誦法。華。經。廿。年。見「潛。確。類。書。」

史。鳳。待客。有。差。等。最上。者。有。迷。香。洞。神。雞。枕。繅。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下則。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馮。乖。客。宣。城。有。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照。春。屏。而。歸。見「雲。仙。麗。情。集。」

雜。記。」劉。採。春。元稹。廉。訪。浙。東。喜。官。妓。劉。採。春。題詩。曰。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人以。爲。戀。鏡。湖。春。色。耳。

曹。文。姬。長安。中。有。妓。曰。曹。文。姬。工。翰。墨。爲關。中。第。一。時號。薛。濤。有才。色。元稹。使。蜀。濤往。侍。焉。後。稹。登。翰。林。曾寄。以。詩。

徐。月。英。江淮。間。名。妓。有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頭。水。忍照。鴛。鴦。兩。背。飛。見「北。夢。瑣。言。」

賈。愛。卿。韓。魏。公。爲。陝。西。安。撫。使。李。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爲。官。妓。賈。愛。卿。賦。詩。曰。願。得。灼。灼。善。舞。柘。枝。能。歌。小。善。裴。召。還。灼。灼。每。調。裴。質。與之。善。裴。以。輾。紅。綃。聚。淚。爲。寄。見「遣。人。

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秦若蘭

陶穀使江南韓熙載命妓秦若蘭詐爲郵卒女操帚掃地陶因與之狎贈詞風光好

楚蓮香

國色無雙每出蜂蜨隨其後見「天寶遺事」

關盼盼

唐元和中張建封鎮武寧有妓關盼盼者徐之殊色建封納之燕子樓及建封卒盼盼誓不再適白樂天贈以詩有「一朝身去不相隨」語盼盼見之感恨而卒

琴操

杭妓琴操善應答東坡與之善因遊西湖戲之云我作長老汝試參禪問云何謂湖中景答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聳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逼殺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操大悟遂削髮爲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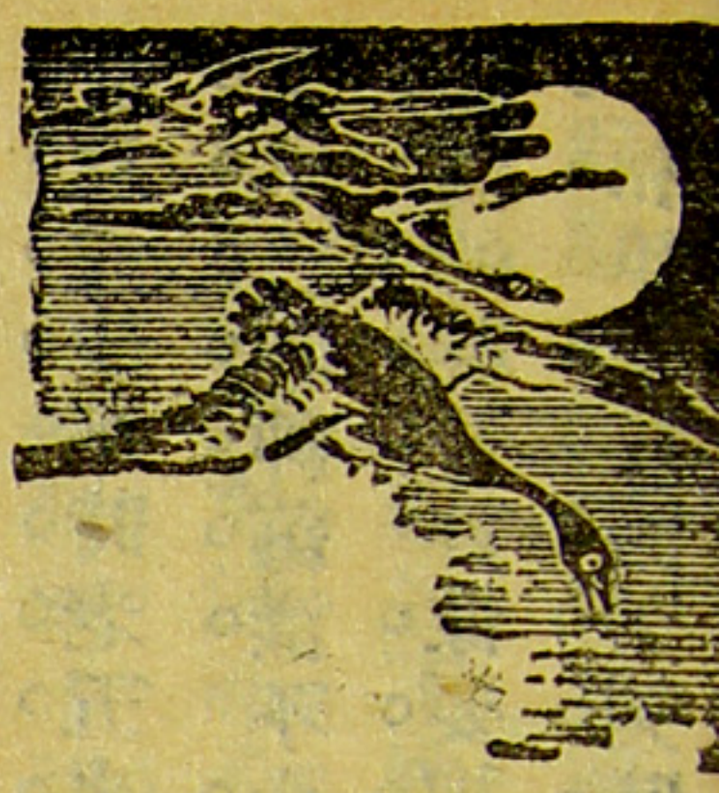


實地寫生

翠鵑

貴生在一家妓院裏足足的住了一星期多一天，被他父親尋著了，扯到家裏，被他父親罵道：小畜生，你也逛窰子了？……貴生接著說道：父親你不要罵我：前期雜誌上的一篇小小說，不是你很誇獎我麼？那是我偷了西首方伯伯家裏的東纔做出這一篇很精彩的偵探小說，現在逛窰子也是實地寫生，作將來描寫倡妓的基礎呢。





兩兩比較

顧明道

袁先文和他新夫人施英華正在新婚蜜月中很甜蜜地廝守著鶼鶼鰈鰈十分恩愛先文終日坐在新房中或看英華梳頭或聽英華彈琴覺得英華的一顰一笑都打入他的心坎使他心中舒暢眞是說不盡的旖旎風光但是光陰很快轉瞬已過一年英華生了一箇兒子便把伊平日對待丈夫的精神全貫注在小兒的身上先文也漸漸厭了常和友人出去閒逛不肯再守在他夫人閨房裏

一天他和一箇朋友王其昌到酒樓中去喝酒喝得有些醉了其昌是箇老嫖客尋花問柳慣的便要叫局先文無可無不可的含糊答應著其昌便向堂倌要了筆墨寫好兩張局票自己叫的民和里老五是他的老相好他代先文喊的是清和里豔芳堂倌拏著局票去了其昌笑對先文說道豔芳是最紅的倌人架子很大姑且代你喊了不知伊來也不來先文道這要看我的運氣哩少停老五先到穿著綠色

閃光花緞的旗袍生得明眸皓齒綽約溫柔招呼了他們遂坐在其昌身邊和他唧唧噥噥地談著戲也不唱眞是老朋友了先文拏著酒杯儘把眼睛斜睃著十分羨慕其昌有這等出色的相好忽聽門外革履咯咯地響走進一箇十八九歲的麗人來覺得眼睛面前霍的一亮那麗人體態輕盈容光煥發一對翦水雙瞳顧盼含情身披橙青色卐字花的狐皮斗蓬背後還跟著一箇很時髦的娘姨帶笑說道那位是袁大少那時老五也起立招呼坐到先文身邊先文早已心神蕩漾不由自主只覺豔芳開出口來嬌滴滴的聲音好像要把他的魂勾去便握著伊的玉手和伊攀談豔芳笑時右頰有箇深深的酒渦十分嬌媚使人看了不由不愛連其昌也心裏暗暗稱好更加上伊的口角伶俐先文怎不入伊彀中停一刻烏師進來豔芳唱了一齣武家坡便立起身來對先文說道我還有幾箇堂差不能久留袁大少有空時請到我家來坐坐先文一口答應豔芳臨走時還飛了一箇眼波先文的魂魄幾乎跟了伊去其昌見先文這種情形笑著說道這雌兒的是尤物無怪你一見面便顛倒了先文兀自坐著默想豔芳的聲音笑貌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此時先文已入局中意馬心猿萬難捨棄他的妄念隔得一天便換了簇新的衣服趕到豔芳妝閣裏來豔芳見先文可欺自然做出

慇懃的模樣來迷惑他先文好像馴羊般受伊牢籠常常和酒報效不惜花費豔芳也滅燭留髡假裝親愛所以先文這時心目之中以爲豔芳是平生第一知己了回到家中時看看英華抱著小兒只顧哺乳雲鬢時常飛蓬沒有以前那樣細細粧飾了幷且所談的多是家常話聽著討厭怎及豔芳溫存體貼嬌憨動人呢他卻不想到英華是家中的女主人自然要料理家事況且又有小兒要伊當心時間有限那裏可以像青樓中人一心一意把狐媚手段來對待客人呢先文也轉錯了念頭了

這天下午先文坐著轎馬車到豔芳家來要和伊一同出遊一脚踏到扶梯上豔芳房裏的娘姨正托著一碗東西走下來一見先文便道袁大少早啊小姐不在房中出去了先文心裏不由一楞問道到那裏去的娘姨被先文一問不覺呆了一呆支吾著答道到一箇小姊妹那邊去打麻雀的先文一想豔芳平常起身時候總要在四五點鐘怎的今天這樣高興老早出去了又見娘姨神情不對便道我且到伊房裏坐等便了娘姨攔阻不住先文跨進房中見錦帳低垂香息微聞知道娘姨說謊輕輕掩到牀前揭開帳子一看不覺氣往上衝原來豔芳正和一箇很胖的中年男子並肩交頸的睡著豔芳早已驚醒睜開星眼忽見先文立在牀前叫了一聲啊呀把頭鑽進被窩裏去先文氣得說不出話來只說你好今天

我認識你了回身便走坐了馬車回到家裏只是悶悶不樂可憐英華也不知道伊的丈夫究竟爲了何事啊

先文自從這一走後委實氣憤過度豔芳的家裏也絕跡不往忽然病起來了當他病的時候英華又要照顧小兒又要服侍丈夫十分忙碌卻是誠懇得很絕沒有怨色怨言只望丈夫快快病好時常守在先文牀前噓寒問煖有一天先文病勢已輕坐在牀上仔細想想將英華和豔芳兩兩比較究竟不可同日而語英華對他的情愛是長久的豔芳不過暫時的英華是眞實的豔芳卻是虛僞的自己正式的妻室那裏可以和那些青樓中的淫娃相比我以前所做的事自問於良心上大大對不起英華迷途未遠卽此而止還算我的幸福否則家產蕩盡夫婦仳離我怎樣對得起英華呢正在這時英華端著一杯熱茶走近前來柔聲問道你要喝茶麼先文道要的要的接過去一飲而盡把茶杯還了英華仔細將英華瞧看英華笑道你還不認識我麼對我細瞧做什麼先文不覺滴下淚來說道是的我以前還是不認識你今天纔曉得你是我世上最親愛的人了我眞慚愧辜負你的深情說罷展開雙手要來抱伊英華粉頰上不覺起了兩朵紅雲把身湊近先文先文便緊緊擁住在伊櫻脣上接了兩箇吻可笑英華忽地受伊丈夫這般熱愛還到底不曉得爲著什麼緣故呢

都門娼妓一斑

沈研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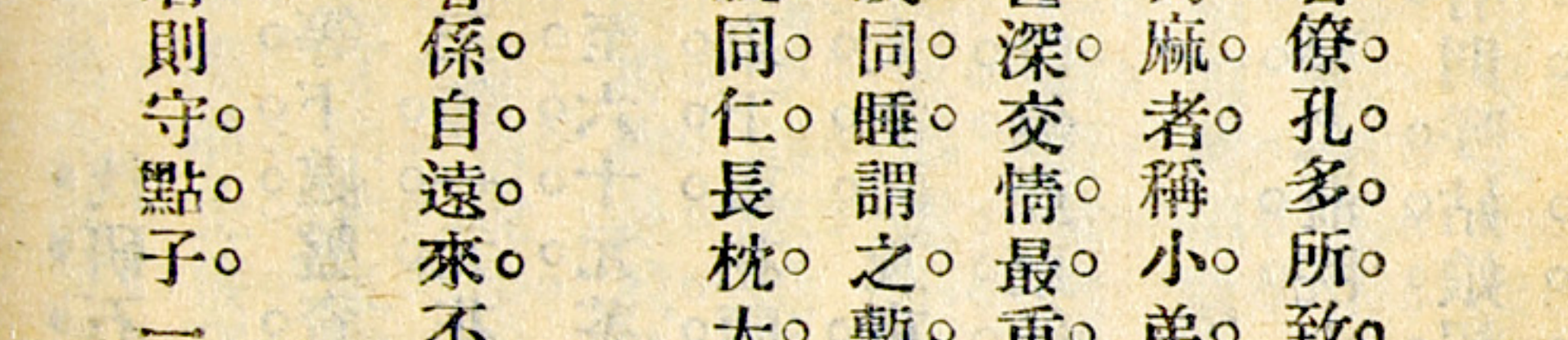
北京娼妓可分爲三等頭等班子二等二等七弔三等四弔夜廂頭等十二元二等三元三等一元花頭班子開市宣卷一酒四十元至八十元一和自大鼓自五元至二十元北窰多上車下車花頭時期頭等春夏秋冬四季牌多至二十元大鼓按月一次地點均在八大胡同及東大森西大森二里花界日報有消閒錄小春秋日知小報茶餘錄亞東餘聞及各晚報分花一頭等柳一二等二欄見客一名點卯客進窰門龜奴高唱「客來喂」一聲及蒞院由跑廳招尋窩子一即房間先詢客有熟的姑娘沒有如有則呼姑娘招呼如無則大聲呼見客各妓聞聲魚貫面客詢客挑選某姑娘則呼某妓如一無可



取者掉首逕去亦不爲怪然有名望之紅姑娘每不易見客必先呼其名稱呼頭等稱老爺叫大少者絕少良係北京官僚孔多所致二等稱先生或某格裏及老某小某等名詞三等相類最肉麻者稱小弟弟則客乃一劃劃之小白臉也最尊貴者稱某爺則資格甚深交情最重暫攤北人偕友狎妓姑娘留宿則必偕友及妓同睡謂之暫攤不作迴旋之舞而實行公開主義也姑娘對主待賓一視同仁長枕大被共眠一牀或挑燈作長夜談

借乾鋪逛客有疾妓不原諒堅下留髡令或客係自遠來不投旅館或深夜難返則借乾鋪一夕之價與夜廂打對折

守點子北人稱天癸曰點子客與妓有深交者則守點子一被雙睡照夜廂錢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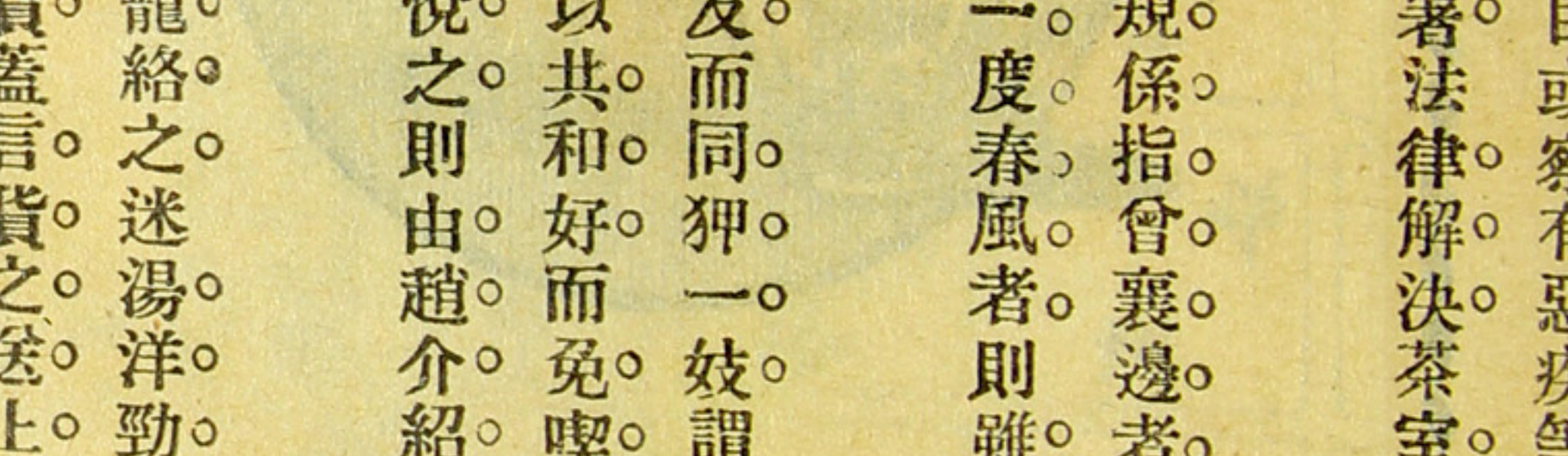


任坑郎索還夜度資如狎客與妓反目或察有惡疾等郎能倒坑會有客與妓因倒坑爭執妓持汚布同赴警署法律解決茶室演此趣劇最多頭等則絕未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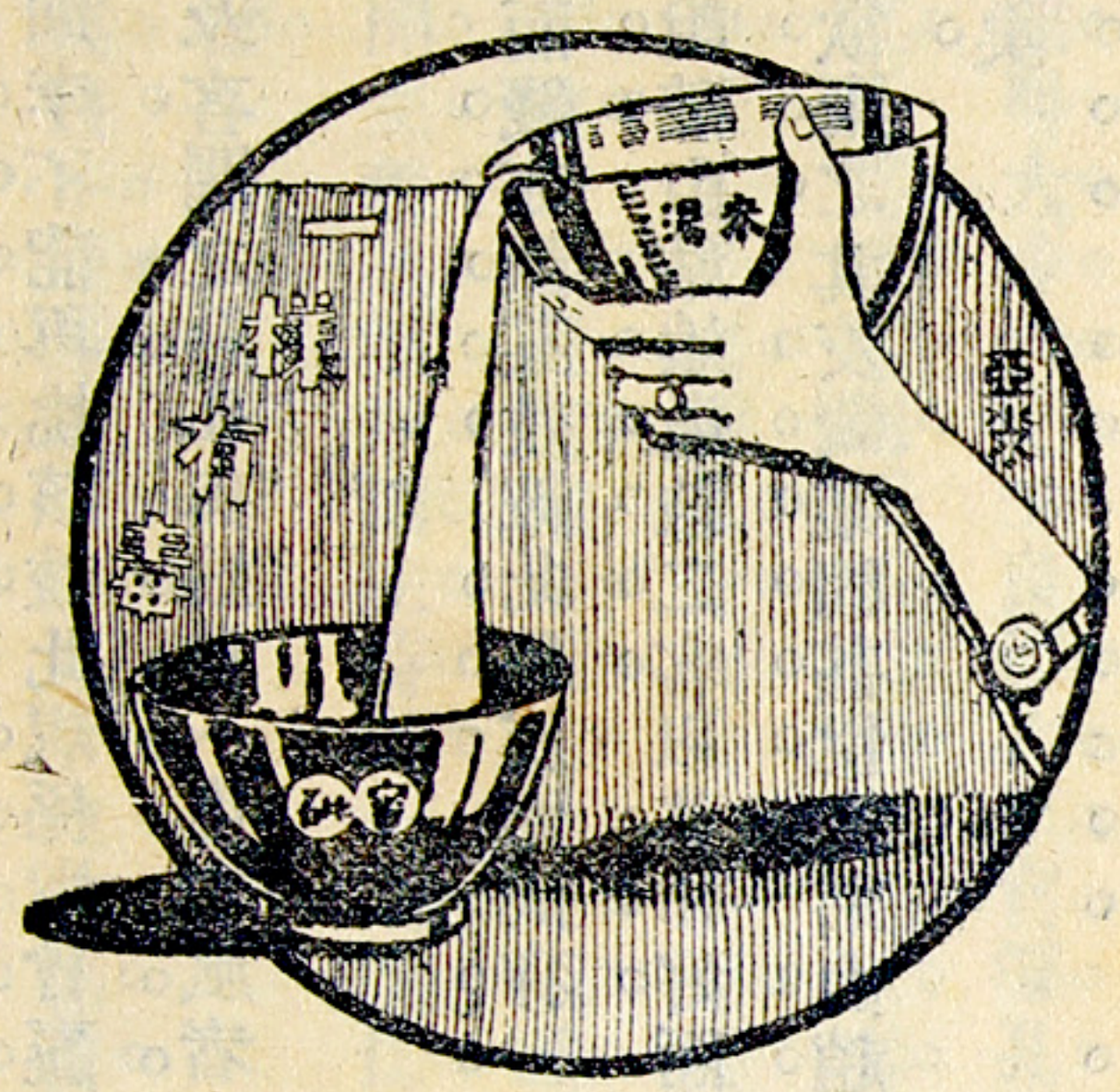
割靴　張挑某妓則李不能再挑該妓然間有老少俏醜及吝嗇之分凡與妓會一度春風者則雖有王麻子之快剪亦難割矣

會鞮　趙識某妓而錢亦識某妓彼此係友而同狎一妓謂之鞮兄弟設同狎相值或彼此說破由姑娘邀敘二客以共和好而免喫醋謂之會鞮或趙挑一妓而心欲棄之其友錢某固甚悅之則由趙介紹錢可上盤此妓趙可襄錢之邊矣

送貨　妓女戀客之多金或漂亮思有以籠絡之迷湯洋勁之外早夕詣客之所寓或旅館任客之所爲謂之送貨蓋言貨之送上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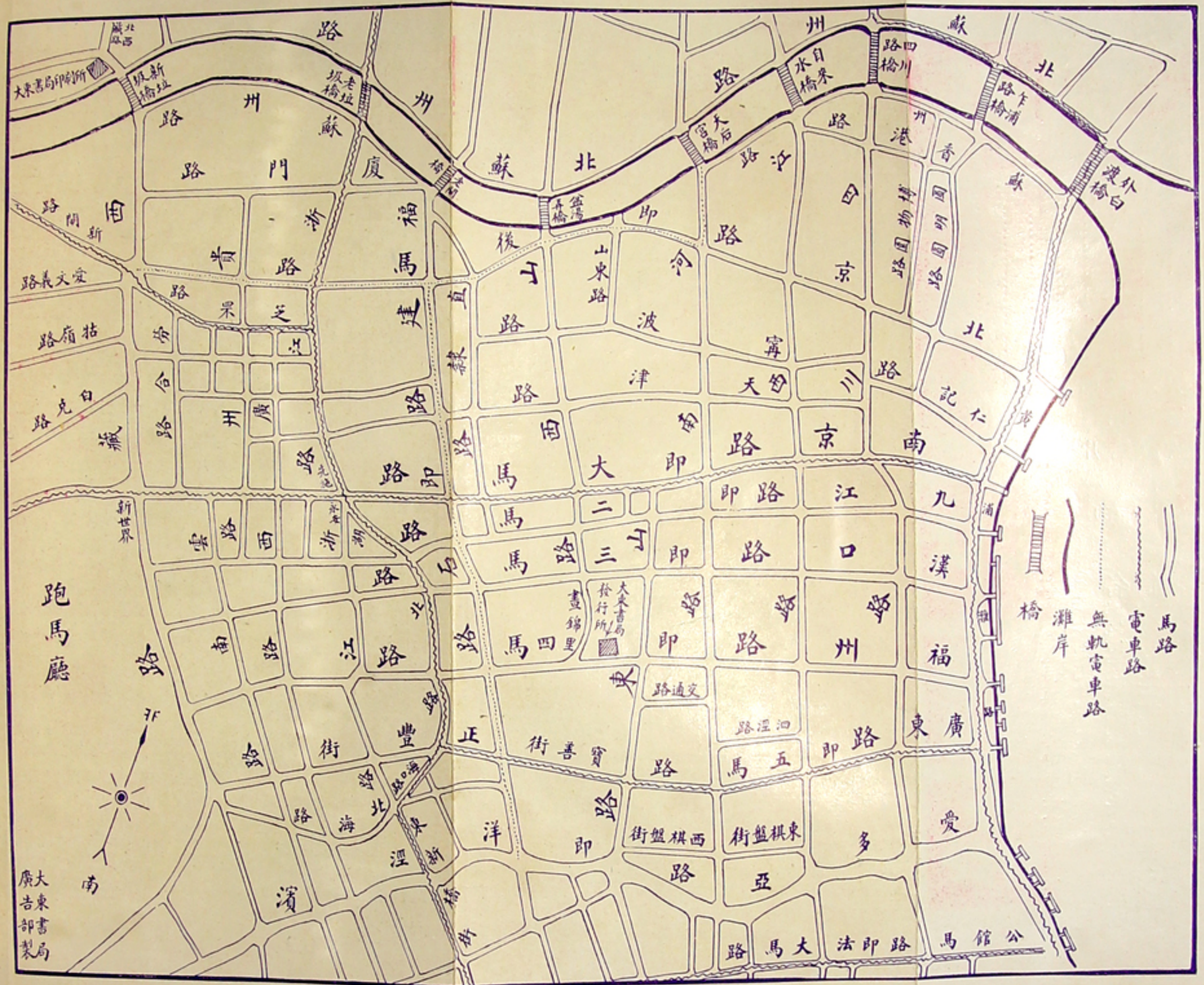




上海中區簡明圖

大東書局

發行所 四馬路畫錦里口
印刷所 北西藏路公益里



大東書局承印各種印刷品

精美之印刷品

能發展營業
能增進美感

本局置有各種鉛印機三色版機彩色石印機珂羅版機金屬版機請有專門技師承印各種印刷品一經委託無不竭誠從事并可代爲撰文繪圖以期盡善盡美至於印刷之考究取價之低廉交貨之迅速必能使諸君滿意如承賜顧請駕臨上海四馬路本局承印部與王錦南先生或北西藏路南公益里本局印刷所與徐志仁先生接洽

印刷考究……
取價低廉……
交貨迅速……

是本局之特長

本局自製鋅版



承印

書籍……簿據
證書……股票
屏聯……堂幅
碑帖……畫册
招貼……廣告
傳單……喜帖
名片……明信片
商標……說明書
文憑……委任狀
禮券……月份牌

并代製銅版鋅版以及其他印件

本局善印三色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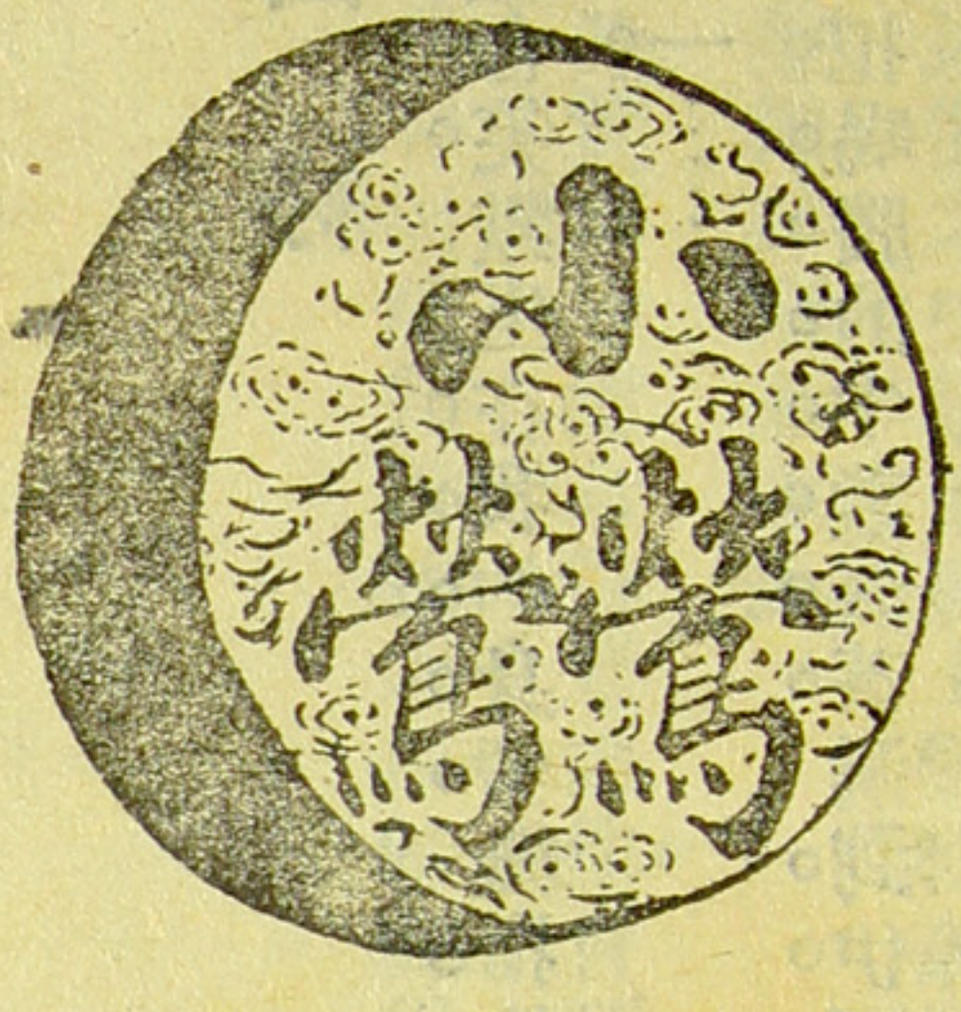
老壽星（本局自製三色版）

本局聘有德國專門技師印製三色版所出印品海上久推獨步凡各種書面插圖禮券卡帖商標明信片等用三色版印較之五彩石印尤爲鮮明奪目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謹啓

鶯徽記

寒雲自北京寄



四月十日小時報●載有秋君北京小專電●略云●小鶯鶯入蘭花院後●於今歲改制芳標●以銀質琺瑯●作半月狀●係徇某公子之意云云●揣其意旨●所謂某公子者●與半月有關●諒卽牛馬走也●惟所記●差有舛誤●按小鶯鶯於去歲中秋●重張幟於蘭花院●有某客者●擬制銀徽贈之●索鶯鶯自定圖式●鶯鶯卽繪予之●其式●作圓圈狀●左邊繪新月一弓●其右遍繪雲片●雲上書小鶯鶯三字●卽某客手筆也●友人見此徽者●輒疑爲予繪製●蓋以既有雲影●與予相關合●又有半月●符予所主撰之雜誌●苟非予意●決無如是之巧者●故予雖與辨●而疑者終不信也●茲拓其徽●以寄吾晶●大雄影印後●望轉貽瘦鵑●厥式既肖晶徽三之一●又有半月徽寓其中●是以拓之●以示吾兩老友焉●

（轉錄晶報）



曲終

朱冰蝶

伊低頭含笑默坐在我的身旁纖指捻弄辮梢兒一回俏聲喚冰少……

請你包荒一……

我趁手把喝賸的半盞淡茶遞到伊面前

伊微笑一點頭櫻脣湊上晶杯就我手裏祇喝半口把辮梢兒輕拂著自己秀靨微嘆聲聲說這一曲完璧歸趙……難……眞難……

我偸眼向伊暗視伊那件棗紅色旗袍上絲紋閃閃映著明燈光華淺襯出輕暈笑渦宛似一朵含葩辛夷花清豔中間隱露流麗端重竟撥動我心

絃上一絲眞的愛忙附在伊耳邊帶笑低說這有何難全視你的定力罷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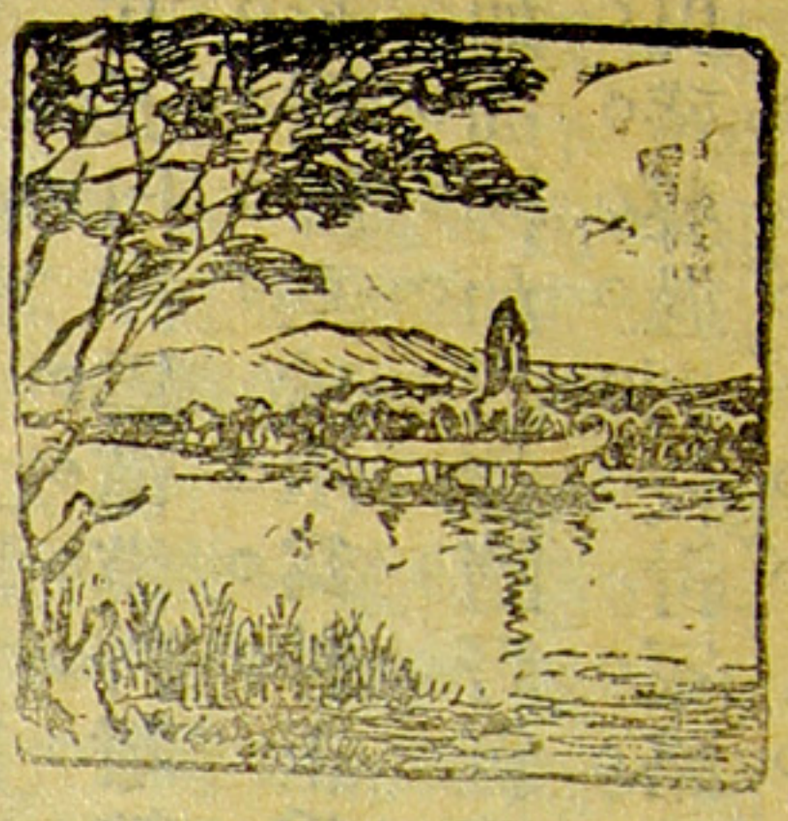
伊呆了一呆纖掌掩著歌脣回眸一笑

那時窗外冷雨淅淅瀝瀝陣陣加緊聲聲打入心坎轉引起我無限愁思

靜默不語迷惘之中微覺肩上輕輕著了一下猛擡頭只見伊的辮梢兒漾動燈影履聲細碎漸漸遠去

鵑按此篇爲冰蝶君得意之作曾刊無錫某日報讀者嘖嘖稱之茲以半月有倡伎問題號之作特郵以見示函爲付刊以示半月讀者


一樣鮮花任意攀
前生尊債料應還
宵深雨大行人少可有
蕭郎度夜來
映霞曲仲均題句



朝雲集句

俞陛雲

詩凡十律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曰家住錢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蹤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豔骨已成蘭麝士露華偏溼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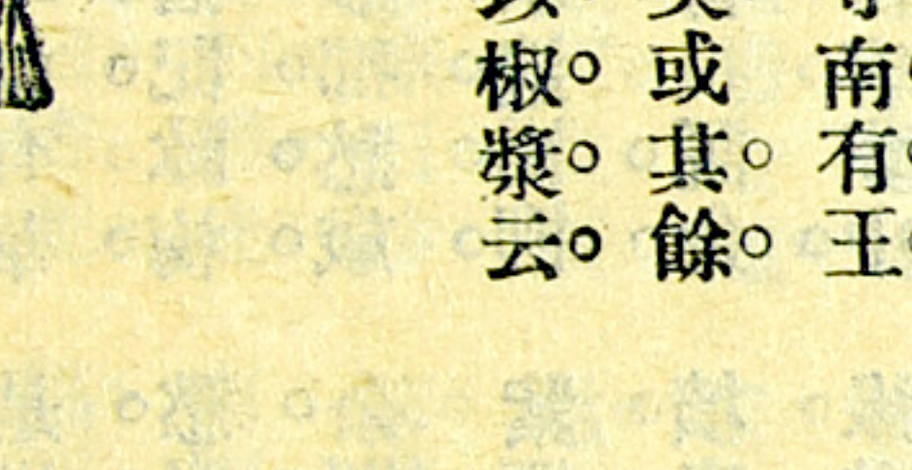
明洪武中西庵孫仲衍（賁）號嶺南才子工於集句敘所作朝雲詩一百韻語多不錄錄其敘蓋傳奇體以資談謔爾敘曰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仙城泛舟游羅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峯遺址還艤舟西湖小蘇堤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薄寒中人霜月如晝山深悄無人聲二客醉臥僧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如雪隱約有字急呼小奚童篝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倣衛夫人書法

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
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
明時節雨紛紛其四曰東望望春
春可憐江蘺漠漠荇田田遶籬野
菜飛黃蝶糝逕楊花鋪白氈雲近
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千年夢
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杜鵑
其五曰浮雲漠漠艸離離淚溼春
衫鬢腳垂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
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孤棹蟬
曳殘聲過別枝青冢路邊南雁盡
問君何事到天涯其六曰身前身
後事茫茫惱斷蘇州刺史腸猿帶
玉環歸後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鶴
羣長遶三珠樹花氣渾如百和香
慚愧情人遠相訪爲郎憔悴卻羞
郎其七曰孤月無情掛翠巒金爐
香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處鬢
亂釵橫特地寒去日漸多來日少
別時容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
到青鳥慇懃爲探看其八曰杏花
疎雨立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短
鬢欲星愁有效此身雖異性常存
關門不鎖寒溪水環佩空歸月夜
魂倚柱尋思倍惆悵夜寒皺玉倩
誰溫其九曰萬紫千紅總是春登
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
香沁梨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
恨陰蟲切切不堪聞思君今夜腸
應斷書破羊欣白練裙其十曰零
落殘魂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
南園綠草飛蝴蝶落日深山哭杜
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
長圓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
似往年其後復書羅浮王僊姑月
夜過此有感而賦余驚曰此非仙

語乃人間意態也方欲再諦視而
燈爲北風所滅月亦暗晦林木淅
瀝作山鬼聲余毛髮森豎不敢久
立卽還室掩戶踉蹡而臥夢一美
人上衣紅綃下衣繫荷絲裙從花
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葩逸麗
光奪人目風鬟霧鬢颯然淒冷殊
不類人世中所見者彷彿若有金
支翠蕤導從其前後隔竹先聞歌
聲似吳人語余側足傾耳竦身聽
之則悠揚宛轉欲斷還續半空松
柏作笙簫聲助其淸婉而螿蚓唧
唧若爲之擊節也其詞曰舞衫歌
扇舊因緣萬事傷心在目前雲物
不殊鄉國異夭桃窗下背花眠煙
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鬢有華
燕子銜將春色去夢中猶記詠梅
花青山隱隱水迢迢客夢都愁歲
月消惟有別時今不忘水邊楊柳
赤闌橋杜陵寒食艸青青長誦金
剛般若經雨冷魂香弔書客夢中
同躡鳳凰翎遠上寒山石徑斜宮
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斷
莫怨東風當自嗟與君約略說杭
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來經
幾載愁心一倍長離憂旅館寒燈
夜不眠湘波冷浸一枝蓮何時最
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欲寫
愁腸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問
余別恨知多少巴蜀雪消春水來
紫煙衣上繡春雲一樹繁花對古
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修道半
緣君春愁冉冉帶餘酲珍簟銀牀
夢不成知子遠來深有意酷憐風
月爲多情光陰卒卒一飛梭怨入
東風芳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

雲。楚雨暗相和。身前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慚愧情人遠相訪。爲郎憔悴卻羞郎。歌已復續拗體詩三首。白袷玉郎寄桃葉。金鞍駿馬換小妾。翠眉蟬鬢生別離。南園綠草飛蝴蝶。野棠開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爲誰綠。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瞿塘嘈嘈十二灘。遶船明月江水寒。欲隨郎船看明月。游絲落絮春漫漫。其聲哀而不傷。怨而有容。亹亹而不窮。如孤鳳之鳴梧桐。雌龍之吟水中也。歌闋。余不覺泣下。亟趨視之。環珮。餘音尤泠然也。謂余曰。妾錢唐歌。者。眉山蘇長公妾也。言訖不見。余亦驚覺。詢之寺僧。則曰。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今數百年矣。或其餘。魄也。耶。余怛然自失。酹以椒漿云。







半月滄桑

孫了紅

十六歲時候的王巧姐還是箇天眞爛漫的淸白女孩兒到了十七歲上伊的家人因爲沒法救濟蛔蟲的呼籲硬生生地把伊送進了萬惡的倡門伊在賣笑場中犧牲了幾年色相肉體上精神上都感受著無窮的痛苦因此伊唯一的志願祇求能脫離這苦海無論做妾做婢都無不可倡門中的女子只愁沒有從良的決心有了這決心要嫁人並不是十分爲難的事所以巧姐不久居然得到從良的機會有一箇年輕貌美的富家郎情願娶伊回去做偏房伊因爲急不暇擇便輕輕易易答應了下來至於那富家郎的家庭狀況怎麼樣對於伊的愛情能否持久這種種問題伊卻不曾費功夫仔細考慮

巧姐第一天踏進伊的新家庭心裏充滿著愉快簡直好像腥風血雨中的兵士一旦奏凱歸來又像是鐵窗下的囚犯一旦期滿出獄外界景象的悲愉本是隨著心靈上的悲愉而變遷的伊心裏一快活

眼睛裏看出來的事事物物自然都覺得滿足新家庭裏的許多人似乎都向伊露著笑容就是那位正式夫人也好像滿面春風伊從前常常聽得人家說起正室虐待偏房的事情所以未進門時心裏還有些惴惴此時卻覺得坦然無慮了還有一層昨天伊丈夫向伊說見了他的正室必須磕一箇頭稱一聲奶奶伊一聽未免有些不願暗想同是一箇女子爲什麼我要低頭伏小到這種田地今天伊卻把念頭掉了過來想道人家是正室我是偏房照名義上說我應當要喫虧一些人家到底先進門我卻後進門照次序上說又應當喫虧一些況且人家進門的時候身子是清清白白的自己已是殘花敗柳照這一層講格外應當喫虧格外應當低頭伏小想到這裏不由得向那正室輭緜緜地磕下頭去同時又親親熱熱的喊一聲奶奶這一日伊把平時那種活潑放蕩的舉動狀態完全收拾起來放出很不慣的端重樣子來伺候伊的新家人

晚上由女傭領著伊回到他們替伊新安置的臥房裏去伊一踏進門口心裏陡然起了一種狐疑暗忖此地到底是不是我的臥房呢難道竟走錯了地方嗎原來這間臥室又狹窄又晦暗陳設簡單得無可簡單除了一牀一桌一椅以外竟沒有別的東西其實卽使再有別的東西老實說也陳設不下了伊又暗想道從前看見倡門裏的姊妹們一樣嫁出去

做人家的偏房房間總很寬廠房裏的一切陳設也非常考究爲什麼我的房裏卻如此的草草呢再一想也許是自己新到此處一切東西他們來不及齊備是不是這箇緣故不妨等丈夫來時問箇明白誰知守了半天不見丈夫進房伊只索悄悄地安睡

這一夜巧姐睡在那隻狹小的牀上心潮起伏不定不過精神上卻有一種安慰以爲打今天起自己已跳出可怕的火坑了已做了良家的婦女了想了一回漸漸入睡睡夢中也覺得特殊的舒服

第二天伊好夢方酣那沈著的自鳴鐘聲已鐺鐺報了八下伊猛然驚醒在被窠裏想道我已是良家婦女了不可再像在倡門中一樣睡到日高三丈伊一壁想一壁便坐起來穿衣服忽聽得房外有人高聲說道嚇……弄了一箇太太回來咧這箇時候還不起來眞好福氣啊……伊一聽正是那正室的口音所說的話明明是指著自己心房不由得劇烈的跳盪起來伊呆立在房裏等女傭送面水進來預備趕快梳洗好了立刻出去誰想呆等了好半天面水卻沒有人送來時候倒又耽擱了好久只好蓬頭垢臉趕出來一眼望見那正室滿面罩著濃霜也不開口只是向伊冷笑遠不是昨天那種春風滿面的樣子了伊一想總是自己睡得太遲的不好所以討這種沒趣這一天伊小心翼翼一舉一動格外小心但是偷眼看那正室面上的濃霜始終沒有融化去

第三天伊醒心了雞剛嘁天剛亮伊已經起來了眼看那自鳴鐘的鍼從六點慢慢地走到七點又從七點慢慢地走到八點九點卻還不見那正室起身伊又暗想道昨天我睡到八點鐘伊（指正室）便發話說什麼好福氣咧做太太咧今天自己爲什麼也睡到這時候呢伊再一想便恍然道哦……原來伊自己也是晏起慣的不過昨天特地起一箇早預備來捉我的差頭罷了伊想到這裏覺得這人的心思太促狹想想未免有些氣不過忽而又退一步想道唉……人家到底是正室自己到底是偏房往後的日子正長自己在倡門中走出來對於家務一切去

伊受了許多的委曲沒地方可以訴說只索預備

少奶奶到了十點半鐘有一箇女傭大模大樣的向伊道奶奶預備面水罷……伊一聽方知道自己在這新家庭裏佔據的位置不過和婢僕差不多怪不得昨天等面水沒有人送來原來今天自己卻要送面水好那裏知道卻是這種情形伊越想越覺難受幸虧於是忍住了滿腹的氣憤把面水送進正室的房中

告訴丈夫但是和丈夫接觸的機會竟很少即使有了機會伊丈夫也往往避開伊不知什麼緣故似乎不願意和伊說話晚上仍和前兩天一樣不見丈夫進自己的房來這一天又草草地過去了

第四天伊費了整日的心思仔細觀察著方知道那正室是一箇悍婦伊丈夫卻是箇懦夫他屈伏在積威之下一舉一動都侷促得很簡直連呼吸都不自由他不進伊的房原來也是受那正室的拘束伊一揭破這種內幕知道以後的日子很不易過先前只聽了幾句甜言蜜語輕輕易易把自己畢生的命運託付了人家此刻方知上當想著不由得自嘆薄命偷偷地彈了一回淚

第五天伊精神上已大不如初進門時的興奮心坎上一存下芥蒂眼睛裏看出來的外界景物就覺得兩樣了第一天伊見新家庭裏的人人都向伊露著笑容伊還以為這種笑容是一種歡迎伊的表示現在看看那裏是歡迎自己左不過是一種輕笑的態度罷了輕笑什麼呢唉……大概是笑自己是箇倡門中的墮落女子罷了

這一晚伊睡在牀上呆呆地想道女子墮落到倡門裏去以後是否可以覺悟是否可以從良假使說是可以的那末許多人為什麼還要輕笑自己……再想想忽然又得到一種譬喻伊把女子比一匹白布倡門比一隻染缸宿倡的男性們卻好比一箇染

布者唯其有了這種染布者那純潔的白布方會變色倡門裏的情形也差不多如此倘是單單有了倡伎而沒有宿倡者那末倡門也萬萬沒有存在的能力但是男性沈淪在花街柳巷之中以後只消能從此自新社會上仍舊能彀諒解他還替他加上一種好話說什麼「浪子回頭金不換」這種情形宛比染布者的一雙手一經洗滌以後仍舊恢復了原狀絲毫沒有痕跡至於女子一進了倡門往後即使有覺悟的精神有自新的誠意但是一種無形的汚點卻是終身洗刷不去永久被人家當作輕笑的資料就好像一匹白布入了染缸到底沒有恢復原狀的時候了……伊想到這裏覺得非常的不平非常的怨望怨自己爲什麼生成一箇女子又爲什麼變成一箇倡門裏的女子

第六天伊已明白這箇新環境裏的空氣實在很不容易呼吸於是伊打定主見凡是婢僕們應當做的事都搶先去做絲毫不偷嬾伊的舉止動作出言吐語完全學著良家婦女的樣子伊自以爲如此留心著總可以免去意外的是非了但是伊不曾想到做人做得太好卻又引起那正室的妬忌天生成的悍婦似乎專到世界上來和人家挑眼的巧姐不幸現在正做了伊（指正室）唯一的目標伊百計求巧姐的疵點見伊的舉動上毫無破綻可以攻擊最後只好說伊的衣服太華麗不像是良家婦女

伊一聽正室的話急急地去換衣服但是找了半天找不到一件比較樸素些的伊心裏又急又惱想當初在倡門中的時候只恨自己時髦的衣飾太少不能和姊妹們比鋒頭此刻卻又恨自己沒有樸素的衣服可以塞住正室的口

第七天那正室到親戚處去了有了這種很難得的機會伊丈夫方始宿在伊房裏伊一壁流淚一壁質問著他道……你既知自己的髮妻如此厲害爲什麼以前不說說明爲什麼要說上許多甜言蜜語騙我到這裏來受罪……伊的丈夫經伊一番質問紅著臉瞪著眼呆了半晌說不出所以然來伊再三逼迫著他他方始說道我實在很愛你所以千方百計娶你回來你萬事總看在我份上只好把「喫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這兩句成語譬解一下罷須知我費去無數的脣舌無數的手續方能娶你回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伊一聽不則聲深深地嘆了口氣總算丈夫還愛著自己心裏略略安慰一些

第八天那正室親戚處回來了估量伊對於丈夫枕頭上一定開過什麼特別的談判了心裏的妬念不由得烈烘烘的燃燒起來於是借端生事大大的和伊過不去一場大鬧的結果那正室的口沫幾乎罵乾伊的眼淚幾乎哭乾從此以後伊便不敢和丈夫交談連視綫也不敢接觸

第九天那正室生的一箇七歲的獨生子爲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和伊吵鬧把伊罵箇不住伊想一箇小孩子家怎麼懂得什麼婊子萬婊子的不婊子呢必定又是受了別人的指使伊想著便哭起來了那正室聽見趕過來冷冷地道你實際上既是箇婊子小孩子說了你當然是錯的實際不是非急忙把那黃連汁似的眼淚一行一行嚥下肚去拭乾了淚痕強裝著笑容帶著哽咽走出房去分辯自己並沒有哭

第十天幸喜一天沒有風波平平安安的過去晚飯以後伊獨坐房裏暮地向桌上的小鏡子裏一望見自己的面龐又黃又瘦比以前憔悴了許多女子弄成這種樣兒往後的光陰不知如何過度於是又吞聲飲泣起來一箇女傭在伊房外聽見了便去向那正室獻慇懃說伊好端端的又哭了正室一聽便拍檯拍櫈的罵道今天哭明天哭有事哭沒事哭照這樣子哭下去人家要被你哭完咧……伊知道自己又惹了是非急忙把那黃連汁似的眼淚一行一行嚥下肚去拭乾了淚痕強裝著笑容帶著哽咽走出房去分辯自己並沒有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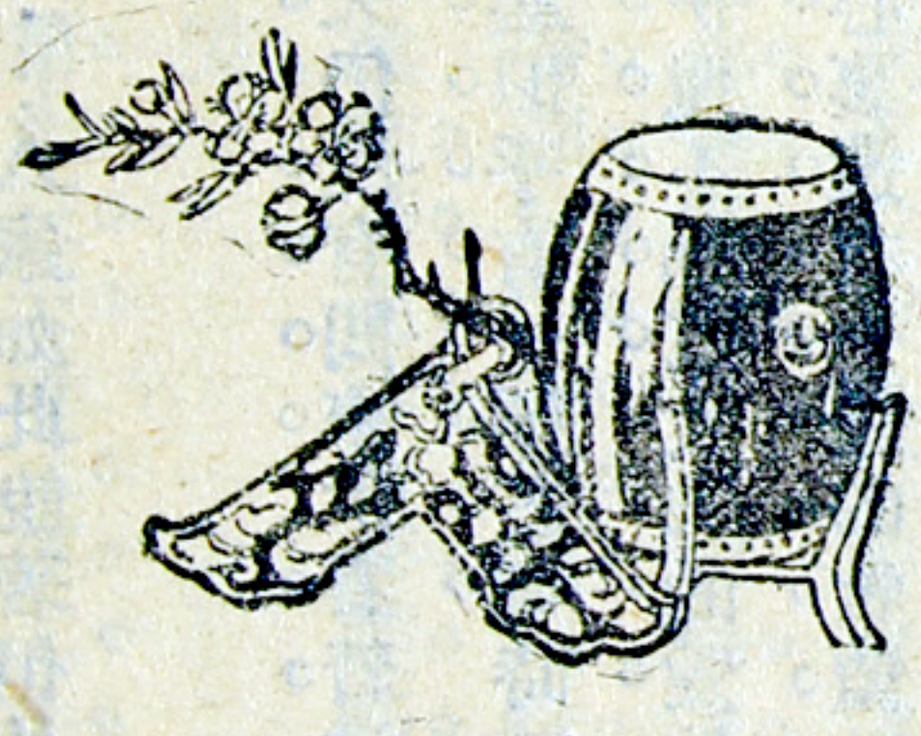
第十一天到第十三天這三夜工夫伊丈夫住在外面沒有回家聽說在外面另外又有了新的結合了那正室派人四處去找影子也找不到於是遷怒到伊身上去說總是世界上有了這種狐媚的女子

所以。纔把男子們引壞了這一天那正室動不動就訴誰呢……伊越想越凄涼忍不住放聲大哭。傍邊人看著不免又笑伊道沒有人庇護伊伊總忍耐著可是有人庇護伊伊反哭出聲來有誰能諒了和伊尋事起先還不過毒罵幾句伊總忍耐著可是那正室的滿腔憤火越覺無可發洩弄到後來說幾句公道話兒那正室見婆婆庇護著伊越發怒起來走出來竟動手打伊了結果年老的婆婆實在看不過便起腰的劉阿斗……人家如此說著但是眞是撐不住了伊越想越凄涼忍不住放聲大哭傍邊人看著不免又笑伊道沒有人庇護伊伊反哭出聲來有誰能諒了和伊尋事起先還不過毒罵幾句伊總忍耐著可是那正室的滿腔憤火越覺無可發洩弄到後來說幾句公道話兒那正室見婆婆庇護著伊越發怒起來走出來竟動手打伊了結果年老的婆婆實在看不過便起腰的劉阿斗……人家如此說著但是眞是撐不住了伊越想越凄涼忍不住放聲大哭。

的印象伊腦海中似乎有人向伊說倡門裏的生活一樣向前望望簡直是一片糢糊雖然不能說舒服然而在那邊胡帝胡天渾渾噩噩的把光陰消磨著比較在此地天天挨罵時時受苦終覺好些啊……伊的思緒很紛亂的盤旋著直想到晨雞高唱忽然一咬牙決定了主見決計脫離這種牢獄似的生活

第十五天了伊草草地把幾件替換衣服包了一箇小包悄悄地出了房輕輕地出了後門脚下悤悤地走著心裏忐忑地跳著徼天之幸不曾有人發覺

這時候殘月在天曉風拂面向前面一望只覺得一片霧氣白茫茫地看不清前途是什麼景物伊一路走一路想覺得自己的命運前途正和此時走路



論廢娼問題

瞿道援



我現在敢斷定一句話「狎妓是一種不道德的事文明的國家和社會裏斷不能容娼妓有立足的餘地」現在的世界總要算文明極了然而獨有娼妓這件東西還沒有絕跡這眞是文明的民族和國家一箇大汚點啊我們中華民國向來以精神文明著稱的娼妓反而特別發達這可眞叫我不懂了娼妓在我國不知從何時起的「釋名」說妓是女樂也「漢武外史」說漢武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然而「論語」上已載齊人饋女樂事「左傳」也有歌鐘二肆女樂二八語那麼春秋以前已有娼妓不自漢武帝始了大概古代豪富之家多有蓄女樂歌妓以供娛樂的所以有「家妓」的名目後來便成了一種操皮肉生涯的營業甚麼平康咧教坊咧勾欄咧都是娼妓的掌故一直相沿至今這種營業卻越弄越發達咳這娼妓一天不廢掉社會上便一天受害並且留著一箇很大的汚點所以我敢大聲疾呼的說道「廢娼是今日的急務」

娼妓在社會上有百害而無一利這

是大家曉得的現在將他幾種最顯而易見的害處舉在下面

一●娼妓以淫爲業廉恥喪盡傷風敗俗

一●娼妓的伎倆就是迷惑妖媚使人意志稍爲薄弱一點的人無不入其彀中慣用假情假義騙取人的金錢財物能使人蕩產傾家受其害的不知凡幾

一●傳播梅毒不但危害箇人的身體和生命而且能傳染他人延及子孫病種弱族

照上面所說看來娼妓危害處眞是勝過洪水猛獸使人不寒而慄

例然而娼妓的本身那種痛苦也是比火坑更慘酷的名詞纔好娼妓所以操此賤業大概可分爲四種比火坑更慘酷的名詞纔好娼妓所以操此賤業大概可分爲四種第一種是被拐匪拐拐了賣給鴇母或是父母將他鬻身於老鴇的慘不忍言受龜鴇的虐待的蹂躪仿彿是一種商品供給人玩弄的至於下等妓女沿途拉客無論風霜雨雪都得鵠立道途那環境我看火坑兩箇字還不足以代表他們所受的痛苦必得要一更可憐了人常拏火坑比娼妓所以操此賤業大概可分爲四種第一種是被拐匪拐了賣給鴇母或是父母將他鬻身於老鴇的處的第三種是爲生計所迫不得不營這種賤業的第四種本爲良家婦女爲奢靡淫蕩的風俗所惑不自愛惜以致墮落的前三種皆不迫不得已本非其罪我們應當極端表示哀憐的意思而竭力去援救他們第四種雖是孽由自作然而一半也是社會造成的我們也應當哀憐他識淺無知總而言之

都是些可憐蟲罷了唉安得無量數的慈航以救濟這些孽海沈淪的可憐女子啊

現在有許多人抱著改造社會的志願都從事鼓吹廢娼運動這眞是黑暗地獄裏的一線光明火坑中許多苦人的福音啊我以爲這是不是蹂躪人權法律是保障人權的如何不加禁阻呢現在許多賤妓女都化爲有道德有學術有身任大官的不但不運動廢娼反而去作狹邪遊眞是可嘆至於教育界呢負有改良社會的責任也應當運動廢娼公益機關也負有改良風化救濟苦人的責任也當然應該運動廢娼講到女界呢近來集會結社高談女權發達參政運動的頗不乏人這不能不說是女界的好現象我以爲女界對於娼妓本著人類互相幫助的本旨是不是蹂躪人權法律是保障人權的如何不加禁阻呢現在許多賤妓女都化爲有道德有學術有身任大官的不但不運動廢娼反而去作狹邪遊眞是可嘆至於教育界呢負有改良社會的責任也應當運動廢娼公益機關也負有改良風化救濟苦人的責任也當然應該運動廢娼講到女界呢近來集會結社高談女權發達參政運動的頗不乏人這不能不說是女界的好現象我以爲女界對於娼妓本著人類互相幫助的本旨應當予以援助使這班墮落的下賤妓女都化爲有道德有學術有正當職業的良民那麼女子的人格必增高不少社會上也得益不淺而一般熱沈果毅的女界同胞也可告克盡婦女的職責很對得住社會國家很對得住自己的良心了正不必高談解放和參政哩

英租界工部局實行廢娼用抽籤法勒令歇業已行了好幾年了

抽籤的法子雖不能算十分盡善盡美然而工部局的用意卻是很令人欽佩的怎麼我們中國人自己反寂寂無聞呢說起來眞令人慚愧啊工部局抽籤的法子未能十分完善就是明的抽掉暗娼卻日多了而且英租界抽去法租界依然出現所以非想箇根本辦法連絡進行不能收效根本辦法應當如何呢依不佞的愚見應當一面嚴禁一面授歇業的妓女以相當教育現在詳細寫在左方商榷

一下

一嚴禁開設妓院違者處以重罰

一嚴禁暗娼查出者拘入工廠習藝

一已開設之妓院用抽籤法勒令歇業

一籌設工廠與學校所有已歇業的妓女強迫入廠工作並施以感化

照上面的法子無論租界與非租界均連絡一致同時並進那麼必可收宏大的效果社會上必少了許多蠹蟲多了許多生利的良民了

上面所說的雖是不佞箇人管窺蠡測之見然而對於廢娼問題總算說得很詳細了至於狎客一方面卻毫未提及須知娼妓所以如此之多一半也是狎客造成的倘然狎客少了他們沒有人顧問自然改圖別業了講到狎妓呢在舊道德爲惡行在新道德爲喪失人格娛樂的方法和種類多得很何必定要選色徵歌呢常見許多

嫖客起初都說流水行雲逢場作戲到了後來戲字變作眞字弄得不能解脫生出無窮的煩惱眞是求苦不是尋樂了還有一件最危險的事就是怕傳染梅毒美國某醫士說凡是妓女都有毒氣的你想一經傳染了毒氣惡瘡遍體呻吟牀榻輕則折壽重則送命把一生的幸福去博片刻之歡未免不值得所以狎妓是一件最無味最危險的事我以爲無論政界學界實業界各團體各機關都應該詳加調查誰是喜歡狎妓的先加以勸告倘然不聽就將他除名大衆不與往來以爲懲戒愚昧之見未識各界以爲何如

論廢娼問題



花間楹帖選錄

小錢

稱青

徐稱果然名下士。
小青原是意中人。

素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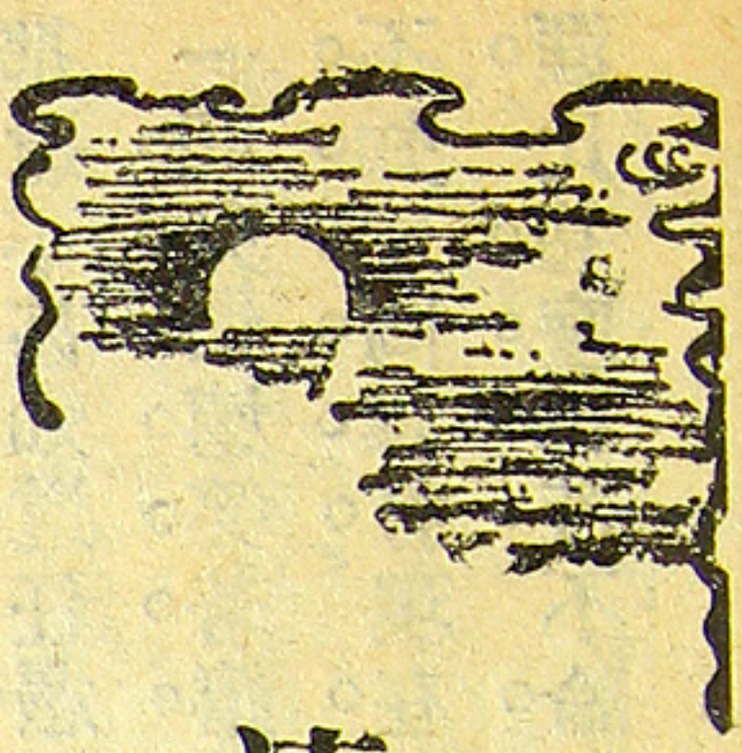
素面眞堪朝玉闕。
卿心難得鄙金夫。

五寶

五銖衣稱輕盈體。
寶相花宜綽約姿。



與用之空氣
廢娼
廢娼
廢娼
女
妓
娼
私
有增無減
亞光



清夜悲聲

黃轉陶

在一天的晚間我同幾箇朋友忽然大家起了訪豔之思商量著到雯珠家裏去到了雯珠家裏碰了四圈和大家預備喝酒猜了一回拳我的幾箇朋友薄薄的有些醉意了硬纏著雯珠胡鬧雯珠年紀祇有十五六歲模樣面目非常動人就是兩顆水晶的眼子也叫見了心醉我細細把伊一相覺得伊眉睫之間似乎隱隱地有些苦楚顯出一條微微的鎖痕我就知道伊心裏有說不出的隱痛懷著但是一箇姣好的女子幹這種慘無人道的生涯伊自己那得不懷隱痛呢

這時候有一箇朋友問雯珠的姓名伊起初不肯說後來經我們解勸了伊一番伊纔說道我的身世說出來很可憐的諸位要聽我不妨來告訴你們我是姓崔名字叫做素娥從小是生在鎮江的我在十一歲上就讀書了女子做學生的不是很高貴麼我的志向也很大希望將來成箇有學問的女子我到

這裏來幹這勾當實在是因了環境的逼迫遂被吾親愛的叔父賣到這裏來叔父賣我也並不能算壞實在因爲貧苦所逼了纔出此下策拏了我的代價去還我哥哥的債務他自己也不曾使用半文我看在我已過世的父親上所以不把叔父當把歹人看呢

自從叔父把我賣到了這裏來好似進了火坑萬無振拔的日子了那時我還祇十四歲咧許多痛苦都還不甚知道任憑把我打罵我一時雖受著痛苦一回兒便嬉笑著嬉戲了直到今年十六歲了遭了不知幾回毒打現在雖然不受打了可是幹這種生涯比甚麼都苦不論風雨雪落都得在街上奔跑回想我在十四歲以前還是箇很高貴的女學生我父親也在社會上辦事我的哥哥在中學校裏已經畢業了父親屢要同他謀事他總是不願意天天同了許多不正當的朋友在外面胡鬧父親雖是屢次勸誡他他終不聽結果弄到欠了許多債自己知道沒法償還便逃避向別處去了許多債主都來逼我父親吾父親那裏來這許多現款急得無法可使急出了大病竟在三天內死了我母親哭得死去活來也在兩天內氣死了祇賸我一箇孤苦伶仃的女孩子我當時也想自盡但是許多債主都把我看管了起來要我拏出錢來料理債務這種朋友在平日裏與我哥哥很要好的看上去似乎也算患難之交到了

這步田地他們把朋友的情誼一切都拋掉了惡很很的逼著要錢我想這種朋友眞所謂酒肉之交啊我這時實在沒奈何了祇得去求我叔父我的叔父也沒有法子遂把我賣了總算了卻債務可是我卻終身受苦了唉。

雯珠講完了一段話眼圈紅紅的似乎要哭了我同幾箇朋友也聽得非常悲傷大家靜靜的默無一語這時雯珠擦了擦眼睛又說道天下最最苦惱的事恐怕是我們這類做倡伎的人了把清白的兒女之身供許多輕薄者的調笑和蹂躪偶然有句話說差了客人就要動怒眞把我們當做不知甚麼東西看可算比畜生不如呢我們既要討客人的好又要順假母的意假母知道我們得罪了客人便把無情的鞭撻加到我們身上了我們這種生涯苦到這樣地步但是一天刻刻忙著沒有一回兒安適上半天十一句鐘起了身就出局要出到半夜黃昏無論那種凜冽的冬天朔風大得獅吼般利害半夜三更街上的人都已絕跡了我們還要北風裏跑倘使下了雪地上滑得不能行人我們也得忍耐著在黑暗冰冷的風雪裏趕來趕去營這種可憐的生活唉我們眞可算地獄中的人咧我最所切齒痛恨的有一輩無恥男子在平日裏背著極正當的幌子把我們卻當做玩物看待他們還要各處去鼓吹廢倡咧這種人的心理眞不可問聞了……我想我們也是有智

識的人類爲甚麼同是一箇人我們要幹這樣苦事飲酒猜拳的豪興都歸於烏有之鄉一箇箇沒精打呢出了一些些微的金錢就買我們郎刻的愛情我們出了有用的金錢極了但是他們的愛情眞不值錢極了但是他們買這卽刻就冷淡就移轉的愛情也未免太不值的寒風吹向我身上來把我方纔的醉意都吹醒了罷照這樣說來罪惡是應該歸結於男子了大約都爲了這層虛僞呢唉我輩女子做倡伎的一天多似一天大約都爲了這層緣珠說了許久時候方纔住口眼眶紅紅的在一旁嘆息湖綠色的短襖衣袖同襟上都溼了大灘

伊一手還把妃色的手帕按著眼睛嬌麗的面龐上微微留些淚痕好似雨後的海棠更覺得秀色可餐了遣時我的幾箇朋友都很頹喪的倒在椅中方纔

風裏應著一聲聲微喟料想也是爲緣珠的身世悲傷吧

默默地一路走一聲不響在廳廳的冷冷再看幾箇朋



書林愛仙事

朱覺悟

林愛仙本是上海小東門一家煙帋鋪中的女兒他家原住在南京城內近年革軍起事和清兵劇戰幾場地方上所受的損失眞是數說不盡而愛仙的老子就是那煙帋店的老板除了金錢損失之外還把他唯一無二的生命都丟得干干淨淨連累著上海那爿煙帋店也像失去了一根大柱子雖有他的兒子繼續開張但那孩子卻很不成材年紀雖然不大敗家的手段確很高明嫖賭喫喝無所不爲不上幾時就把一爿危如累卵的煙帋店全部閉歇下來大凡興家之人和敗家之子都是沒有饜足的興家的越富越想富敗家的也是要敗到身無立錐四大皆空六親絕滅才肯安心作他的乞丐生涯去此時林家雖然死了一箇主要人物倒了一爿活命店鋪在小老板看來簡直不算什麼事兒因爲他家原有一點財產在南京城內一家老小省喫儉用足彀敷衍得生活兩字還就犯了小老板的忌諱他便逍逍遙遙無憂無慮的仍舊過那嫖賭喫喝的歲月誰知這等事情說是有趣卻也很爲辛苦況且林家的財產說多不

多說少也不少似這樣零零碎碎的敗法一則那位小老板忒費事了二則事實上也竟不大爽利於是又承天老爺的盛意接連幫了他一箇大忙原來二次革命的風潮南京方面戰事最爲劇烈實實足足鬧了有一兩箇月而小老板的一所住房和全部家具統都付之一炬小老板本身還給亂兵擄去勒贖千金這樣一來林家的產業才算爽爽快快的弄得一無所有照常理說來這等破產的狀況也是可慘極了然而在小老板眼光瞧去似乎還沒什麼希奇因爲他在一無所有之外還有兩件活動的產物一件是他的妻一件是他的妹妹這兩人相貌都還生得不差小老板還算有點良心先把妻賣了一百塊錢一時手頭大鬆起來卻是他的志氣高傲魄力偉大有此一款很想作那孤注一擲立刻把歷年損失如數翻了回來於是捧了洋錢高高興興的跑到賭場先是十元一博得了一些彩頭小老板賭興大豪索性連本夾利滾押一下再不料那位賭神菩薩只幫他一次忙兒卻不肯繼續有效這一注下去說也奇怪小老板的妻竟間接的送到博場上去小老板此時有點慌了眼見得兩件活產已經去了一半光賸一箇妹妹萬一再斷送了去以後可再拏什麼活命呢原來小老板究是聰明的人他此時竟覺悟了竟明白過來了他便打算了一箇主意要拏這點唯一無二的活產作爲

永久生活的資本於是乎東敲西詐弄了一點路費將母妹倆帶到上海找到了從前大少爺時代認識的一箇妓院鴇母兩方訂下條件一邊出人一邊出財作起合資的平康營業來可憐的愛仙本是好好的清白之身此刻卻身不由己的作起賣笑生涯偏是性情忒忠厚了見了人唯唯諾諾的不會掉一點兒槍花他娘毛氏本是一團和氣無知識的人只要衣食有著便什麼都不管了他長子又是敗得不成樣的總叫碰了釘子回來不上一年盡不止的人這樣一對母子剛剛付即使沒有現錢也能出去設法替他張羅怎地還他還能幹的老鴇碰在那很毒殘忍奸狡刁鑽古怪的人這小老板又是個中可造之才與其出了資本和人一邊出財作起合資分利何如想箇法子整箇來省得糾藤葛纏和他們弄不清不由分說硬是要買了歸母手裏眼見愛仙有點姿色是此鴇母兩方訂下條件一邊出人一邊出財作起合資的平康營業來可憐的愛仙本是好好的清白之身此刻卻身不由己的作起賣笑生涯偏是性情忒忠厚了見了人唯唯諾諾的不會掉一點兒槍花他娘毛氏本是一團和氣無知識的人只要衣食有著便什麼都不管了他長子又是敗得不成樣的總叫碰了釘子回來不上一年盡不止的人這樣一對母子剛剛

付即使沒有現錢也能出去設法替他張羅怎地還他還能幹的老鴇碰在那很毒殘忍奸狡刁鑽古怪的人這小老板又是個中可造之才與其出了資本和人一邊出財作起合資分利何如想箇法子整箇來省得糾藤葛纏和他們弄不清不由分說硬是要買了歸母手裏眼見愛仙有點姿色是此鴇母兩方訂下條件一邊出人一邊出財作起合資的平康營業來可憐的愛仙本是好好的清白之身此刻卻身不由己的作起賣笑生涯偏是性情忒忠厚了見了人唯唯諾諾的不會掉一點兒槍花他娘毛氏本是一團和氣無知識的人只要衣食有著便什麼都不管了他長子又是敗得不成樣的總叫碰了釘子回來不上一年盡不止的人這樣一對母子剛剛

如今只說愛仙也是一箇不必再表了

話慢表而且從此不必再表了這

越賣越精一輩子

妻一妹假使多箇幾倍子他也不管妹子生

段已有天淵之別可惜他只有一

是比較從前賣老婆的方法和手

外難道還有把半箇別的妹子話兒可說麼但

債除了把板此時板

錢小老這小老板

工夫這小老板又

法替他張羅怎地還他還能幹的老鴇碰在那很毒殘忍奸狡刁鑽古怪的人這小老板又是個中可造之才與其出了資本和人一邊出財作起合資分利何如想箇法子整箇來省得糾藤葛纏和他們弄不清不由分說硬是要買了歸母手裏眼見愛仙有點姿色是此鴇母兩方訂下條件一邊出人一邊出財作起合資的平康營業來可憐的愛仙本是好好的清白之身此刻卻身不由己的作起賣笑生涯偏是性情忒忠厚了見了人唯唯諾諾的不會掉一點兒槍花他娘毛氏本是一團和氣無知識的人只要衣食有著便什麼都不管了他長子又是敗得不成樣的總叫碰了釘子回來不上一年盡不止的人這樣一對母子剛剛

人他此時開始離開母兄天天和那惡鴇作伴此中苦況也就可想而知不言而喻處在積威之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一心指望遇到一箇好好客人就可將他提拔上去誰知那鴇手段眞利害自從佔有愛仙全體之後放出渾身本領將許多新舊顧客擒縱起來加以愛仙的玉貌可人歌喉宛轉枇杷門巷車馬成羣要是別人身處盛況亦就樂而忘返偏是愛仙出身好人家喫著這等下流飯本已萬分無奈何況天天要受惡鴇的荼毒這等日月眞箇淚痕洗面死活兩難眼見生意大好鴇母還把他當錢樹子兒看待怎肯輕易准他嫁人看來這一座烈燄烘烘的火坑竟要葬送終身哩幸而天不絕人這年上海初次禁娼定爲抽籤之制抽出之人限期停業愛仙得知此事深望早早把牌子抽去也好速登人道果然天誘其衷第一次就抽著了愛仙深自欣幸料道生意不作就是打工度日也比眼前清爽一點豈知那鴇母正在興頭怎肯就此歇業公娼不做索性祕密賣淫起來阿呀呀這種苦痛才算暗無天日從前還是重在碰和喫酒此時卻專作夜廂生意換一句說簡直和野鷄差不多罷實做那朝秦暮楚的生活起來有時給捕房查出了還要連鴇帶妓拏去關禁幾天有時遇到了流氓拆梢客人滋事又不敢去報捕究辦這還罷了像這等朝朝暮暮楚雨巫雲便是鐵石人兒也不免損筋

動骨何況血肉之軀嬌柔之質怎禁得這般蹧蹋蹂躪可憐他身染惡瘡兀自不得休息又不敢要求醫治打從抽籤以後不上半年好好一副花容月貌竟其弄得和枯柴黃蠟一般渾身上下全是傷痕和些瘡疤斑駁陸離慘不忍覩到這時候愛仙自覺再沒生活的希望了只恨自己性質大懦沒有自殺的勇氣在此活地獄中仍是一天一天的捱著一直又過了兩箇多月全身的內毒一齊大作這才潰爛糢糊不可收拾就此一條性命嗚呼哀哉直到這時才算完全脫離苦海超登彼岸去了

許厘父論曰今廢娼聲浪洋溢耳鼓吾人對此善政固無絲毫反對之理由與意思顧事貴實踐不尙虛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猶之虛文也今觀此篇所記不遭兵禍則愛仙之父不死教育發達則愛仙之兄不必破家而愛仙終無爲娼之理縱令爲娼而主持廢娼者能實事求是毋令化公爲私作變相之賣淫一面速爲別籌生計毋令失業之後無所歸宿則廢娼之後尙可別圖生活此皆所謂治本之論也不此之圖而但漫言廢娼不特娼不可絕卽使強絕而所廢之娼皆無量數之愛仙也是不亦變其本而加之厲也哉





自甘墮落

王恨

名妓嬌娥這幾年來雖然走著十二分的紅運一切服御起居都極舒適而伊的精神上卻覺得異常痛苦因爲伊的身體已不屬於自己完全爲假母所操縱不能自由天天要勉強振作精神應酬狎客就是生了病兒要能够行動也不讓伊休息的伊實在怨極了常常背著人流淚迴溯已往懸想未來覺得自己的身世眞如飄蓬一般十歲的時候就被父母賣入勾欄中受盡了千辛萬苦依舊是不堪設想所以伊很有一擇人而事」的意思爭耐假母正把伊當作一株搖錢樹怎肯輕輕易易的釋放伊允伊嫁人呢

晚得怎樣歸宿況且紅顏易老轉瞬景更

好容易伊的幸運到了有一位姓吳名景之的少年新近被某總理擢爲秘書長景之爲人伶俐逢迎的手段極好某總理非常的信任他因此景之的境況突然一變從前是很窮的洋錢鈔票都很仇視他不肯和他接近的現在他既然走了紅運洋錢鈔票自然變仇視態度而爲親善態度了這回衙了某總理的秘密使命到了這裏一般趨炎附勢的朋友爭來奉承當晚即請在一家大菜館裏晚餐並叫了許多局一時鶯鶯燕燕鬢影釵光熱鬧得非常景之叫的就是嬌娥他們爲什麼替景之叫嬌娥呢這其間也有意思因爲現在最紅的姑娘要推嬌娥他們既見嬌娥覺得伊果然嫵媚可愛同時伊見景之是一箇翩翩美少年也覺得他瀟灑可喜不由的各起異樣的感觸雖是初見卻像有宿緣似的不忍分別景之在這裏勾留了十天光景公事才畢在這十天中景之除掉公幹無時不在嬌娥的粧閣裏伊在風塵中物色了多日總沒有可以託付終身的人如今見景之人既漂亮對己又有眞愛這種好機會怎肯失去便乘那定情的當兒把自己的身世和打算擇人而事的話很淒涼很懇摯的說了一大篇景之不由動了憐憫之意慨然願把伊救出火坑第二天即和假母開談判假母大驚不料嬌娥才做上了這位客人竟想嫁他時期未免太速了但又不敢拒絕

直 不 長。伊 不。起。後。由。 離。萬。只
把。下。的。更。快。來。伊 舒 在 苦。元。好。
他。二。三。萬。金。把平。時。辛。苦。積。下。來。 做了。姨。太。太了。
憤。變。得。害。了。兩。箇。月。的。大。病。 海。
的。錢。失 去。大。半。 前。幾。月。中。嬌。娥。感。受。了。淪。落。風。塵。之。苦。一。旦。自。
舒。服。服。的。坐。在。家。裏。倒。也。很。滿。足。不。意。幾。箇。月。 京。從。此。伊。便。脫。
愛。妾。挾。款。潛。逃。景。之。大。爲。懊。喪。 前。
始。而。譏。諷。繼。而。齟。齬。末。後。就。不。 忽。又。感。覺。寂。寞。把。從。前。的。痛。苦。
覺。不。可。一。日。居。沒。有。多。時。報。上。便。喧。傳。某。秘。書。 此。心。一。動。自。然。和。景。之。有。些。貌。合。神。離。景。之。很。華。 忘。去。漸。想。繁。
免。口。角。了。幾。次。 始。
及。在。這。時。候。又。碰。不。著。景。之。第。二。人。來。援。救。伊。 境。清。夜。思。量。覺。得。很。對。不。起。景。之。了。可。是。悔。
已。無。法。想。只。好。重。樹。豔。幟。維。持。生。活。了。 愁。困。之。
一。下。伊沒。 伊。用。錢。如。今。伊。的。錢。用。完。自。然。遠。而。避。之。伊。便。陷。入。
戲。場。中。閒。逛。不。免。結。識。了。幾。箇。折。白。式。的。朋。友。幫。助。
不。上。一。年。已。囊。空。如。洗。而。且。這。一。年。中。伊。常。常。到。遊。
安。樂。光。陰。但。畢。竟。所。捲。有。限。那。能。永。久。坐。喫。呢。所。以。
租。了。一。所。小。房。子。僱了。一。箇。女。僕。逍。遙。自。在。的。度。著。
嬌。娥。逃。去。後。仍。歸。故。地。因。爲。有。錢。不。慮。生。活。問。題。
了。前。那。麼。時。髦。呢。伊。的。眼。淚。又。常。常。在。無。人。的。時。候。流。
並。且。比。較。的。被。從。前。流。得。多。伊。此。時。的。唯。一。希。望。
了。這 樣。過。了。一。年。伊。的。年。紀。已。過。了。花。信。那。能。像。從。

就是希望再有這麼一箇像景之的人來雖粗衣菜飯也都情願好在伊此時是自由身子沒有甚麼阻礙比前次容易果然伊的幸運多景之第二來了此人名喚王軼倫乃是一家書局的經理很愛憐伊把伊納爲籠室家裏的人口很少倒也安然不過大婦稍有些不快罷了

嬌娥有了歸宿地人家都以爲決不致再有甚麼意外了誰知五箇月後伊又下堂重操舊業人家都很稱異問伊怎麼這樣的自甘墮落伊太息說連我自己也不知甚麼原故一遇到安樂的日子就忘了痛苦此心突突的大動起來好似前生注定了喫一般世的苦飯一般

花間楹帖選錄　小洋錢

冬蓮
多山如睡春山笑
蓮子爲心鳳子腰

大姑
大抵浮生若夢
姑從此處銷魂

金香
金谷名流饒紛黛
香山詩興到琵琶



鳩江之娼妓

夢醒齋主

鳩江界南京大通間屬安徽省太平府上至漢口下至上海乃必經之道也櫛比鱗次商務雲集以米穀爲大宗戲館酒樓娼寮妓院靡不應有盡有每當米市開盤期笙歌盈耳徹夜不輟至於娼妓其間以揚妓居多然非揚妓而冒稱揚州籍者尤居多數最難堪者則強學另一種揚州語之土妓也內分六等特列於左一等名洋房其家以大馬路迎春坊菜市錦繡坊三街富潤里普慶里三餘里美仁里等處所僱傭僕稱之曰姑娘稱客人曰某老爺稱清倌人亦曰姑娘稱傭僕曰男女幫子下雜房裏奶奶

叫局　他處應酬召妓侑酒之謂也渾倌人每次二元清倌人每次一元不問生張熟魏皆能書箋召之生客初次入其家奉以手巾須開銷二元四元八元不等熟客則無之

打茶圍　乃清坐也例不給錢惟正月第一次前往妓點蠟燭放鞭炮開果盤謂之做財神以及三月櫻桃端午角黍六月西瓜中秋月餅與青菓等起碼開銷二元做財神則非八元不行矣閱者二十元四十元不定

花酒　每席二十元或三十元犒賞下腳烏師二元

四元八元十元視其席之若干檯（代場面者不在此例）每酒一席謂之一檯兩席謂之雙檯四雙檯八雙檯以此類推客之好作場面者以雙雙檯四雙檯為豪舉故所費不貲

每夜五元不折不扣無下腳

碰和乃叉麻雀每二串（即八圈）二十元撲克每二節結算）碰和而已

住夜梳籠（梳頭）無一定價目有自居奇貨和酒之外更索衣飾銀錢等物必飽其所慾而後已並有渾信人索取多金者種種方法無非欲傾狎客囊金

清倌人初次留客住夜之名稱也（蕪俗名清倌人初次留客住夜之名稱也（蕪俗名

接纏頭（即打把勢也『年』『節』將屆或熟客動身時男女幫送果盤（即水菓糕餅等物）雖不收亦須賞洋二三元並有老郎會以及做生日客皆有

元外加和酒始肯留客否則陽言代客節省陰則撒嬌撒癡別有需索實較和酒倍之客人往往圖姑娘和酒為報數目無定悉視客之場面以上乃一等妓女其家以二街二三里榮市灣陽里三街

幫子皆不滿意也

瞬息之假情愛致使財出無名場面有礙而令男女

女也來往狎客多紳商

二等妓

有恒里等處本地人內河人居多皆學有揚州語之一種者其家傭僕亦稱之曰姑娘不問生熟客可逕入打茶圍生客初次無手巾奉進亦不能書箋召來侑酒碰和最多六七元夜度資四五元足矣

三等妓女其家居二街興隆街留春園狀元坊等處一切與二等妓女同惟夜度資三元而已

四等妓女居寺碼頭橫街新橫街皆植立門口打情罵俏以招往徠遊客其夜度資二元二元五角不等

五等妓女居管驛巷崔家巷河沿洋橋口等處一切與四等妓女同夜度資一元一元五角行人過門者高聲呼喚甚至強拉入室其梅毒之傳染殆無有能免者以上二三四五等妓女來往遊客工商界爲多

六等妓女多在紅牆院山頭上電報局等處一切皆無僅取夜度資數角而已或行人稀少則動手強拉客若輩十七八皆有梅毒較三四五等猶險

臺基 乃祕密賣淫者日本所謂待合室也非素識者不能逕入其家或由熟友紹介亦可其資較昂所召皆住家人更有召來三四等妓女冒名住家人藉詞多索其資上列六等妓女以及臺基等皆無埠娼妓最近之狀況也





小小說

兩種眼淚

南泠

松蔭班中最紅的姑娘。可算玉潤了。他的包車。有十六箇電鐙好。不闊綽。可是他同部的花韻仙。天天受假母奚落。他屋裏難得有一箇客人。有時候玉潤忙起來。還得借他的屋子用一用。韻仙看見他如此走紅。不覺滴下幾點淚來。

許芙專喜歡逛窰子。成日成夜的在班子裏。後來弄得滿身惡疾。命在旦夕。他老婆聽見了。忙趕來瞧他。侍奉湯藥。正是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一連幾天。他老婆病了。這時候。他握著老婆的手。不知不覺的落下無數眼淚來。

十年前後

張南泠

中華銀行營業股辦事員李福生年紀二十多歲了他一向在上海讀書倒是循規蹈矩的好容易畢了業他考得樣樣滿九十分得到一張最優等的文憑笑嘻嘻的捧了家來滿意把雙親看了讓他們二老開一開心可是剛剛他走到大門便楞了一楞愁著眉頭道哦母親呢原來我是無母之兒了這時候他一手擦著眼淚一面望著他母親的放大遺像那像中的母親含著笑臉望著他似乎曉得他的兒子畢了業一樣他從此不到學校了在家中住了三箇月他的父親因爲想抱孫子便代他完了姻可巧他完姻後兩箇月便接到他的親戚來了一封信說他同人有中華銀行的組織他接到這封信非凡高興可憐因爲衣食所迫他便從此拋了他的嬌妻去度他的客中歲月一塵起處車去如飛第二天他到了北京後來由介紹人送他進了行他是進學堂慣了的現在投身社會他便覺得有無數樂趣謹謹愼愼

的辦事不到三箇月他對於銀行的智識大半曉得色
了他辦事很快所以他的經副理主任都很喜歡他每
唉他一生所以失意的原故就是因爲多情情之面
一字就害了他終身了那一天他因爲無聊極了初得
初作遠客的人沒有消遣的地方實在寂寞他不知你
什麼原故竟會認識了惜玉惜玉該應是五百年前副
的冤孽竟會同他要好但是惜玉是北京著名的娼理
妓要認識他的人眞不少他又是滾倒詞場的一箇了
失意人不知因何原故惜玉單單看上了他每天行
中事完早有一部很漂亮的包車在門口等著這部
包車分外漂亮湖色華絲葛的車衣車墊那靠背的
墊子是黑色錦緞上面是湘繡的牡丹花車作朱紅
尹直望他包廂裏射其實注意他包廂的又何止一箇
先們會計主任尹先生包的不過尹先生眼睛的光綫
生呢唉這是惜玉的魔力眞眞不小咧後來他

聽見尹先生問旁的人這是李福生的什麼人那人就起了一點兒問題了

回答說或者許是家眷罷他同我說一箇人去看戲

他很愛惜他的名譽他有一位朋友寫了一封信

好得多呢有了他就惹人注意了不知爲什麼原故給他的父親他父親不問清白就大罵了他一頓他

那一晚我在眞光劇場聽梅蘭芳的汾河灣倒又看因爲上人罵他很不注意的仍是同惜玉要好不過

見他同惜玉坐在包廂中了我同他說險啊那一天不在外住宿了他同我說近一箇月來惜玉燈前輭

經理先生不是坐在地字第十號麼也許沒有看見語留過他七八次他毅然拒絕了惜玉問他道我得

呢他從此同惜玉說看戲不好最好是看電影兒後罪你了麼他搖了頭說不是惜玉說你愛了旁的人

來眞光劇場映熱血鴛鴦我又看見過他們一次可變了心了他又搖了頭說不是幷且發了箇誓惜玉

是仍是包的廂咧他同惜玉很好惜玉自認識了他問他他總是微微的笑著後來他同我說唉愛惜名

可更紅得多啦衣裳的漂亮更不必說了連架子都譽我就負了他苦啊

大了起來但是惜玉有箇毛病鬱鬱多愁嗓子常啞

他這樣的愛惜名譽人還是疑惑他有人居然說

他同惜玉好了半年多他常不回家所以他名譽上他是浪子了他受不住就下了一箇決心當天他對

會。計主任說。我明天來得遲些請你代我保存這保險櫃的鑰匙說完走了。咳中華銀行營業室內鐘上已經指到十一點三刻了。那裏有李先生的影子櫃臺外面坐滿了取支票的人有的竟罵了起來。那位還沒完一筆事多數人問道。李先生呢爲什麼不來。臨時代理的范先生手續又慢可憐忙得滿頭是汗。他辦事多快啊。咳李先生不來了。

那一天福生搭了早車一直離了北京回南去了。

他走過他的故鄉並不下車直接到了上海上海的朋友看見他落拓無聊便不大睬他有的還笑落他可憐他出來的時候不過穿了一身短衫褲一件長衫幾塊錢在上海過了一箇多月住在小客棧裏那小客棧是專門息一種窮苦人的牀鋪又小又汚穢九流三教五花八門到了夜裏三點多鐘那一班人高高興興的住了來有的喝酒喝醉了還要唱什麼小東人或是蔣老五唱春鬧得烟霧瘴氣他是錦衣玉食慣了的現在流落到如此地步連一件長衫都當了單剩一身短彩褲又汚黑的他晚上同客棧的老板商議借一口盆自己洗洗涼了起來夜裏睡在破蓆子上臭蟲都滿了睡又睡不著他心中何等難過有一天他異想天開走到輪船碼頭上頑頑看見一隻很大的海輪說是開到香港去的他便跑了上去躺在船底下一層剛剛靠近一間廚房他被人看見了馬上跪下來磕了一箇頭說爺爺。

饒。命。我是。
了。沒。有。消。息。所以。很。不。放。心。求。爺。我。
文。沒。有。寧。願。侍。候。爺。爺。賞。一。點。殘。爺。母。親。
求。爺。爺。開。一。方。便。之。門。以。救。小。命。到。香。港。
憐。便。放。了。他。所。以。他。就。一。直。達。到。香。港。去。找。母。親。的。
又。不。知。東。西。南。北。夜。裏。睡。在。馬。路。上。總。是。被。巡。捕。打。他。因。爲。主。
可。憐。極。了。他。便。一。邊。哭。一。邊。走。走。到。一。家。洋。行。門。口。剛。剛。
他。還。是。哭。那。巡。捕。見。了。要。把。他。帶。到。捕。房。去。可。巧。剛。
可。憐。極。了。他。便。一。邊。哭。一。邊。走。走。到。一。家。洋。行。門。口。剛。剛。
他。還。是。哭。那。巡。捕。見。了。要。把。他。帶。到。捕。房。去。可。巧。剛。
遇。見。一。箇。老。外。國。人。他。用。英。語。說。你。爲。什。麼。哭。路。
上。是。不。准。哭。的。他。本。來。是。大。學。畢。業。的。便。操。著。英。語。說。
意。說。道。紳。士。謝。謝。你。請。你。可。憐。我。我。本。來。是。做。銀。行。生。
的。我。的。簿。記。很。好。不。相。信。可。以。我。因。爲。愛。上。

十 前後考我我因爲愛上一箇女子他們說我貪頑我就憤而出走了我是中國有志的青年乞你見救我便戴德不忘了一篇英語說得又流利又文雅那外國人聽了很可憐他又充一點頭謝謝他他從此就在洋行中充一個侍者了他的福生又進來我行中少一箇侍者他因爲主人愛他便升了副買辦這時候他改了洋服果然又是翩翩公子了書記的位置這是一年他又升了副買辦這一年他做些私貨那一年春天他用英語說你爲什麼哭路

十一 前後考我我因爲愛上一箇女子他們說我貪頑我就憤而出走了我是中國有志的青年乞你見救我便戴德不忘了一篇英語說得又流利又文雅那外國人聽了很可憐他又充一點頭謝謝他他從此就在洋行中充一個侍者了他的福生又進來我行中少一箇侍者他因爲主人愛他便升了副買辦這時候他改了洋服果然又是翩翩公子了書記的位置這是一年他又升了副買辦這一年他做些私貨那一年春天他用英語說你爲什麼哭路上是不准哭的他本來是大學畢業的便操著英語說我是做銀行生意的我的簿記很好不相信可以我因爲愛上

十二 前後考我我因爲愛上一箇女子他們說我貪頑我就憤而出走了我是中國有志的青年乞你見救我便戴德不忘了一篇英語說得又流利又文雅那外國人聽了很可憐他又充一點頭謝謝他他從此就在洋行中充一個侍者了他的福生又進來我行中少一箇侍者他因爲主人愛他便升了副買辦這時候他改了洋服果然又是翩翩公子了書記的位置這是一年他又升了副買辦這一年他做些私貨那一年春天他用英語說你爲什麼哭路上是不准哭的他本來是大學畢業的便操著英語說我是做銀行生意的我的簿記很好不相信可以我因爲愛上

買辦一席令他接充云云從此福生有了家產了把克洛洋行大大的整頓一番生意一年盛似一年不到六七年光景他有了一千多萬的財產這時他停止營業把克洛洋行關了門幷且把一千多萬分頭匯到上海他這時候回到家鄉置了多少產業幷且打了一箇電報託一家營造公司在北京造了一所大洋房他一面趕到北京記念著看他十年未見面的情人惜玉他早一天拍了一箇電報告訴他朋友到京的時刻那一天南京開來的特別快車頭等車廂裏坐著一位三十來歲的紳士就是十年前中華銀行在資本家勢力底下的小辦事員李福生車還沒有進站歡迎的人已滿了最可笑的就是中華銀行的經理副理也在那兒仰著頸子接他呢他下了車同人都握了手到末了輪到中華銀行的經理副理他不覺楞了一楞說不敢當他幷且心中疼了一疼當晚中華銀行經副理親自備了人大的請帖請他喫酒在席上那經副理說道福翁本是行中多年老同事現在行中年年虧本很難支持乞老哥看兄弟面上慨然解囊福生曉得他們的意思就親筆簽了一張二百萬的支票叫他們親自到上海收款明天中華銀行開了一箇股東會公舉李福生爲總理還加了多少名高望重的好名詞咧

唉十年前中華銀行的小辦事員人人奚落他的人人指罵他的那知道十年之後他便做了中華銀

行的大股東與總理人人恭維他人人敬畏他咳他雖做了一等大富翁總理他總忘不了他的情人惜玉那一天他一箇人到惜玉家裏去訪可憐門巷依舊人面已非當下他一人自思自悲不知惜玉漂泊何所此恨緜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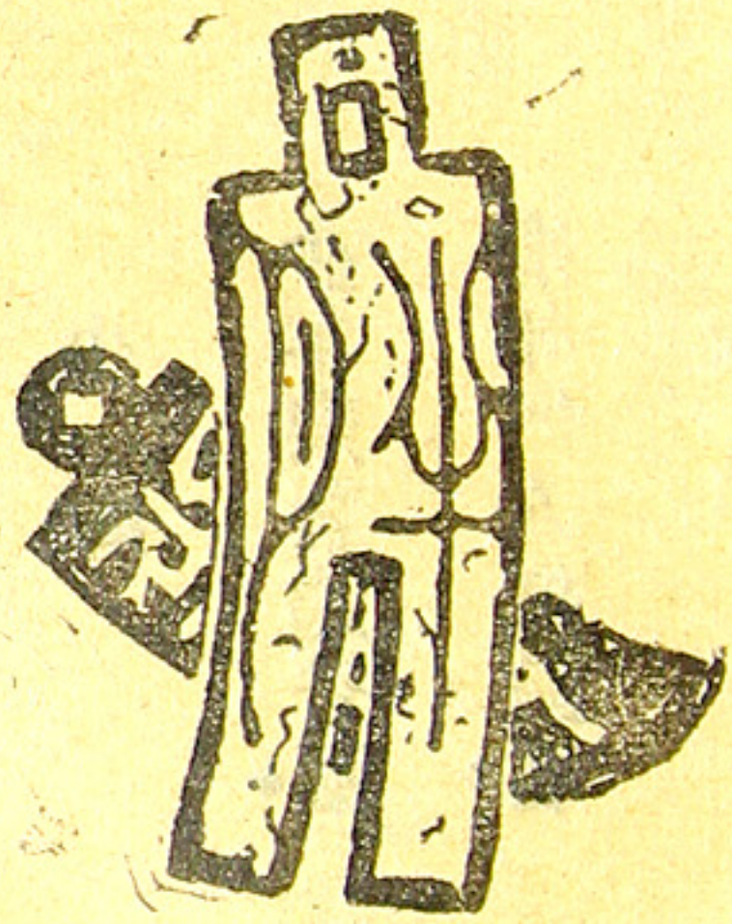
★

他從此相思灰盡心如槁木他想這樣一箇美人兒因爲金錢和名譽的關係得而復失生在世上有何趣味咳有他我就沒有錢有錢又沒有了他從此他看破一切索性成日成夜的逛胡同兒他的一班朋友從先罵他浪子的現在箇箇說道畢竟福翁才子多情他那麼眠花宿柳眞豔福不淺啊

★

★

十年前後



花間楹帖選錄

小錢

采珠　阿三

欲采不采隔秋水。　阿子謌宜纖口唱。

大珠小珠花玉盤。　三辰酒待小鬟催。

眉仙　少卿

眉痕淺淺春三月。　少年幾輩趨香國。

仙骨珊珊第一花。　卿相何人抵豔名。

二寶　太平

二月鶯花三月燕。　過眼煙花成太息。

寶兒風貌雲兒歌。　當頭風月費平章。

〔短〕〔劇〕

倡門中的戀愛

姚賡蘼

【劇中人】妓女　老鴇　少年嫖客（甲）（乙）少年甲　妓女

第一幕　戀愛

妓女坐少年甲膝上作媚態少年甲睨之而笑

老鴇　我這樣愛你你可愛我麼

少年甲　老二我這樣愛你你可愛我麼

妓女　大少你這樣愛我我豈不知道你前天不是允許給我一雙鑽戒麼這就是你愛我的表示呀

少年甲　是啊我爲了你總不惜金錢這可見我愛你到極點了

（幕閉）

第二幕　戀愛的相同

妓女倚少年乙身上作媚態少年乙遽吻之

妓女　大少你這鑽戒很好呀我也想去買一隻

少年乙　老二你愛他我就給了你用不著去買了

妓女　大少眞是愛我但是我也很愛你呀

第三幕　金錢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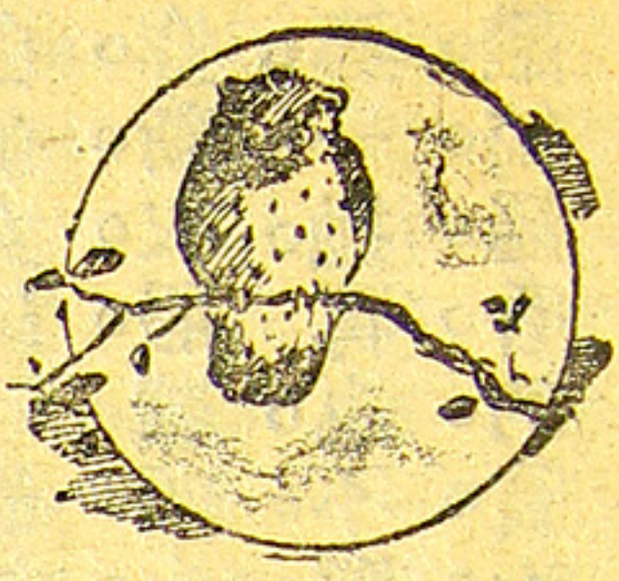
（幕閉）

少年甲形容憔悴衣衫襤褸與老鴇語作憤恨狀老鴇殊落落露鄙夷不屑狀

少年甲　你們老二我在伊身上也著實用些錢怎的現在你們待我如此反愛上了那人（指少年乙）你們可有良心麼

老鴇　你這話差了做妓女的原是沒有良心的誰有錢就愛誰誰也不能管誰啊你自以爲著實用些錢了別人用錢比你眞要多咧嘿嘿（冷笑聲）

（幕閉）



天堂與地獄

周瘦鵑

共福里三十多家人家很參差不齊很富的也有極窮的也有富的人家男女出入都是鮮衣華服高車駟馬窮的人家可就苦了不但是沒鮮衣華服穿沒高車駟馬坐連那萬不可少的一日三餐也得苦心孤詣的去張羅來往往富人家廚房中燒著魚啊肉啊雞啊鴨啊一陣陣的妙香直鑽到窮人鼻子裏去他們纔揣著血汗掙來的一二角錢上米鋪子糴米去家裏孩子們早已大哭小喊鬧了好半天的飢荒咧

共福里有兩條支弄在那南面的一條支弄中便是窮人家聚居之處破舊的衣袴掛在竹竿上從小窗子裏撐出來曬著陽光滿弄的飄飄揚揚彷彿是無數旗子一般衣角袴腳上的水有時候滴下來滴在行人頭面上也只索擡頭望一望無可奈何的走開去了

這窮弄中第三家是一所矮屋似乎比左右的鄰

舍更要矮些一扇烏黑的門配上旁邊一扇烏黑的小板窗都足以表示這屋子早過了青春時代有老夫髦矣之歎了還有那一堵牆壁也早已改換了本來面目變成非洲黑奴模樣在這一片烏黑之中所足以使人注目的不過是那門上一箇紅紙的「福」字和那牆上給頑童用白鉛粉畫的許多烏龜罷了。

然而這烏黑的窗中門中卻住著一箇臉袋子雪白的女郎叫做林金寶金寶自小兒愛好天然喜歡穿新衣服鞵頭上開了一些兒花伊就把來向壁角裏一拋再也不願穿上腳了但伊畢竟是箇蓬門不識綺羅香的貧女可不能穿綢著緞連布的衣服也不能常穿新的因此上伊心中甚是不快伊的年紀一年年加上去那不快的程度也一年年加上去

林金寶的父親早已死了現在的那箇父親是伊母親爲了不耐寡居非正式結合的鎮日的游蕩沒有甚麼職業他那唯一的職業便是助人相打相罵喫講茶趁此撈摸幾箇錢伊母親倒也生就一副富貴人家的太太骨頭從不肯做甚麼活計一方面卻又逼著金寶縫衣繡花做韈子掙錢來貼補開門七件事一天到晚差不多沒有休息的時候

金寶出落得並不美麗皮膚也粗糙得很最糟的便是那張櫻桃小口沒有生得平正粗看還可混過去細看竟是偏在一旁分明是造物生伊時太悤促

了些不曾多用工夫比較的可以動人的不過是那雙眼睛常常一溜一溜的發出媚光來除此以外可就無長足錄了然而金寶對鏡自照總以爲自己是箇絕世美人只恨生長貧家做活計掙了錢要貼補柴米不能做好衣服穿因此常在背地裏歎息落淚又恨天恨地恨伊生身的父母

伊做好了活計總得親自送上店鋪去伊穿著布衣服打扮得很整齊走在街上兀自自慚形穢雖有一雙媚眼也引不起人家的注意每見穿綢著緞的女子在伊身邊走過那萬丈妒火便止不住在伊胸中燃燒起來有時伊晚上回來在鬧市中見鈿車如水載著窰子裏的姑娘們飛一般掠過寶氣珠光直刺到伊眼中益發鉤動伊的虛榮心伊羨慕得甚麼似的暗暗自語道我一輩子在窮爺娘身邊過活可一輩子無望了還是向這倡門中尋一條出路罷

金寶起了這箇主意伊的一顆心便日夜被這主意束縛著日想夜夢彷彿自己已進了窰子享盡人世間種種的幸福除了衣食住般般舒服以外并且有無數少年兒郎拜倒石榴裙下伺候自己的一顰一笑這是何等的有味啊伊在這虛榮心極熱的當兒竟把火坑瞧做天堂了伊便像撲火的飛蛾一般向著烈火撲去畢竟炙傷了翅膀奄奄的死了

金寶一心想進倡門去了一壁卻又不願向伊母親說明鎮日價只是沒精打彩的不肯多做活計伊

母。親。見。了。奇。怪。少。不。得。要。問。長。問。短。金。寶。仍。不。願。明。無。限。的。快。意。無。窮。的。希。望。正。好。似。皈。依。上。帝。的。信。徒。

說。只。隱。隱。約。約。流。露。了。些。意。思。伊。母。親。見。女。兒。已。長。在。禮。拜。堂。中。高。唱。著。讚。美。之。歌。眼。中。彷。彿。已。瞧。見。天。

成。了。做。活。計。沒。有。大。出。息。本。來。也。想。給。伊。走。這。條。路。堂。的。門。了。

如。今。難。得。女。兒。先。有。此。意。那。是。再。好。沒。有。的。事。和。伊。不。平。正。的。櫻。桃。口。上。點。了。桃。紅。的。胭。脂。粗。糙。的。面。頰。金。寶。活。計。不。做。了。把。大。半。天。的。工。夫。放。在。裝。飾。上。

那。箇。非。正。式。的。丈。夫。一。說。當。然。也。十。分。贊。成。他。到。外。伊。上。搽。上。了。好。多。香。粉。雪。花。粉。伊。的。身。上。也。有。簡。單。的。

邊。去。和。那。些。志。同。道。合。混。飯。喫。的。朋。友。們。商。量。了。一。下。便。打。算。各。人。湊。幾。箇。錢。合。夥。兒。開。窰。子。了。劈。頭。第。一。件。事。先。把。金。寶。在。家。訓。練。起。來。請。一。箇。烏。師。來。教。伊。唱。曲。兒。每。天。午。後。一。二。點。鐘。時。那。烏。黑。的。板。門。便。打。開。了。一。派。咿。咿。啞。啞。的。歌。聲。來。甚。麼。武。家。坡。啊。三。娘。教。子。啊。閻。瑞。生。夢。驚。啊。胡。亂。的。在。

關。上。了。從。小。窗。中。送。出。一。箇。烏。師。來。教。伊。唱。曲。兒。每。天。午。後。一。二。點。鐘。時。那。烏。黑。的。板。門。便。打。開。了。一。派。咿。咿。啞。啞。的。歌。聲。來。甚。麼。武。家。坡。啊。三。娘。教。子。啊。閻。瑞。生。夢。驚。啊。胡。亂。的。在。

伊。唱。曲。兒。每。天。午。後。一。二。點。鐘。時。那。烏。黑。的。板。門。便。打。開。了。一。派。咿。咿。啞。啞。的。歌。聲。來。甚。麼。武。家。坡。啊。三。娘。教。子。啊。閻。瑞。生。夢。驚。啊。胡。亂。的。在。

一。件。事。先。把。金。寶。在。家。訓。練。起。來。請。一。箇。烏。師。來。教。伊。唱。曲。兒。每。天。午。後。一。二。點。鐘。時。那。烏。黑。的。板。門。便。打。開。了。一。派。咿。咿。啞。啞。的。歌。聲。來。甚。麼。武。家。坡。啊。三。娘。教。子。啊。閻。瑞。生。夢。驚。啊。胡。亂。的。在。

下。便。打。算。各。人。湊。幾。箇。錢。合。夥。兒。開。窰。子。了。劈。頭。第。一。件。事。先。把。金。寶。在。家。訓。練。起。來。請。一。箇。烏。師。來。教。伊。唱。曲。兒。每。天。午。後。一。二。點。鐘。時。那。烏。黑。的。板。門。便。打。開。了。一。派。咿。咿。啞。啞。的。歌。聲。來。甚。麼。武。家。坡。啊。三。娘。教。子。啊。閻。瑞。生。夢。驚。啊。胡。亂。的。在。

邊。去。和。那。些。志。同。道。合。混。飯。喫。的。朋。友。們。商。量。了。一。下。便。打。算。各。人。湊。幾。箇。錢。合。夥。兒。開。窰。子。了。劈。頭。第。一。件。事。先。把。金。寶。在。家。訓。練。起。來。請。一。箇。烏。師。來。教。伊。唱。曲。兒。每。天。午。後。一。二。點。鐘。時。那。烏。黑。的。板。門。便。打。開。了。一。派。咿。咿。啞。啞。的。歌。聲。來。甚。麼。武。家。坡。啊。三。娘。教。子。啊。閻。瑞。生。夢。驚。啊。胡。亂。的。在。

那。箇。非。正。式。的。丈。夫。一。說。當。然。也。十。分。贊。成。他。到。外。伊。上。搽。上。了。好。多。香。粉。雪。花。粉。伊。的。身。上。也。有。簡。單。的。

裏。面。好。沒。有。的。事。和。伊。不。平。正。的。櫻。桃。口。上。點。了。桃。紅。的。胭。脂。粗。糙。的。面。頰。金。寶。活。計。不。做。了。把。大。半。天。的。工。夫。放。在。裝。飾。上。

唱。了。從。小。窗。中。送。出。一。箇。烏。師。來。教。伊。唱。曲。兒。每。天。午。後。一。二。點。鐘。時。那。烏。黑。的。板。門。便。打。開。了。一。派。咿。咿。啞。啞。的。歌。聲。來。甚。麼。武。家。坡。啊。三。娘。教。子。啊。閻。瑞。生。夢。驚。啊。胡。亂。的。在。

著。家。坡。啊。三。娘。教。子。啊。閻。瑞。生。夢。驚。啊。胡。亂。的。在。

聽。這。歌。聲。雖。覺。生。澀。刺。耳。然。而。內。中。含。著。

這。歌。聲。雖。覺。生。澀。刺。耳。然。而。內。中。含。著。

窮。

簷。

進。伊。理。想。中。的。天。堂。去。了。

經。了。這。麼。半。年。的。訓。練。金。寶。居。然。脫。離。了。這。矮。屋。的。一。條。窰。子。

的。林。金。寶。了。

雙。媚。眼。的。注。射。也。覺。得。現。在。的。林。金。寶。已。不。是。以。前。

搔。首。弄。姿。試。練。伊。的。娼。妓。學。問。里。中。少。年。受。了。伊。

綢。衣。服。穿。了。伊。好。生。得。意。夕。陽。將。下。時。便。立。在。門。口。

聚合的里中便多了一所新窰子多了一塊新牌子牌子上兩箇金字叫做金妃進場的那天仗著那班白相人的勢力倒也和酒連綿十分熱鬧金寶也像別的姑娘一樣有非常鮮豔的好衣服穿了有租來的鑽耳環鑽約指戴了伊志得意滿好像眞的進了天堂一樣夜半無人獨自對著著衣鏡笑道金寶金寶你以前的日子是在地獄中過的從今天起可已到了天堂中了以後可要幹一番事業讓大家都知道我林金寶

一節過去了金妃兩字果然傳遍了狎客之口伊雖然貌不驚人但那十足的媚態卻沒一箇姑娘及上得伊凡是籠絡狎客的手段伊都能施展得法因此傾倒於伊的人著實不少伊那非正式的父親和股東們都暗暗歡喜以爲仗著這錢樹子定能穩穩的撈摸一大注錢了

金寶既做了紅倌人便飛揚跋扈無所不爲表面上和狎客敷衍暗中卻受了誘惑和那些拆白黨中的小白臉兒往來密切股東們滿想借著梳櫳這回事可以弄幾箇錢不料伊暗渡陳倉早就不是完璧了不上三節梅毒突然發現便得了一箇確確實實的證據并且欠了一筆債股東們大失所望伊那非正式的父親更大發雷霆也不給伊醫治立時逼著伊卸下衣飾送回家去一面另外弄了箇女子頂伊金妃這塊牌子

伊的眞起也。　後伊打還了。
金寶不願回家見伊的母親半路上便逃了飄泊母親自然喜之不勝立時把伊放在板門上送到了伊的要求搗母送伊家去那搗母正在擔心無法處置聽說伊有家有母親來記起那窗門烏黑的小屋子來那邊纔是真正的天堂纔是充滿著無限幸福的當下便苦苦不能起坐於是伊記起到了最後一期了周身潰爛不堪痛已捱盡梅毒伊在那雉妓院混了三箇多月苦痛已捱盡梅毒地獄咧。
伊回家後又捱了一箇多禮拜便死了臨死時抱著伊先前做活計的綫籃做出戀戀不捨的樣子又哭著對伊母親說道唉母親我錯了我怎麼把地獄錯認做天堂啊。





獨幕劇

風聲雨裏

沈家驤



劇中人

金亦民　是一箇三十多歲服飾不很漂亮

麗琴　是一箇剛從妓女救濟會裏領出來的妓女年紀在二十歲左右滿臉憔悴的神氣然而總蓋不過他本來的美麗無限憂戚裏面時時露出快樂神情來

背景

中等旅館中的一間右面是一排玻璃窗靠窗安置著桌一張鐵牀的一橫頭是一面通外邊的小門正中掛著一盞電燈

時間　一箇深秋的晚上

幕啓的時候麗琴靠牆坐著側首望著窗外的月色斷斷續續微哨著牀橫頭的小門忽然開了金亦民走進來嘴裏悠悠的吹著

麗琴　（立了起來）金先生晚飯喫過了嗎

金亦民　（向靠窗另一把椅子上坐下）喫過了你眞不想喫晚飯麼

麗琴（坐下）我心裏亂得厲害那裏喫得下飯呢

金亦民（從袋裏摸出香煙抽一枝啣在嘴裏又在桌子上取過火柴劃了斜著頭望著麗琴火柴燒著手指了纔把香煙燃上）噲麗琴啊你幾時和張餘慶認識的不是在徐州的時候嗎

麗琴（微喟）金先生你問他做甚

金亦民（嘻皮笑臉）沒有什麼不過我見你這樣至誠至願的跟他纔問問罷了麗琴啊你明天不就是張太太了嗎打明天起我是不能看你了是不是

麗琴（望著窗外）這天怕要雨呢金先生明天到底到不到鎮江

金亦民　做太太了就這樣性急慢些咧你怎樣謝我先說明了

麗琴（楞了一楞）謝你什麼

金亦民　不應該謝我嗎要不是我替張餘慶到南京你這時候還在妓女救濟會裏咧非但你這時候不能打妓女救濟會裏出來也許你一世的嫁不得張餘慶咧（獰笑）

麗琴　怎麼……

金亦民（立起來靠在桌子上）你不要瞧妓女救濟會是你們妓女的過門地方妓女救濟會也正和窰子裏一樣張餘慶他自己也曾來過了妓女救濟會不是要他八百塊錢手續費纔放你出來嗎張餘慶要是立刻拏得出八百塊錢你又何致於要到妓女救濟

會呢——這一點兒那就非煩到
我金亦民不成了你該謝不該謝
麗琴（感激的神情）我決計
同餘慶重重的謝你
金亦民（挨近麗琴了些）你
是如你所願明天做太太了但是
你謝我也得如我所願啊
麗琴（微笑）那末請金先生
自己說啊情願什麼我也可以和
餘慶商量

金亦民　我情願啊（又挨近麗
琴了些）那到並不用和張餘慶
商量只要你答應就是了
麗琴　那末請金先生說明了罷
不能從命

這時窗外一陣陣的風漸急
促又好像帶著雨點

金亦民　我只要……麗琴啊晚
上你一箇人不覺得寂寞嗎（丟
了手裏的香煙頭）
麗琴　你要什麼……
金亦民　我要啊……你是箇明
白人何必我明說呢只要你答應
我就是了（細望著麗琴笑）
麗琴（臉一紅很堅決的口氣）
金亦民（做什麼嫌我髒嗎
麗琴　金先生請放穩重些罷
金亦民（正色）怎麼搭架子
了啊無論如何你總是箇妓女
哼！你今天總逃不出我手掌心
就是了
麗琴（眼淚湧滿了眼眶）金
先生並不是我搭架子不過我雖
則是箇妓女也知道自己身體的
寶貴萬萬不肯失我貞操的
（這箇啊請金先生原諒我實在

金亦民　好有身分的女子（很很的退過一邊坐在牀沿上）那末你和張餘慶是怎麼樣的呢

麗琴　（哭了）就因爲我失身於張餘慶了所以一定要從他的

金亦民　做了箇妓女而且是箇很紅的妓女難道除了張餘慶之外就沒有第二箇客了嗎我不信

麗琴　我這箇心是永遠潔白的做妓女也是出於不得已金先生你只想倘使我另有旁的客人我何必要設法逃進妓女救濟會而又一心一意的要從那窮得精光的張餘慶呢

金亦民　那末何必我這樣替你們出力呢總之今天你是在我手掌之中你情願也好不情願也好我不懂什麼叫貞操我尤其不信一箇妓女的貞操（在室裏亂轉著）

麗琴　（哭著）

金亦民　怎麼樣我既然能把你從妓女救濟會裏弄出來我也能把你重又送進妓女救濟會去哼哼既然是這樣一箇貞操的女子何以又做了妓女呢

麗琴　（哭著凄咽的聲音）金先生別事都可以答應惟有這箇我只能來世再報答金先生了

金亦民　（冷笑）來世——我今天就教你做來世

麗琴　（拭著淚有些含怒的神氣）金先生你是箇明白人怎麼說得出這種話來我們女子不幸而做了妓女並不生就的妓女須知也和普通女子一樣倘使講到

貞。操。兩。字呢。……哼。（怒視。）都。是。你。們。這。些惡鬼般的男子強迫。沾。汚的。……我恨。不。能。喫你們的。肉。咧。我恨。不。能抽你們的筋剝你。們的。皮。咧。……

金。亦。民。（獰笑。）醜。麗琴。啊。我不。過是一句戲言罷了。你何必這樣。認眞呢。（說時坐了下來。倒茶喝。）

麗琴。這有什麼戲言不戲言總。相來。）照這。樣。叫我怎麼不。可憐。之。（把語調放和平了。但是還夾。著凄咽的哭。）金先。生你千萬須。可憐我的際遇你縱。使不。可憐我。你也得盡忠於張。餘。慶。啊。

金。亦。民。（笑著說。）張餘。慶。啊。你不。要做夢。

麗琴。（望著亦民發。嗤。倒把哭止住了。）

金。亦。民。（做出一臉的假淒惶。）怎麼。……（呆。）

麗琴。（驚愕。）怎麼。……

金。亦。民。（獰笑。）醜。麗琴。啊。我不。能。喫你。們。的。肉。咧。我恨。不。能。抽。你。們。的。筋。剝。你。的。皮。咧。……我。既。對。不。住。張。餘。慶。我也。對。不。起。我自。己。……

良。恐怕。……

麗琴。（驚愕。）怎麼。……（呆。）

金。亦。民。（獰笑。）醜。麗琴。啊。我不。過是一句。戲言罷了。你何。必。這。樣。認。眞。呢。（說時。坐了下來。倒茶喝。）

麗琴。這有。什。麼。戲言。不。戲言。總。相來。）照這。樣。叫我。怎。麼。不。可。憐。之。（把語調放和平了。但是還。夾。著凄咽的。哭。）金先。生你千。萬。須。可。憐我的。際。遇。你縱。使。不。可。憐。我。你也。得。盡。忠。於。張。餘。慶。啊。

金。亦。民。（笑著說。）張餘。慶。啊。你不。要做。

張餘慶的使命嗎老實告訴你罷
張餘慶早已把你忘在九霄雲外
了他在鎮江正樂得花天酒地這
時你在這裏淒苦的哭著至誠至
願的只還在他身上那裏知道他
現在和小金鐘打得火熱難說這
時候不正是他和小金鐘輭玉溫
香的時候呢（微喟）

麗琴　不見得吧

金亦民　你不信啊你只想倘使
他眞還記挂著你這一回卽使一
切託我辦理難道他就背不一同
來了嗎

麗琴　（面色由紅而白由白而
青磕在桌子上大哭起來）

金亦民　哭什麼呢事已如此也
無可想法了（說著走過一邊在
牆架上取過一條手巾來遞給麗
琴）擦擦淚罷無論如何我家裏
我看你還是跟著我罷

走了出去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又聽他悉悉索索的把門鎖上還聽他在外邊說著話

金亦民笑吟吟的說著開門

麗琴　（只顧哭著）

金亦民　我倒是眞心愛著你呢

麗琴　（哭得更厲害幾乎不成聲了）張餘慶雖則負我我總不負張餘慶跟你姓金的走啊……

停……（若有所思的忽然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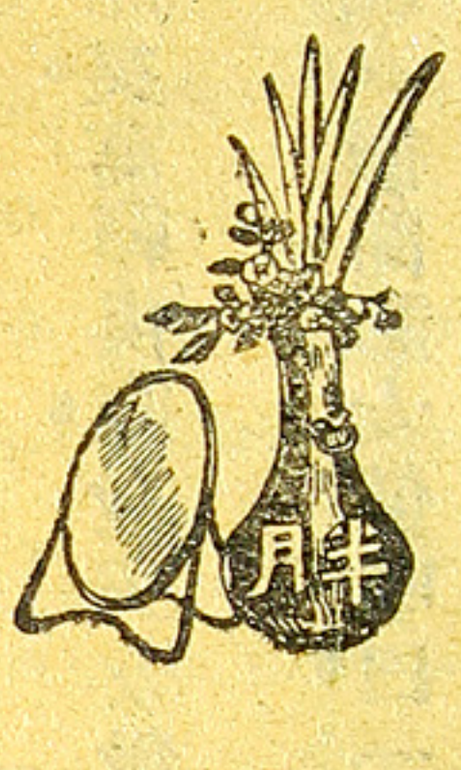
哭）

窗外的雨聲風聲更加的急促。屋裏的電燈也漸覺變了暗綠。幾乎看不見東西了。寂靜的聽著風雨戛戛。電燈暗得連麗琴在屋裏的舉動都看不清楚了。

麗琴。（在桌子抽屜裏取出一把翦刀。看了看。從右手遞到左手。緊緊的握住了。）……餘慶。啊。我決。不。負。你。……（說話時。已把翦刀刺進太陽穴。砰的一聲。倒在地上了。）

這時臺上只有暗綠糢糊的燈光。風雨聲之外。彷彿夾著噓噓的鬼哭聲。

電燈漸明。很清楚的看見麗琴死在地上。頭畔鮮血。汪汪的積在地上。幕也在這時閉下。



花間楹帖選錄

小錢

鳳雲。鳳簫。試按。求凰。曲。雲錦。新裁。疊雪。衣。

十全。十分。春色。有如。此。全部。煙花。合讓。卿。

醉香。醉我。不關。數行。酒。香君。自有。千載。名。

如意。都道。吾不。如歸。去。試問。卿于。意云。何。

最小之小說

伊心

▲待客記

夜深矣萬籟俱寂數少女猶呆立門外以待客來然久久無人至寒風襲衣微聞諸女低嘆曰「苦極矣……」

▲被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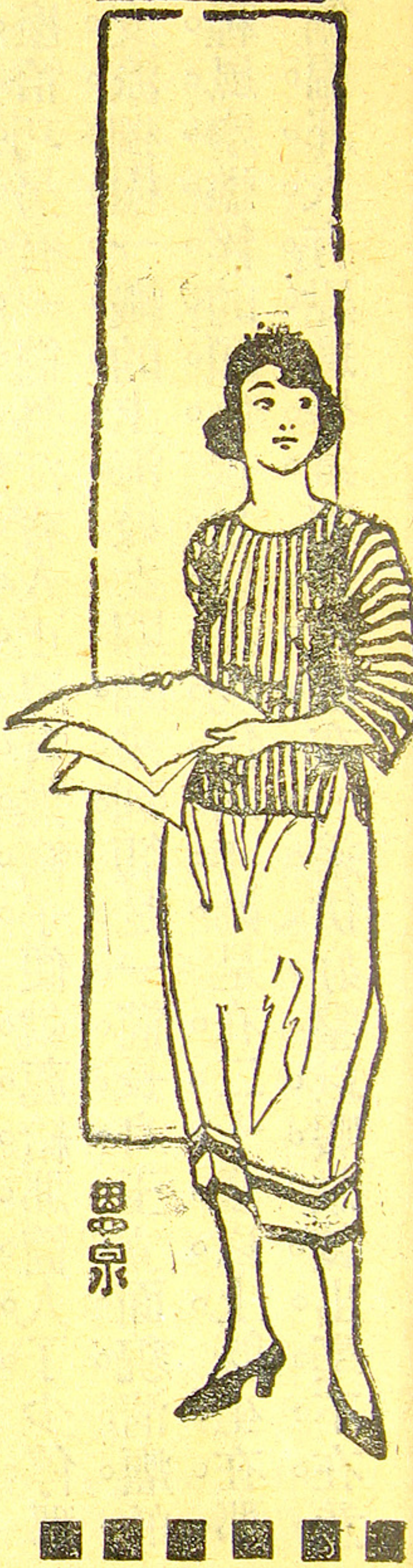


「阿母乎下次不敢矣」語未已已淒不成聲而鞭下不止條條紫痕頓現臂上彼惡搗尚恨恨言曰「賤人誰教你不接客」

温文派的嫖客

求幸福齋主





除夕的晚上到處鬧著鞭爆的聲音那些獨在異鄉爲異客的人感想上是很寂寞很無聊啊

那年徐百川單身在香港作客遇了這箇除夕滿肚皮的荒涼的事實還彷彿如在目前咧

在前半月裏一家酒樓的廳中有許多廣東朋友在那裏宴

客。他便。是。客。的。一。份。子。似這。種。宴。會。本是。與。喫。花。酒。無。異。的。全。都。得。叫。局。廣。東。人。
自。然。都。叫。的。是。廣。東。妓。女。了。他不。是。廣。東。人。又在。上。海。混。得。甚。久。祇想。叫。由。上。海。
遷。來。的。妓。女。前。幾。天。他。調。查。過。此。地。祇有。一。家。妓。館。裏有。兩。三。箇。外。江。人。他也。是。
早。已。一。領。教。過了。覺。得。平。淡。無。奇。引不。出什。麼特。別興。趣來。更有。一。位。懍。若。冰。
霜。使他。得不。著。感。情。接。觸。的。機。會。那時。胡。亂。把這。幾。箇人。的局。票開。出。後。另一。箇。
廣。東。箇。外。江。妓。女。卻單。獨另。在別。一。家。妓。館裏。叫來。給大。家。
看。看。看。好。麼。恰巧。另有。一。箇。外。江。客。人。正沒。有。熟。條。子便。就薦。給那。箇人。了。
箇。別。一。支。派。獨。樹。一。幟。的。上。海。妓。女。翩翩。來到。卻是。一。箇長。身玉。立面。貌。清。癯。的。
人。那。一。種。風。塵。憔。悴。的顏。色很。足。以表。現伊。的年。齡是。在二。十歲。以。上。無。
身。後。偏。偏。那。人。有。點。道。學氣。將伊。冷。落。在。一。邊伊好。整。以。暇。雖裝。出。毫不。在。意。

的樣子。百川他卻看不過去了。本著向來好管閒事的老性格。便毫不避諱的與伊一搭一搭寒暄問答起來。伊談吐上很大方。他又會說半生半熟的蘇州話。自然就談得很投機。并問明伊的名字是叫著香蘭。談了一會。伊一眼看見旁邊凳子上有張報紙順手拏來見是文藝欄刊著幾首平平仄仄近代詩人的詩。便一口氣哼了下去。與低聲兒唱曲子的一般。這裏會有這種人才。咧當即忙問道。你既會吟詩。必定是也能做詩的了。伊微笑一來使他驚異得眞想不到。道做得不好。他也忙陪笑道太客氣。改天把詩稿賞給看看好嗎。伊也不推託也不答應說了一聲再會就此走了。於是他就興奮起來了。咧暗暗歡喜著。這不是遇見了詩妓麽。就是在上海那種大的地方都難得遇見的。何況是香港這種枯窮的地方。顯不刺的見了幾箇一網蒐羅了來。尚苦於沒什新奇的發展。如今既

遇著了詩妓還肯輕輕錯過嗎果然到了第二天晚上就自行叫起伊的局來而且這次的見面就一遭生兩遭熟輕容易便成了故舊呢那詩妓兩箇字盤據在他的腦經深處隨時隨地都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愉快想找一箇適當的名詞來贊嘆這詩妓珍貴而難得的價值什麼國色天香梅魂菊影全都不甚得體只覺得這是千古以來難有的佳遇三生中莫大的幸事因有這種佳人出來才陪襯出他是箇才子因有這種遇合才使香豔詞典中那些風流佳話風流韻事的話頭得有著落不然英雄無用武之地天涯無同病之人既不能爲人生無益之事又何以遣生命客中有涯之生咧惟如此的片面發癡起來一念既生羣靈盡蔽卽使伊不是詩妓也非硬派伊做詩妓不可了見面所談故是以詩爲前提雖沒曾讀過伊的雅什但一鱗一爪由伊當面親手揮寫在局票背後的筆蹟得和掃帚

一般當然原諒伊寫不出好字來然而筆意苗條不能不認爲是落幾箇字辨出來有的是葉煞費苦心替伊拼摘起來居然成了一句似這樣求仁得仁見智卽智古來的名媛才女料也不過如此還有什麽懷疑嗎可笑他沒命的恭維著連伊都弄得莫名其妙也自以爲足當詩妓而無愧了此氣問詢伊的身世此中人薄命居多無一事不堪悼嘆他既已先存之心那還愁沒有絮泊萍飄可憐可惜的資料在他是借他人酒盃澆自家塊壘未必是眞箇關情視人如我然而伊卻已爲他那種義形於色的神情所感動不禁傾筐倒篋剖腹見心向知音者一吐爲快了啊再談到色相上人一定標準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尤其是一種幻影平常情人眼裏出西施既由各

人眼光去看他對伊已百般崇信也自會刻意去尋找些美麗的部分來滿足他審美的觀念毋勞他人代爲審定是美與不美又何況相對論原理中一定是眞美的東西他就從此牢捉著伊作爲理想上唯一的美人兀自經營他理想中風流自賞的事業咧

這時在除夕上既想到了此人情不自禁恨不得立刻又訪伊去但這種想去的念頭並不限於這箇時候是隨時都想去的是很想與伊片刻都不離開的他眞有點孩子氣譬如頑童得著一箇新奇好玩的玩物不曾玩破或不決不肯撒手的恰巧有一位朋友名吳妙公在此時來看望他一有了是非去不可了談起這位吳妙公來也是一位有書生結習的人和他兩人都做得好一手雄奇哀豔龔定庵派的詩又都是愛在倡門中厮混自命爲溫文狂俠

一路的嫖客於嫖經上潘驢鄧小閒五箇字中最注重一箇小字說是研究小學專以小心翼翼伺候娼妓的眼波眞是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互相慫恿著就夜遊到伊的妝閣

妓女在除夕裏是決不出門的也沒有那樣瀟灑悠閒的怪客人會在這時候來打茶圍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伊也是異鄉作客淪落天涯家中又還有白髮老母又那無同樣淒涼之感咧這時見他兩人瘋瘋癲癲闖了進來很是詫異轉念間想到這兩人都怪有趣的正好與他們談談免得獨自煩悶又不禁一喜當即笑吟吟地招呼他們坐并問道你們眞有興致今晚還想得到我這箇地方來呢他也笑道今晚誰都不來打攪我們正是可以暢談的好時候呢伊道那麼我們沒有事陪你談一夜又何妨呢伊又

道清談也沒有多大的意思待我叫點酒菜來算是大家在我這裏喫年夜飯應應節景豈不是好他二人自命風雅不能學俗套來推辭就樂得答應下

一會兒酒菜停當擺在一張小方茶几上擱在牀沿邊他和吳妙公全脫了鞵坐在牀上喫伊端過一張小椅打橫坐在茶几前頭奉陪并時時立起來端菜斟酒直同自家人在小家庭臥房裏面隨便喫飯一樣大家叫喚都像交朋友一般直叫名號沒有什麼特異的尊稱可笑有一般天字第一號闊嫖客們花上好幾百塊錢擺上幾檯花酒一點兒也趕不上這等的細膩風光他花不著什麼錢居然享受如此的清福可不是再經濟不過再划算不過麼

喫酒的當兒吳妙公酒意初濃詩興大作取過紙筆墨硯當筵歪歪邪邪的寫起詩來寫殘了好幾十張局票他也和上一首半首朗吟給伊聽并強伊也須賡

和。伊胡亂寫上兩三箇字。他善體人意。就代伊添綴成句。成了伊的大作。吳妙公。

接過一觀。一疊疊的叫起好來。把伊贊美得歡喜不盡。他又使出平生最擊手的

温文派工夫。從温存熨貼中向伊進行愛情的工作。

伊的身世他本早已問明白過大概的。伊是常常有老母在上海。伊年華將近老大。很想擇人而事得一箇歸宿。這些事也都是他所知道而又測度的。伊既覷破此點。就

温文派的嫖客

使伊感情衝動無一句不使伊許爲知言漫說是獵取愛情就是勾魂攝魄也是所向披靡的啊

然而他眞箇是愛戀著伊嗎這卻不然他祇是按著向來出沒於倡門中的慣賣弄他温文派的手段在朋友面前誇顯他的喜歡再進一步說是他客中無可消遣有意騙妓女擊出眞心來待他大家親熱一回供他一時的愉快伊并非道地的詩妓不能得著伊的喜歡而且還不能增加自己的興趣便就沒命的大恭維其詩妓了再說到伊的不幸也原與他風馬牛不相及但不是那麽假惺惺的嘆息一回慰問幾聲不惟不能使伊動心而且還不能顯出自己的多情任俠橫豎發感慨是不花本錢的事自己腔子裏儘有也

就樂得獻一回殷懃賣一回瘋癲了一般蠢衆生想與妓女眞箇爲的是滿足自己的私慾他爲人聰明點注的一顆心來供他一時的玩弄也無非是另一種私慾的衝動罷了一夜既醉且飽惱人的長夜度過了客中的愁悶消除了風流的佳話造下了情俠的聲名也歸去他眞是沒得半點遺憾呢然而

騷擾了伊一夜沒得好睡這些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損失原不算什麽但伊芳心中從此兀自思量道温文派的客人想不到如此的有情如此的識趣如此的彼此的心的人一定會有幸福呢但彼此的緣分如何卻很難說況且應該怎樣進行也渺無頭緒難道竟會錯過這機會嗎

啊

了。情根就眞箇發了芽了。伊的煩悶和不安竟沒有好方法能彀輕容易排遣下去。

錯過了。這一回還恐怕再難遇見第二箇這樣的人呢。然而急切中又一時無從辦起悶在心裏頭成了一件祕密的心事正自焦煩得很啊如此的想了又想伊

離兩箇字也是作詩發瘋的好資料別離之後又還可彼此大寫其情書使愛情的沸度越發增加又何妨不試試這種別離滋味呢於是表面上儘管傷離惜別

喫了又喫做了又做倒熱鬧了好兩天臨行的前一夜伊搬出班子寄寓在一家

伊悄悄告訴了他自足以使他戀戀不捨但一轉念間他那哲學腦經上想到別

誰知事有湊巧隔了幾天伊接著上海一封快信伊母親病得很重催伊回去

客店內他也在伊隔壁開了一箇房間到晚來便并合在一間屋子裏話別這一夜晚誰都以爲他二人必有幾首定情詩做了出來豈知卻仍是清談了一夜像這樣發乎情止乎義申禮防以自持對寒檠而俱笑雖似乎有些難得但他是皈依於意淫學說的人原不以這種形而下之事爲目的反而以這點小節爲他所感動好在將來別離之後不至於輕易忘記了他常有情書來安慰他他可以奉託終身天下人除他以外殆無第二箇如此以人類待遇娼妓的但因爲他態度純潔的原故使伊肅然起敬有好些話靦覥道不出口甚至於尋常一些謔浪的手段都完全不好意思採用祇大家相對如賓著說些無邊無際的閒

話。若是眞箇一無邊際也還罷了。偏偏他說話在半吞半吐有意無意之間。卻仍含蓄著許多重大的意義其中最切要的幾句話道你此番回去侍奉著白髮老母大可以不必再出來了。這一節後約不久我也要回上海去的務必請你善自珍重守候著我這故人天可憐見到得有這麼一天那才是吾生莫大的幸福呢。伊如醉如癡的聽受著咀嚼著這一類的話恍惚自有一種心領神會窺透了言中的用意并對於這精微的意思發生出一種又甜又蜜說不出來的忻慰。

恩恩度了一宵輪舟啓椗的時候到了他親送伊到海岸旁邊揮淚而別有許多未盡之情全以眉痕和眼波來表示用不著什麼千言萬語反而留下迹象在他是以爲温文派的人理應是這樣表情的而伊便載著滿腔心事一帆東去再也不能剗除心上的他這箇影痕了但他還嫌這齣戲劇演得不甚鬧熱接連著

就寫上無數的情書去無論是情書也好情詩也好他不過亂翻了一頓香豔詞典拼湊寫來一到了伊的眼簾便都認作眞情至性之語世界上男女用情的公例除了那婚姻結合更無第二種歸納的方式伊芳心中祕密盤算著這不是教伊待他而後嫁還有什麼別的意義此外他另有一樁重大的囑託是他有一箇幼弟在上海徐家滙小學讀書無人照顧他寄了些錢給伊請伊代他給幼弟添補些衣服書籍又寫信叫幼弟自去尋伊一切聽伊的指導這雖是些瑣屑之事然給伊一箇重大的暗示不是至親至近的一家人那有這般密切的關係由此推想無異於他以自家人看待伊爲將來家庭共同結合的伊既是久有此意含而未宣又時時想起他發過些怪議論不主張男女一定走那婚姻的塗徑總猜不透他對伊自己是何用心戀愛的目的何在誰知正在這兒自

納悶的時候竟有這許多甚有希望的好暗示明女子又向來是和他盡在心眼兒上用慣工夫的那不片面的勾引起不少的癡想以爲機會日見接近快就要見得著那前些囑託的事件以外并抖擻精神一心向上諸如他的期望勉爲一箇有人格的女子在上海住了兩三箇月非常的貞嫻自矢負他以人類待伊的一片苦心好留一箇將來相見的地步又誰知他仍是一種無意識的舉動呢倘使他日後不給伊什麽激刺就憑這點感化之力扶掖伊到光明路上何嘗不是大有造於伊足以當温文派的正人君子而無愧就是不必再作何種形式上的結合長保持著這種清純的戀愛又何嘗不是情場中聖哲所爲總可以得著伊的諒解

然而他卻獨自的漸漸改了態度呢本來是號稱爲詩人的是最最忍受寂寞而溫文派的嫖客到處能得娼妓們的歡心又那能不隨時隨地賣弄他溫文的身手從前他所認爲懍若冰霜不可嚮邇的那位妓女引起他好奇之念定要前去接近一來藉此又有工夫好做擊那人作香蘭的代替者不使光陰虛度二來立意要戰勝那人的冰霜嚴威以示溫文派勢力的無所不能祇可惜那人的性格與香蘭大不相同冷起來固然好似冰霜熱起來卻又勢同烈火既被他勾引到愛情的道路上去便一往直前不肯放鬆半點於是他清淡的宮殿就此崩頹不能怨天不能尤人誰要他那麼好多事牽惹愛情來逗引一箇心地深沈

性情操切的女子到後來雖然愛情果眞灌輸成功而干眞萬眞請君入甕反弄得自己處於不能擺脫的地位迴想起當日與香蘭正襟危坐說什麽眞愛情不重形式將來彼此見著面還有何詞可說也不由他不暗自慚惶了啊

在香港過了些時歸期已屆勢不能不與那位新婚夫人同到上海但想起那守候著他的香蘭來自覺無顏可對便另託了一位朋友代他去慰問伊看伊有何感想可憐伊此時同伊老母住在一間陋室裏正以手工度日呢聽得這驚人的消息大出乎意料之外以前種種恍如做了一場惡夢一切希望也都成了泡影霎時間只覺得猶同萬箭攢心一般不知應該說些什麽的好但還勉力保持著哀而不怨的態度將許多潮水般的淚珠兒一顆顆從眼眶中咽到心肺裏去而伊那病後的老母卻早已勃然大怒道這箇人也未免太會開頑笑太豈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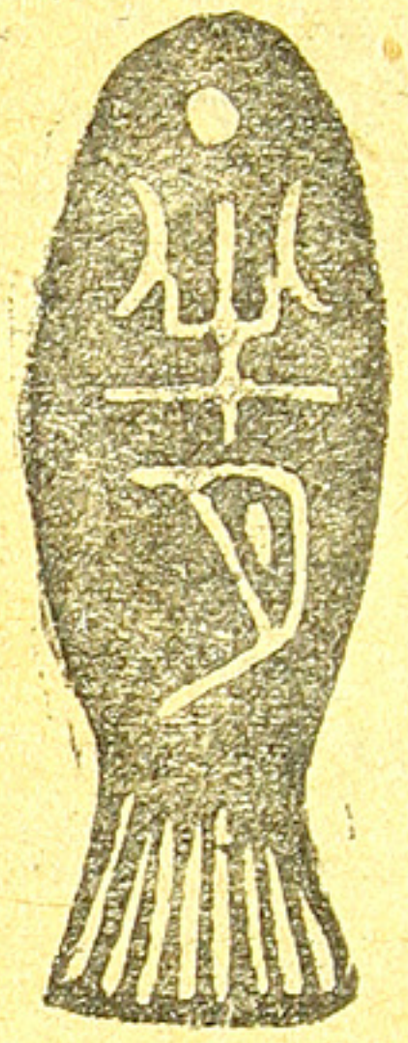
理了。我女兒常常對我說。爲他那種假做作所哄騙將整箇的心兒全許給他。這裏苦守著等候他回來。他若是瞧不起我女兒的當初那場假做作爲的是什麽。既然假情假義鬧了這許久。如今忽然另外娶了一箇人害我的女兒白白的望他一場只落得大大的傷一回心。他豈不是成心要侮弄我的女兒麽。

香蘭卻趕忙勸住伊母并揮淚對那來人說道你回去對他說。我并不能彀怨他。他本來他并不曾明明白白對我說過什麽約過什麽只怪我這箇人太癡太呆。又錯認他是箇有心的人才至於自鬧這場笑話到如今。我并還要感謝他不是他這場假做作我還不知道世間上温文派的嫖客有這等的可怕我向來被讀書識字幾箇字所誤以爲温文派的嫖客盡是無上上的好人誰知比那些流氓拆白黨只能騙妓女的身體去蹂躪而温文派的嫖客卻

能。蹂躪到妓女們的心罷了。我一切都看明白了。天地間的男子是否都是拐騙我不敢說但我敢斷定天地間的嫖客都無非是成心來騙妓女的而以温文派的嫖客爲最能騙并騙得人最毒我眞是一箇傻子女人一作了妓女眞應該打入十八層地獄萬刼不復決沒有可以向上并致我們於一種卑汚絶地永遠不能翻身的人并非是那些流氓拆白黨而全是這些笑裏藏刀的温文派嫖客謝謝他助我死了這條向上的癡心好容我一心一意去做那卑汚的娼妓我年分老大又上有老母待我奉養正好再做幾年娼妓多撈幾箇錢了卻事他這種口是心非的人嫁了他也未必靠得長遠也未必眞是幸福我又何必把這點怨他咧但我念他當初總還待我不錯此後朋友終是朋友大家也不必把這點

小事擺在心上請他還是來和我談談罷也或許他將來尙有煩悶的時候有待我再替他開心的必要你對他說我明天就到堂子裏去了有箇把温文派嫖客來替我綳場面也是好的他又何必那麼不大方不來與我湊湊熱鬧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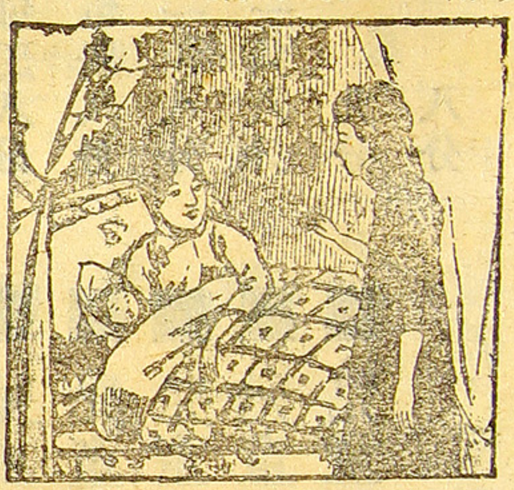
他得著那友人的報告情不遺舊果然過了幾天悄悄地到堂子裏去看望伊一回伊那時裝束得很時新又矯揉出些很俊俏的樣子滿面堆著笑容放開聲浪尊了他一聲道徐大少你要常來照應照應我呀他聽了毛骨悚然打了一箇寒噤不由暗暗歎息道這一場侮弄的戲劇被伊報復了啊





嬰孩自己藥片如何有益於初生嬰兒以及其將來

嬰孩自己藥片較之犀黃與黃連尤爲美善因易服且性極和平取價甚廉也此藥片正是嬰孩初生之時清涼妙劑也若小兒漸漸長大此藥片正是彼等之良藥功能退寒熱助消化止肚痛凡驚風痰厥傷風等症均可服用專治大便閉結　腹瀉出牙痛苦能平腦筋立即使小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



黑龍江拜泉縣郵局李利言先生來信云鄙人之女孩將近兩月患肚瀉腹痛時作終日之哭及服用嬰孩自己藥片立見功效所有之病今已冰消雪化矣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三元郵力在內

足資記憶

身體強壯面容豐潤全在乎腸胃及肝經有序與否耶是以不分男女腸胃及肝經必行運需有序爲至要紅色清導丸正合是用因其功力和平有微利平肝之妙用故也此丸專治大便閉結　肝火上升疾病頭痛膽汁不調等症能令皮膚光澤可療痔症痛苦且免痢疾腹瀉之患



直隸樂亭周珍萱先生來書云余江蘇江陰縣人幼多疾病於民國四年求學京師北地塏爽身體漸強茲於任事以來時患大便閉結肝火上升等症於民國十一年受直隸樂亭縣縣立高小聘請因水土不服年來爲患益劇不勝其苦常見報端所刊韋廉士紅色清導丸有清火潤腸之功即購一瓶試服頗見功效感激之餘難以爲報用草行數以表謝忱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均在內也

諸位先生

想給　府上的子弟們買點好書麼？　給子弟們買書最難，一不小心，胡亂買了不純正的書回去，一生受累不淺。　大東書局的兒童用書，宗旨純正，文義淺鮮，審愼再三，然後付印，自信能導兒童入於光明之道路，以收養正之效。

■兒童故事　四册　每册八分
■兒童小說　二册　每册八分
■兒童詩歌　二册　一角八分
■兒童歌謠　二册　一角八分
■兒童游戲　一册　九分
■兒童劇本　一册　八分

■兒童謎語　三册　二角四分
■兒童作文　二册　二角
■兒童識字　二册　二角
■兒童禮範　一册　九分
■兒童笑話　三册　二角四分

地位	一期	十二期	廿四期
封裏	三〇元	三二四元	六一二元
底頁	四〇元	三四二元	八一六元
普通全面	一五元	一六二元	三〇六元
普通半面	八元	八六元四	一六三元
五彩印刷與彩色紙印另議			

□定價與郵費

期數	一期	半年十二期	全年二四期
實價	三角	三元	六元
郵費 國內	二分半	三角	六角
郵費 國外	四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外埠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本期娼妓問題號另售每冊四角預定者不加

版權所有禁止轉載翻印

甲子年四月初一日 發行

半月第三卷第十六號（娼妓問題號）

編輯者 周瘦鵑

主撰者 袁寒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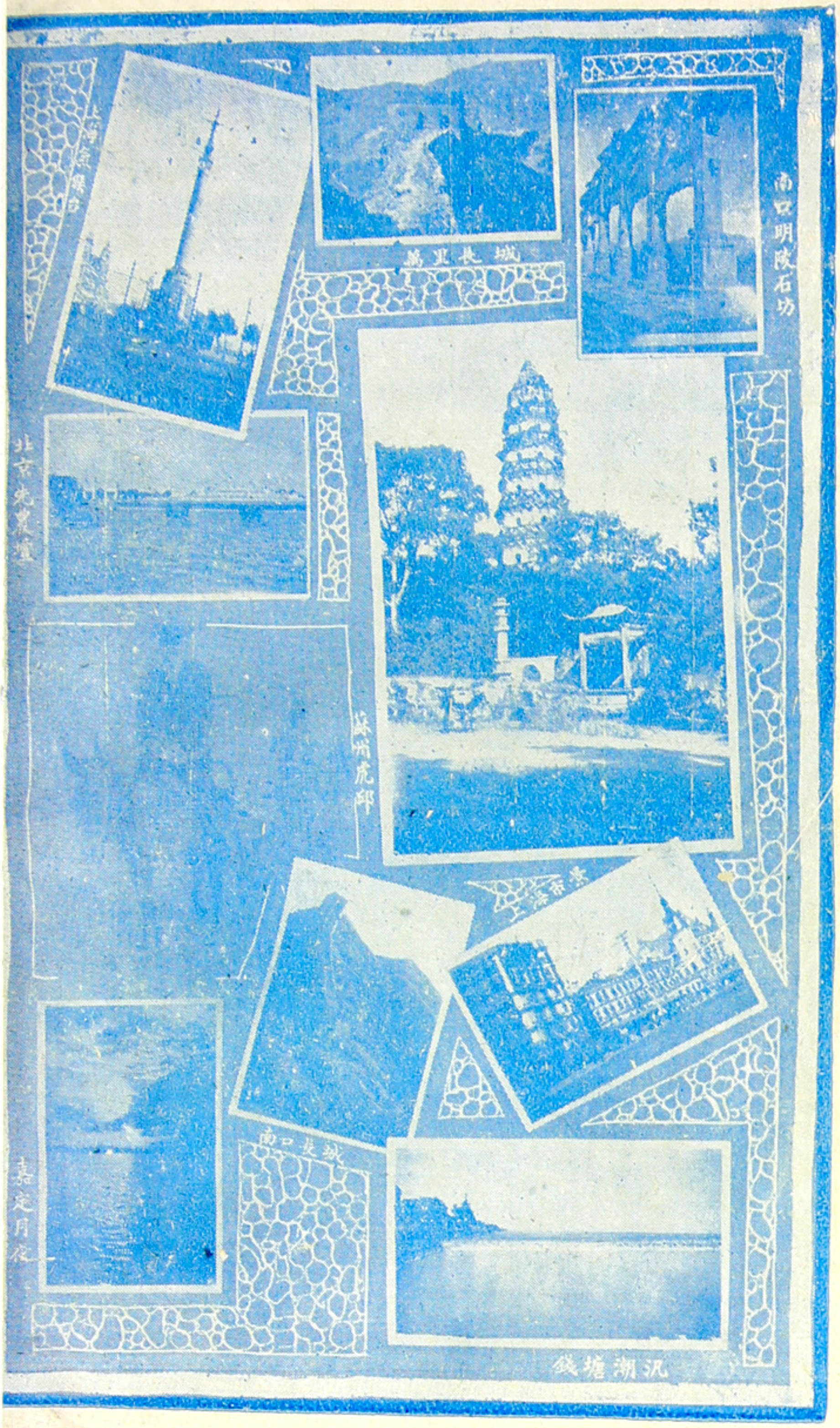
繪圖者 謝之光

印行者 大東書局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西藏路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廣州長沙漢口奉天



春光明媚諸君如欲旅行請向四川路九十七號

上海銀行旅行部

購買車票　預定臥鋪　調查行程　代運行李　代定旅館　代僱嚮導　購買船票　預定艙位　詢問船期　代爲照料

電話中央　八〇五〇　三〇二二